



欢迎朋友们走入我的《老三届心境》网站 (<http://www.wfka.cn/>)

作者简介

德馨，1950 年生于北京，文革时为初 66 届毕业生，现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网站版主。

1968 年进入北汽参加工作，做过设备大修钳工和大型设备安装工作。

1971 年赴陕西汽车厂支援三线建设。曾任土建突击队长、设备安装队长、大修工段长，当过陕汽技校教师。

1983 年回京后在基层单位作生产管理工作，曾任机械厂的生产副厂长，职工学校的副校长，生产项目部及培训中心党支部书记等职。

为人正直、坦诚、热情，与人为善，对工作和生活均富有激情和责任感。

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等。



25 岁爱恋时光



57 岁故地重游



18 岁时文革中的小合影



57 岁陕汽忆旧游在工具车间仿形铣前



35 岁时铁道部机关誉印社合影



55 岁老年游朝阳公园

青春流逝的地方

德馨 著



2012年5月

序言 爱之以德向天歌

寻春归来，心还没有收住，便在博里看到一位朋友的纸条，希望我为他的文集写一个序。令我有些意外，也颇为感动。这样郑重的托付，所给予我的，是一份信任，一份期待，很有些沉甸甸的。

对于一个在后半程职场靠咬文嚼字为生的人来说，因工作之需写一些文字，也许不算一件难事，但是，如果为一位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老三届人倾心打造的文集作序，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随着博客和微博的普及，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网上阅读，习惯于在虚拟空间结识朋友。我至今尚未与任何博友见过面，却很享受这种隔着尘嚣的心语交汇。语言与文字毕竟有区别，说话是面对面，读博却是背靠背。你可以在字里行间随意驰骋，这种只有网络时代才可能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温谊暖情，很让我感到新奇与愉悦。

德馨，意在“明德惟馨”么？一位未曾谋面的博友，北京八中初中 66 届毕业生，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北京学生，自命“另类知青”，职场生涯中，曾任青年突击队长、工段长，技校教师，以及机械厂的生产副厂长，职工学校的副校长，生产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等职，是同龄人中的一位才俊。

阅读《青春流逝的地方》这部书稿，沉浸在“难忘岁月”、“生活纪实”和“德馨的歌”等章节中。渐渐地，我将熟悉的博名德馨，

与一个鲜活的老三届形象联系了起来。一个与你素昧平生的人，你却可以从他的文章、他的评论中，领略他的精神，品读他的心智、才情、个性、爱好和特质。也许你对他的了解，甚至多过平常经常见面、却很少交心的朋友。这样的体验，也只有在网上才可以实现。

其实，我早就开始读德馨的文章了，在汪洋博海中，我是怎样注意到这个人的呢？可能是内容精彩所致吧，我对一些老三届人不同于插队生活的故事，常常比较感兴趣，比如关于兵团、农场、部队、三线、干校以及地质队等生活的回忆，都是我的阅读兴趣所在。德馨的博客进入我的视线，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那便是音乐。

最早吸引我阅读的，是“德馨的歌”。德馨开博比我早，“首发”于2006年5月，一位坐“沙发”的博友留言：你不就是设备的大个子吗？记得车身的球友吗——设备、车身，显然是车间名称；这位沙发客，显然是当年的工友。这让我想起，医学院里会有这类电话：喂，你是微生物吗？我是寄生虫啊！在特定的环境中，必然有特定的语汇。

同一个时代的人共同成长的岁月，也是一个特定环境。德馨的歌，和与歌相关的故事——吕远、吕文科以及他们的演唱，勾起了我们的共同记忆。2008年4月，第一次在德馨的博客上留言，那是在我听了他的原创歌曲之后。我说：几乎听了所有的歌，只有一个词：感动！最喜欢《月光》和《思乡曲》。

文如其人，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却相信。从文字中呼之欲出的德馨，是一个真实坦诚、勇于担当、富有激情、积极向善、多才多艺的人。谁说人不可貌相？照片上的德馨，比周围的人

猛出一大截，想必年轻时的他，一定是个人高马大的帅哥，在写给妻子的《相逢在十八》中，那种令人信服和遐想的浪漫情调，不正是一个男人对妻子最深沉的爱情之歌吗？

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家庭。在德馨撰文祭奠自己19岁那年因公殉职的弟弟时，我感受到了他的家庭，他坚强的父母。面对巨大的不幸，他们承担了全部的痛苦，以那个年代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送别了自己的挚爱亲人。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中国普通老百姓最为朴实、善良、忍耐的品质。德馨之所以成为德馨，正因为生长于这样的家庭。

我注意到，德馨还打理着“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网站和集体博客，担负着为老同学义务服务的工作。偶尔的，我会去那里读一两篇文章，无论社会信息，校友动态，还是同学会简报，都有一种浓浓的八中情结，想必德馨也是怀着这种情结，“真实地记录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

爱之以德，善之以行。德馨在介绍自己时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书籍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等。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要当一个钢铁战士，读《快乐王子》后是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一个草民的向善之心，也许会被认为是“傻”，我在博友留言中看到了这样的意思。我的理解是，善与智并不相悖，有一颗宽厚宏大的心，不等于活得不明白。向善的草民，有自己清澈的心智。

一个能用心唱歌的人，也会用心生活，用心待人，用心思考这个并不完善、并不公正的社会。受益惟谦，有容乃大。草民之心，就像风平浪静之时的大海，即使波澜不惊，也足以浩瀚。

我与德馨，正是这样在网上相识并且交往着，他发表文章的密度不大，因此，彼此“博来博往”的频度也不大，颇有古代君子如水之交的风范，我很喜欢这样的交往状态。

在德馨博友的文集问世之际，写下这段文字，以表达真挚的祝贺！

博友 老城

2012.5

目 录

第一部 难忘岁月	1
西沟——我们青春流逝的地方	2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一）	
高高的日本 800t 油压机	11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二）	
辛庄老陈一家	19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三）	
西安交大的液压短训班	24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四）	
命悬天车滑线	29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五）	
英国 1500t 压床	32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六）	
忆七十年代的青年突击队	35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七）	
那年那月的文体生活	39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八）	
关于“血统论”的回忆	44
关于“人性论”的回忆	50
1976 年地震的回忆	55
一个草民向善之路	60
红心映照三月雪 狂飙南下夕阳斜	69

第二部 生活纪实77

惜别吕文科	78
刻苦钻研知识技能的朋友们——献给五一国际劳动节	83
祝贺本市手足口病发病开始回落	89
从比尔·盖茨想到汉朝的疏广	93
从马家军的兵败想到许三多的成功	95
龙爪树——刘百合第一次做生意	99
名人与我握手之悲惨下场	105
重发八年前城建运动会上的环保倡议书	108
漫谈奥运精神	110
花 殇	117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吕远八十迴响音乐会记	124
养子诞生记	129
文姐清欠	132
南疆婚礼	141

第三部 德馨的歌153

一、八中毕业歌	154
二、胡笳十八拍	155
三、相逢在十八	156
四、爱的感想	158
五、呼唤真情	159
六、四季喜	160
七、祖国统一颂	161
八、陕京线上的歌声	163
九、共产党员之歌	164
十、月光	165
十一、船	166
十二、致橡树	167

十三、西山晚照.....	169
十四、募捐歌.....	170
十五、善解人意的爱.....	171
十六、思乡曲.....	172

附录:

心声之路.....	174
-----------	-----

第一部 难忘岁月

青春是壮丽的，令我在回忆中流连忘返。当年认真迈出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付诸文字。心是真诚的，字是真实的，无论它使人心痛、还是使人欢乐。

西沟——我们青春流逝的地方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一）



（上图为西沟全景图片）

经陇海线向西进入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厚。在西安和宝鸡之间，有一个不出名的小站，叫蔡家坡。当年每天只有 2 趟客车在此停留，每次只停 3 分钟。

下车后往南，过了黄浑浑的渭河，经过诸葛亮病故的圣地五丈原，继续往南进山，（也是“原”），在三丈原和四丈原之间的这条山沟，风景秀丽，盛产小麦和李子，当地人就叫它麦李西沟。当年，号称中国三汽的陕西汽车制造厂就建设在这里。1968 年 2 月，北汽为陕汽招收并代培的近 1500 名北京籍 66 届初、高中毕业生，青春就献给了这里。

“原”是陕西的特色。黄土高原世代被大水冲刷，形成了一条条溪水相伴的山沟。有些山沟宽而长，形成条状平坦的地势，溪水边一般土质肥沃，宜人居住，劳作生息。

麦李西沟建成了三线工厂。我们的工作生产军用越野车，一台车配备一个炮兵班，载重 5t 炮弹，牵引 6.5t 的炮。此前我们

部队使用的车是苏修的“乌拉尔”和法国的“GBC”，为了摆脱“帝修反”的控制，我们必须生产出自己的军车。

三线概念——三线基地的安排原则是：“依山靠水扎大营”。现在的年轻人不太了解这个“三线”的概念，我援引网上孙晓筠所作《三线人以及后代 17 年大移民》部分内容如下：

三线是 1964 年至 1978 年那个特殊年代，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从地理位置上说，“三线”是指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省乌峭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 30 个省、市、自治区以全部或部分地区。但实际上，三线建设的重点是八省一市，即：云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

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

1964 年 8 月 2 日夜，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 月 4 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 4 月就已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 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

同年 8 月 17 日、20 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做好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他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再度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

(http://bschool.hexun.com/2007-10-10/100839269_1.html)

从 1970 年开始，我们这 1000 多名“陕汽学员”与北汽支援的少数中老年工人，技术人员分批来到了这里。

刚到这里时，首先要组织学习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许多最高指示，现在只记得一句：“三线建设搞不好，我一天也睡不好觉。”五年后，老人家去世了，文革结束了，三线人纷纷想调回大城市却成了问题。这被一些同事开玩笑恶搞为：他老人家能睡着了，我们却回不去了。

当时迁户口与否成为是否坚定执行最高指示的标志。我离开北京迁出户口时，派出所的民警半开玩笑地说，真迁走啊？再回来可不容易了。当时我才21岁，豪情万丈地回敬他：这有什么？好男儿志在四方！当时确实没有想过留恋北京。后来听说，在有些车间党支部，这竟被当作发展党员的条件之一。

户口没迁走的人，还保留着一丝调回北京的希望。第一批全部迁去了户口，第二批大部分迁去了户口，第三批少部分迁去了户口，第四批……师兄弟张密唐曾酸溜溜地说，你们没迁户口也回不去了！再说每月不就多2两芝麻酱么？当时凭北京副食本，每人每月可以买2两芝麻酱，逢年节可以买半斤花生一两葵花子。不迁户口也很麻烦，每月的粮食定量加上半斤食油需要换成全国粮票寄过来，否则就要饿肚子。

三线基地各方面的条件确实很差，无论衣食住行。那年那月，文革初期的动荡刚刚过去，全国军民在浓郁的极左气氛下恢复生产，有句著名的口号叫作“先生产，后生活。”意指工作第一，职工的生活保障要排在其次。

衣——渭河是我国南北方的交界线，尽管我们只是刚刚过了渭河，厂区宿舍楼就不设计暖气管路了。供暖费也比北京减少了四分之三。后来在艰苦的设备搬运工作中，北汽调来的搬运工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寒冬腊月，在北汽时配的冬装是棉大衣，而到了这里，尽管渭河滩的寒风刺骨逼人，却改为了只发棉背心，有个师兄弟外号“大美丽”，说话很幽默：干脆发个棉裤衩得了！后来领导根据气温的实情，不知套用的什么原则，终于发了棉大衣。我们是搞大

设备安装的，工作很艰苦，但也不错，能特批每人多发一身工作服。

68年参加工作后，我用第一年的煤火费16元，（北京地区煤火费标准供暖期4个月，每月4元）在前门外大栅栏买了4斤驼毛，4元钱一斤，靠爹妈的援助配上蓝色斜纹布面做了一件驼毛大衣，虽然比不上驼绒，但也非常暖和，在北京那几年经常用不上，来到陕西却顶上了大用场。我至今留作纪念保存，舍不得捐献灾区。

食——尽管这里盛产小麦，但是在那“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每人的粮食定量只能配备60%的面粉，另外那40%的粗粮，不是黄澄澄的玉米，而是黑乎乎的高粱面。请不要理解为东北的红高粱，这种黑高粱通常是喂牲口的。吃下去，没有大便不干燥的。搞对象时，这倒是一个讨好女士的方式——用细粮票换对方的粗粮票。妻在很长一段时间真以为我喜欢吃粗粮！（苦笑）

现在的人讲究低油低盐饮食，当年陕西的生活环境，常常是一个茄子切四瓣，花椒水一煮，撒点盐和明油，一毛钱一份。逼着最讲究的女士，从食堂买出菜来，也会挖一勺北京带来的大油搅进去，二次加热后再香香地吃。每年一次的回京探亲，都被利用来采购生活必需品，从糖果，酱油膏，大米，大油，甚至到青菜！春节探亲回来的人，有时带来一口袋长芽的白菜头，朋友们能分送一小棵，那就是最贵重的礼物。春天几个月里，常常沟口那唯一的菜站整天只有咸菜，海带。后来有人发现，春天麦地里不只钻出麦苗，还有一种叫面条菜的好东西，大家都会利用上班不忙的时候去挖。那一阵，做梦都是在寻觅面条菜。

有必要说明一下，当时白面不缺，只是比例少，占定量的60%。大米却奇缺，规定原籍在长江以南者才配给大米，其配偶如果原籍在长江以北也不能享受的。我曾托人从湖北二汽买过一麻袋大米。

食用油北京也限量半斤，回京探亲时，大家到处去买板油，以便用来炼大油。

猪肉每人每月半斤。我们 76 年结婚，凭证可买 5 斤猪肉。珍贵的结婚证上赫然盖着印章：大肉已购。

这里也有好东西，盛产的蒜苔全国闻名。收获的季节，蔡家坡货场站台上堆满了待运的蒜苔。每年那时回北京探亲，捎回的礼物就是它了。

北京人那里还有些便宜事情：当地人不吃鱼，所以石头河里的鱼都像傻子一样等着我们去捉。当地人好像还不爱吃猪下水。过年家家户户要杀一口猪，花一块五就能买下整付的心肝肺，听说以前他们就扔了。再有，如果附近村里有一头牛摔伤了腿不能干活了，那我们的口福又来了。某车间买回来宰杀后，其他各车间的人会奔走相告去买，大约 0.2 元一斤。

几千名挣工资的人挤进这个小小的山沟，带来了强大的购买力，后来价格就很快上去了。曾经外来人看着当地人什么都新奇，编造过陕西人的“八大怪”，（以后再详细说），诸如“烙饼像锅盖；吃饭不坐蹲起来……”。现在好了，当地人针锋相对也给北京人编了“八大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鸡蛋多贵他都买！”

物质生活的匮乏，可苦了一些北京来的美食家。有位 62 年大学毕业的车间领导王仲书，谁见了都会说他太胖了，此君就会苦笑着说：还胖啊？以前我的肚子这么拍（做上下拍状），现在我只能这么拍（做前后拍状）。每周日他就坐几十里地班车到蔡家坡镇上去，后来大家才知道，只为了进饭馆吃一顿肉菜。

在那单身生活的时期，我们永远忘不了几位关心我们的师傅，他们在西沟有家，住在沟口家属宿舍。周末常常搞到一些大米，炒一个肉菜招待我们。想起在余冀生师傅家，在史其付师傅家，香喷喷的大米饭上，盖上色泽鲜艳的肉片炒青蒜，我到现在还会流口水。那真是一个温暖家的感觉。

闫振德师傅有时开车出去打兔子，晚上满载而归，130 小卡车铺满半车的死兔子，连夜挨家挨户送，各家自己剥皮烹制，否则第二天就会臭了。

文明存师傅也有猎枪，喜欢打猎，据说晚上在四号楼向着窗外就能打到狼。如果晚上打到了野狗，第二天就会香喷喷炖上一大锅，让小伙子们中午自带干粮去吃肉，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那个年月在山沟里什么野味吃不到！有一天工人们从车间大玻璃窗看到山坡上农民在追打野兽，立即赶过去。一条野獾已被打死，当场一个工人买了下来，晚上就进了大家的肚子。据说獾油卖给了药店，獾皮也卖到了集上，等于肉是白吃。我没有吃到，据说像刺猬的肉，蒜瓣肉，油性很大，好吃极了！

住——三线工厂为什么建在山沟，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敌人给我们投放原子弹时，如果偏在山那边，工厂就不会受损。如此，厂房与宿舍就要依坡而建。

建护坡要使用附近石头河的大批鹅卵石，据说老乡每拉一车32元，很多人都发了。

71年刚去的时候宿舍楼还没有完全建好，男士就住在车间席棚，亦即在车间空场上搭建仅仅用苇席隔开视线的一个个圈。住席棚当然不隔音，很需要自我约束。一般大家白天在青年突击队干

“苦力”，晚饭后还要有政治学习，然后自由活动就不一样了。有的打扑克，有的安静学习（不怕别人说走白专道路的人就学习数理化，鼓捣无线电技术等）。偏偏有的人不自觉，夜深人静，大家都要睡觉时他在听收音机，声音还挺大。我们席棚的郑小军无线电技术特好，他说别着急，我来做个“干扰台”。好像是给电路上串了个日光灯的“憋火”，隔壁一开收音机，就噼里啪啦乱响，只能听噪音，只好关上睡觉了事。哈哈！

还有的人更不自觉，夜里小解懒得上厕所，就在席棚边上方便，第二天大家发现尿液流进来都很生气，但是谁也不承认。众人出主意要给地上水坑里通上36V低压电，结果再也没发现无良人员敢在这里解手了。

女士可以直接住楼房，4 个单身楼统一用一个锅炉房，下班后每人都要下楼排队打水，这是生活热水的唯一来源。提水的大壶就成了“做私活”的主要目标。记得有个老钳工姓石，手艺不错，刚做好一把白铁皮大壶就被车间党支部书记发现，一脚踩扁了它，狠狠批评道：你给年轻人做什么榜样？

我在我们年轻人中可是做过好榜样——自己缝被子。初期，大多数都是单身。我们团支部组织互相帮助缝被子，楼顶铺上凉席，我按照儿时对母亲缝被褥方法样式的记忆学着做，和别人相比，我可能缝得最快。按照周围一圈含四个斜角，中间纵向缝三道的标准，我最快用时 45 分钟。

家属楼在沟口，当年建造的标准是一层共用一个厕所。我当年住的七号楼已破烂不堪，但还没有拆。

行——71 年刚去的时候，厂区只有一条刚建的水泥马路，几公里长的麦李西沟西高东低，厂区马路蜿蜒其中，马路两侧分布着各个车间，除了车间就是荒地。家属区在西沟的东头，叫做沟口。当年厂区初建，马路两边虽然种上了小树，但夏季一点也没有凉荫。午睡之后，厂区大喇叭提前半小时播放起床号音，大家顶着炽热的骄阳一路漫坡而上，走到车间都要被晒化了。40 年后，路边小树已经长成二人环抱粗的大树，一路绿荫，上班之路应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工厂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就是 24 里外的蔡家坡车站，该站因这里建了三线工厂而升格为乙级站。工厂的每一枚螺丝钉都要通过这里运进来。据说仅仅为了供应锅炉房的煤炭，就需要 5 辆解放翻斗车日夜不停地往返才能保证供应。由此可见三线工厂在运输力上的高成本一斑。

职工在蔡家坡车站到厂区之间的交通，靠的是 2 台挂装了帆布篷子的解放卡车充当班车。常常人满为患，挤不上来的人就挂在铁梯子上。疾驶时卷起的尘土像彗星的尾巴，使人想起巍巍笔下当

年志愿军车队在朝鲜战场躲避敌机轰炸的描述。（被敌机追袭时，就猛然急刹车，诱使敌机对着尘土头部扫射而躲过一劫。）留给我最糟糕的记忆就是下车后，每名乘客都灰头土脸的。

前面已经说过，回京探亲返程回来时，大量的生活物资要从北京带回到这个极端匮乏的西沟，因此每个回来的人都需要很多人来接站。班车一般不能满足要求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接站的朋友们各自想办法找公车司机帮忙“跑一趟。”

其实这里不应该用“公车”的概念，因为当时是没有私车的。运输科当然有许多车，总装车间也有许多下线后试运行的车，各车间至少也有一辆车，就是没有小轿车。首任革委会主任陈子良是个老延安，按级别给他配有一辆伏尔加，文革期间大家都很注意影响，所以他没有要。厂里最好的车就是北汽 212 越野车了。所以，开 212 的司机一般都比较“牛”，娶的老婆一般也比较漂亮。

有一位列车员告诉过我，曾经有个你们的职工在这里下车，将近半边行李架上的提包都被他卸空了。从北京，到陕西的铁路部门都知道这里有个 93 信箱。（当年保密，半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代号标识单位。）因此，铁路部门常常要发动针对我们的“整顿客运秩序”战役，要求站台票与被接人员的客票一起排队出站，然后按总合重量称重，每张客票只准携带 23kg，超出部分就要罚款。

矛与盾总是竞相发展的。接站的职工们也不断变换对付铁路部门的办法，有时是事先约好了每人拿起一个提包就立即分散出站；有时是顺着站台两头跑，不从出站口出；后来铁路部门在站台两端设岗堵住，大家又想出办法从车下钻到站台对面去，从打开的车窗里接提包，接站汽车也直接等在那里。不一而足。

现代人见不到这种危险的情景了：一台 130 轻型卡车疾驶在弯曲的公路，满载提包行李，许多人挤在里边，紧紧抓住货厢矮矮的槽帮。我们车间的镗工赵启柱就在山的转弯处被颠下车当场身亡！愿他的灵魂安息永存！

07 年秋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小麦已经收割，李树依然飘香。虽然北京人基本已调到西安厂区，这条西沟却比当年更拥挤了。满街“华衣贵胄”，商店鳞次栉比。车间传统的机械设备大多更换为电脑控制的现代化装备。我们曾经人挤人抢肉菜的二食堂已搬迁到坡下，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餐桌椅。工厂主要生产能力已经搬迁到了西安新厂区，我也去看了，果然宏伟壮观！可惜这里面没有凝结我的劳动。据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会长说，你们不必到国外参观现代化的汽车厂，到陕汽参观就可以了。

看着老厂区美丽的林荫大道，看着人行道边的修剪整齐的草地，花圃，不禁使人有沧海桑田之感！



（公园化管理的厂容）

（发表于 2008. 2. 7 德馨博客）

高高的日本 800t 油压机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二）



我们这次陕汽忆旧游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是车身车间重型跨的日本 800t 油压机，这是陕汽的第一台重型设备。

我们还在土建青年突击队的时候，就听说很快要安装大设备了。大到什么地步？我们不了解，此前见过的最大的设备，也就是一间房子大的龙门刨。及待进入车身车间的重型跨，我们才意识到，这里要安装的是数层楼高的设备了。

日本 800t 油压机，双点双动，又称日本 1300t，这是指的内、外滑块总压延力。内滑块负责钢板工件的压延工作，压延力 800t；外滑块负责压边，压力 500t。这是我们陕汽厂车身车间重型跨第一台大设备，属于部管设备，也就是说，一机部直接管理。不像一般的设备，厂里是不能随意调拨，大修，报废的。在那文革闭关锁

国的时期，为了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国家使用宝贵的外汇，从日本川崎油工株式会社一下就订了8台，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真是个好东西。除了我们分到一台，记得其他还有江西八面山，河北邢台，安徽合肥的江淮汽车厂等等，均各分配了一台。全厂上下非常重视，用最强的技术力量组建安装队，作为年轻工人，我有幸忝列其中一员。为这台设备安装，甚至还打算建立封闭区，参战人员凭通行证出入，我至今珍藏着这张800t油压机安装通行证。

800t油压机有非常经典的现代化电气，液压操控系统，由有名的日本川崎油工制造。当时还是文革初期，我国对外开放面非常窄，进口现代化技术的渠道非常窄，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一台大设备，大家都很好奇。打开包装箱，里边有双旧高跟鞋，大家就戏言这是资本家腐蚀我们中国工人。有人说，有时外商故意在里边放一些小礼品，这是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外资为了扩大对我们的商业宣传。我认为这比较可信。

陕汽是三线工厂，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差，没人愿意来。除了我们这批68年工作的青年工人外，老一些的工人，都要满足他们一些条件才肯来，比如解决爱人农村户口，解决夫妻分居等等。真正有经验的老同志是凤毛麟角，主力就是我们68年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和青年工人。

文明存，是我们机修车间唯一最老的技术员，说话有点过激，用现在的话来说，类似“愤青”。比如我记得他在讲技术课的时候说过，金切设备拆装一次，精度将降低25%。虽然有些人不喜欢他的偏执，固执，但是必须承认，他是为陕汽建厂设备安装立了大功劳的。相对于我们在文革学徒期仅有的师傅的言传身教，他精心编制的油印教材是我最初受到的系统理论技术教育。

常寿禄，刚解放时就被评为一级搬运工。也是大型设备安装的国宝级人物。北汽搬运组有好几个一级搬运工，还有一个特级搬运工—富贵。调来支援陕汽的其实不止常师傅一位，还有一位孙师傅，但他是被送到陕汽改造的。这是文革特有的情况，不经公检法，

厂里掌权的革命组织就可以决定。（不发工资，只给生活费）这位老师傅非常能干，他的历史问题是，解放前当过土匪，埋伏在路边，客商经过时，放一枪，吓跑了人，截留财物。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听着他做的检查在一边窃窃地笑。

陕汽的大型设备安装离了常寿禄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老师傅自有一些落后思想。那就是领导必须定期用困难补助哄着点。师兄弟子们都知道，有时候几十吨重的部件吊在半空，他会指挥大家收拾家伙——歇！领导岂是糊涂人？困难补助单子一签字，不用催，工程就会立马继续下去。

大型设备安装要有如下一些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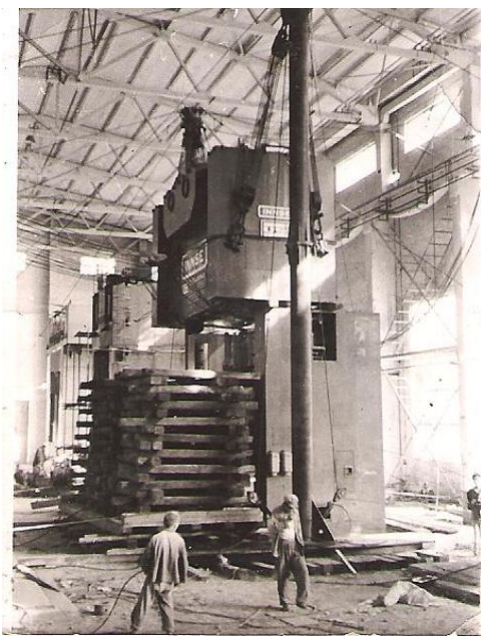
搬运——把大型部件从火车站运到地基指定位置。

安装——按照安装工艺步骤，像搭积木一样把各个部件安装成为完整的设备。

调试——按照工艺步骤进行各系统调试。使设备达到出厂设计的各分系统工作性能。

试运行——不带负荷的空运转及装上模具和工料负荷试车。

这台设备在 71 年秋冬陆续到的货，当时安装队的人是不分工种的，什么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干。我们把它们从蔡家坡火车站货场



搬运回厂，工作量大，干部、工人、大学生、青年工人、钳工、电工都要一起上。

蔡家坡货场因我们三线工厂也由丙级站升格为乙级站，新配备了一台进口的日本 25t 液压汽车吊。这在当时也是新式武器，此前我们只见过解放牌的 5t 机械汽车吊，这下可太方便了。吊车定位再也不用费力手摇了。铺上道木，扳动操纵杆，四个支腿自动伸出来，并自动向下液压支起车身。当年感到有趣的是，操作台还配有各方向的水平仪保证车体平衡。

搬运工作开始后已经入冬了，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每天我们随着搬运组到 24 里外的蔡家坡货场，交通工具就是解放牌大货车。里边装上足够的铁路道木（从蔡家坡货场借来的）和厚壁钢管，钢管作滚动重物的“铁滚”用，大概 2 米多长，直径 100 多 mm。每根不少于 100 多斤重，那些年结结实实把我们的肩膀练出来了，我由一根豆芽菜式的体型锻炼成可以和别人比劲儿的小伙子。记得日本 800t 的 4 根大螺柱共有 8 个大螺母，我们曾比赛用 2 只手拎起一只螺母离开地面，看谁坚持时间长。有杨忠民，陈大军等，都只能拎起几秒钟，我比他们多一秒钟取胜，结果腰疼了好几天！

货车上没装东西，蹲在里边还可避风。装满了道木、铁滚、成卷的粗钢丝绳、倒链后，人坐在上边，在冬日的寒风中滋味可想而知。苦中作乐，我当时做了一首 800t 搬运词，其中有如下云：

霜雾弥漫，长驱车站，风吹脸寒。百斤铁滚练双肩，千斤顶重件，地冷人挥汗。共商讨，人使简陋工具听使唤，蚂蚁啃洋骨，热气冲霄汉！

天寒地冻，室犹寒冷，作业高空。风卷雪花冲墙洞，梁高附晃绳，心细手僵硬。……

蔡家坡是个小站，那一阵货场上全是装满我们设备部件的大包装箱。内急时，无觅处，也来不及洗手，只好躲在一人多高的包装箱后边解决。有一次，师兄弟肖呈祥急慌慌跑来说，坏了，坏了，

手表不见了。当时有手表的人还不多，我是在安装后期才攒了 120 元买了一块国产名牌上海表，（这是 3 个月的工资啊）。他倒好，居然动员了各方力量买了一块瑞士的梅花名表，现在丢失的就是它！大家都停下工作帮他找，最终也没有找到。我至今记得他说的话，不行了，我现在脑子里全空白了……。不管大家怎样帮忙，手表还是找不回来。男人就是有血性，数月后，他咬牙又买了一块梅花表，配置比原来那块还高些！



（上图为意大利 900t 压床安装照片，左起戈以成、庄为国、**、赵化鹏、胡玉川、**、常寿禄、金志远、姚政、丁长生、**、张玉浦、汪庆福、高纪森、朱思学）

上图人不全，里边有现任的陕汽集团老总张玉浦。这里没有陈大军，陈师兄干活也很玩命。有一次他负责撬开各个集装箱，一会不见，捂着脑袋就急匆匆走过来，手指缝里哗哗往外流血。原来他把撬棍插进一人高的包装箱上板后，双手搂着撬棍往下打擦使

劲，突然上板打开了，他却把撬棍另一头狠狠搂到前脑门上了，好倒霉啊！

照片中间就是老搬运工常师傅。后来我们一直联手干。几年后，厂革委会组建天车安装队，任命我为队长，他和基建科林东朝为副队长，这是后话。

他看我心细，每次大行动前，双杆立好后，他先不着急发布起吊指令。先命令全队人马各就各位，然后独独让我拿把扳手爬到十几米高处，把十几根“晃绳”的钢丝绳卡子再次全部检查一遍，意为严把安全关。

一箱箱的分体部件运来后并没有安装，为了慎重，厂里派我们到已经安装好该设备的合肥江淮汽车厂参观取经。当时我们一定是年轻气盛，居然说没问题，用不着花差旅费去参观。真是“无知者无畏！”厂革委会申斥说，如果不去，安装时出了问题你们负一切责任。这样大家才去的。

我是第一次过长江。江南景色之美，物产之丰富都是北方不能比拟的。陕西的猪不知怎么养的，黑毛，而且面部皱皱巴巴的，江南的猪白毛，面部肥实光亮。按文明存老先生自嘲的话说，你看看人家，我们那里的猪都是愁眉苦脸的。

那里的肉好像不限量，我们就在大食堂吃饭，5分钱一份的肉末炒雪里红，油乎乎的，好吃极了。现在的人讲究低油低盐饮食，当年陕西的生活环境，常常是一个茄子切四瓣，花椒水一煮，撒点盐和明油，一毛钱一份。从食堂买出菜来，要挖一勺北京带来的大油搅进去，二次加热后再香香地吃。如果食堂卖肉菜，排队的人就会挤成山，但是我们不怕，我们穿的沾满油泥的工作服去买饭，排队的人们唯恐躲之不及。当时有句顺口溜：“远看打狼的，又像逃荒的，走近一看，是干800t安装的。”

其实到南方出差，当时对我们很有吸引力的。主要是文革时期大家觉悟都很高，不大敢借机游山玩水，所以索性懒得去。其实，这么重要的设备如果出了事，谁也负不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再说表

完了“壮志”，“战略上藐视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最终还是去了。其实去了也是走马观花，江淮厂派了参战工程师陪同我们参观，好像也没有给我们讲多少经验教训。至少后来我们发现的液压系统图上的一些错误，他们并没有讲到。

后来，我们安装时才逐渐感觉到，这家伙技术含量相当高，可不是那么好啃下来的！知识技术这东西，是越学越感到肚子里空。懂得越多越心虚。

71年10月份我受派到宝鸡秦川机床厂，参加西安交大与陕西机械学院联合举办的液压短训班。省机械局系统共22名正式学员。我厂才2个名额，我和底盘车间的周长安有幸参加。

液压短训班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但是大家都觉得学到不少真东西，在文革大环境“急用先学”，实用主义的教学理念下，像这样扎扎实实全封闭地学半年（全日制，还有晚自习）是很不容易的。结业式22名正式学员中有8名各科全优，我和周长安是其中的2名。这为我参加下一步日本800t油压机的安装调试工作不啻为一场及时雨，并让我受用一生。十几年后，我参加双桥车辆段建设时，同伴负责的液压设备故障迟迟找不到原因。我用所学的知识很容易地帮助分析应该是一个液压先导阀工作不灵敏，打开后，很快找到生锈的弹簧并排除了故障。

安装大型液压设备，离不开油。清洗液压管路，系统要用22号透平油。我们的工作服上沾满了机油。我们干的是全厂重点工程，大家都很自豪。那时的人以“脏”为荣，以工作为乐。

这台日本800t油压机液压系统很先进，西安交大老师们教授的液压技术知识也非常及时。我们利用所学的知识及时发现了日本人的液压系统图中存在的个别谬误并进行了交涉（有些地方已忘记是谁先发现的）。

这台设备成了我很好的实习平台，并给了我许多的成就感。几年后，有一次路过车身车间重型跨，800t的机台长尚大印叫住了我，让我看看每次内滑块快速下降终止时产生几下振动是怎么回

事？我想了一下说，应该是 103 号阀的问题。当时管理已走上正轨，爬梯已上锁。当即我填写了登机记录，上去把 103 号阀旋转了 2 圈故障就解决了。受到别人的恭维时，很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实际上，安装钳工的“水”非常深，我即便干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后来回到车间继续干机床大修的时候，久久解决不了热处理车间高频淬火机的升降运动“爬行”时，才逐渐懂得这个道理！

完成这台大型设备安装，靠的是集体的力量，比如十几米长的四根大螺杆的加热预拉伸方案，川崎油工的原方案是在预留的螺杆两端中心孔内插入加热棒加热。试验后发现效率太低，大家研究出螺杆两端缠绕电线绕组、短路加热的方法，结果螺杆受热伸长的速度就快多了。很快达到螺母预旋紧 118 度的要求。

当时讲究三结合。“老中青”相结合；“管理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相结合，这是非常有效的，不能说是极左的产物，据说日本人就很聪明地引进使用了。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引进吸收了 QC 全面质量管理概念。从七十年代开始，我们逐渐打破闭关锁国，参与到科技全球一体化中。这是世界潮流，文革大环境是挡不住的！

离开西沟的这几十年里，我无数次梦牵魂绕这台 800t 油压机。因为它是第一台，以后我们又安装了许多台大设备，诸如英国 1500t、意大利 900t、济南 560t 等等，有了日本 800t 的安装经验，其他都变得容易多了。

这次一进沟，我就急于赶到车身重型跨去看望它，没想到扑了空，它已搬迁到西安北厂区去了。当我终于见到它时，原来的灰色已变成了蓝色。工人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也好，蓝色正显示着它的第二青春。把这样的几台大家伙从地基上起下来，再运到西安重新安装也真不容易。现在的安装工人肯定比我们当年更能干，安装工艺更先进！

我在这台 800t 面前久久久久地驻足，甚至有点贪婪地，笑咪咪地看着它。

（发表于 2008. 2. 9 德馨博客）

辛庄老陈一家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三）



2007 年秋，赶在我们进厂 40 周年前夕，我与妻登上了回西沟之路。妻把它命名为“探亲之旅”。厂里的主要设备已经搬往了西安新厂区，北京籍的老同事几乎没有留在西沟的了。除了故地重游的目的，我们去探望谁呢？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看望我们一家农民朋友。

在西沟沟里的辛庄，我们有一家很好的农民朋友。主人公叫陈福，比我大 2 岁。夫妻俩忠厚老实，有一子一女，分别叫海阳和海琴。他们的生活贫穷而美满幸福。

认识他们，是在某一年的秋天。周末早晨无事，我们顺着西沟往山里走，出了厂区就是辛庄。满山的野花还在开着，一沟秋水

潺潺流下，路边的柿子树都已成熟。金灿灿的柿子引人驻足，有些老乡在忙碌地摘柿子，我们看着这和谐的田园景象，心旷神怡。

在一棵柿树下，一个农民手举一根长竿，竿头有个绳套。（这是当地摘柿子的普遍方法）他对准一枝果头套上去，顺势拧动长竿。柿树的树梢枝干比较脆，拧断后放下来，旁边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就上前把柿子摘到背篓里。背篓里已经有不少了，满树的柿子好像还没怎么动。

我夸道，这棵树结不少啊！

这时这个农民转过身，好像才注意到我们。笑咪咪地说，还可以吧。笑容中透着真诚和憨厚。

我问，怎么卖？这种交易常常是随机的，旁边不会有磅秤，谈不到多少钱一斤。

不卖的。我家只有这一棵树，留着自己吃。一边说着，一边憨憨地笑着。很快又补充说道，你们要吃就拿一些，没关系！

朴实善良的关中农民形象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印象中！

虽然还是在文革中，小商品经济在这里并无断了发展。厂区的马路边，常常有老乡挎着一篮小柿子在卖。

关中的特产之一就是这种小火柿子。个头不大，红彤彤的颜色，撕开一点薄皮，用嘴一吸，蜜汁一般的柿肉汁就被吸入口中，能甜你一个跟头！文革中少有的电影明星之一——西哈努克亲王访问陕北的纪录片里，就有这种馋人的吃法。从此，全国人都知道了陕西的这个特产。但我们这里的柿子质量要差一些，这种小柿子颜色发黄，不如小火柿子红，柿肉不如小火柿子稀，但也很好吃。工人蹲在旁边吃，吃完一个，把柿子柄放在旁边，结账时数柿子柄，1分钱一个，很便宜。成为厂区一景。

工农联盟常常遭到破坏，往往是一些工人老大哥不够意思。有的人吃柿子时，看见农民没有注意，就偷偷往沟里扔柿子柄，无非是扔掉一个，结算时就省一分钱。有的人买老乡鸡蛋时，诚心抢着数数：一个，二个，两个，三个……这样就可以占一枚鸡蛋的便

宜。有一次听说猎户老乡打到一只熊，拿几个熊掌来卖。有位仁兄正好拿一卷图纸路过，居然偷偷卷了一个熊掌走，老乡四顾茫然，气得直哭。更有甚者，某车间有位著名的滚刀肉娄子，面对年轻羞涩的大姑娘卖鸡蛋，他死死盯着人家看，直看得对方不好意思把脸扭过去时，他迅速拿走一个鸡蛋得手！

我的话可能扯远了。我再次见到老陈时，大约是在一年以后——1976年地震期间，一次偶然的机，在厂里的班车站。

那时厂里的班车，一般都是由解放大卡车改装的。货车厢封上一个大铁壳子，前面露着一个小窗户，以便进点光线；后边敞开着。坐这种车很辛苦，前面又黑又闷，后边随时要吃土。汽车匀速运行的时候，后边同速跟着一条长长的尘土尾巴，汽车稍有减速，由于惯性的原因，尘土就会灌进来。

我看见厂里定时发往蔡家坡火车站的班车开动了，从后边远远追来一个身背背篓的老乡。班车没追上，他却摔倒在地。等我走近时他已经站起来，在整理他的背篓，背篓里满是各种粮食。我告诉了他下一趟班车的时间。这时我才认出他——送我们柿子的老乡嘛！

我问他这是上哪儿？他说搭车到集上用粮食换全国粮票。儿子海洋眼睛被碰伤，急需赴宝鸡市治伤，需要全国粮票。我想这个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那时我正长身体，饭量大，二哥常常从部队给我寄5斤，10斤的全国粮票。我答应给他找20斤，让他先回家。

随即我赶到女友（当时还没有结婚）单身宿舍敲门求助。她也不凑手，向同宿舍韩素珍借来。我立即赶往沟里的辛庄。那时的农村不像城市，没有门牌号，经多方打听，先是碰巧找到了他小姨子家，然后才带我们来到他家。夫妻俩正在炕上相对着急。

从此，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孩子出生后，我还送给他们照片。每次到他家玩，老陈立即拿上背篓下地摘一些“嫩棒棒”（刚灌浆的嫩玉米）。陈嫂擅长做面皮（又叫凉皮），常给我们送来，妻至今认为，她做的面皮是国内最正宗，最好吃的！

老陈这人太老实，有一年夏天在我家，我给他理发。没有理发，随手用塑料雨衣斗篷裹在他身上。等到理完发一看，他全身像被汗水洗了个澡。我笑着说他，这么热你怎么不说一声呢？他憨憨地说，不很热么。

全家调回北京时走得比较急，我们未及告别。过了几年后，想方设法打听到他家的电话（这时已经家家有电话了）。我们就建立了电话联系，此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互相问候。

多年后，小区里有朋友需要找可靠的保姆。我们一推算，海琴姑娘应该结婚生子，孩子已经大了，她应该到了进城打工的年龄与时机了。这样可靠的人哪里去找！

打过长途电话去，我问海琴多大了，在做什么？未承想，海琴姑娘已经大学毕业，留校教英语呢！幸亏电话这边，老陈看不见我尴尬的大红脸。

这次进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我们在招待所安顿好，立即请朋友把我们送到辛庄。老陈夫妇紧紧地握住了我们的手，不善言辞，依然只是憨憨地笑，用大碗大碗的臊子面招待我们。吃罢晚饭，邀我们盘腿上火炕（时秋雨绵绵，山里已很阴冷），大盘的核桃栗子端上来，说不尽的别后情况介绍，互相抢话说。



（与陈嫂促膝交谈）

我们得知，这些年老陈一家的日子已大大好转。海琴为了照顾家里，已从西安调到本厂的子弟学校教书，在厂里分到了楼房。海阳与老陈一起做木材生意，因其陕南老家盛产木材。他们早已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第三代已茁壮成长，一家人一起住在小楼里其乐融融。楼里富裕很多房间，老陈夫妇一再要求我们在他家住，最好住几个月。但是回程卧铺票孩子们已给我们订好了，日程已精准计划好的。听了后，他们脸上现出深深的遗憾。

我们听着他们这些年的发展史，他们听着我们北京生活的一切，我们互相对对方讲的每一件事都感到新奇，和欣慰，互相有说不完的话。老陈一家没有来过北京，我们非常希望能有一天，在北京的家里接待我这位憨哥哥。

夜深了，老陈执意要与他儿子各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送我们，我们也不忍再惊动厂里的朋友开车来接。他们怕我们冷开得很慢，车灯照耀下，萤火虫扑面而来，不断打在我们的脸上。已经是深夜11点了，厂区大道两侧，依然亮着一家家的店铺灯火，当年清冷的厂区现在竟成为了不夜城！

（发表于 2008.2.9 德馨博客）

西安交大的液压短训班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四）



1971 年秋，从北京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林彪外逃，摔死在了温都尔汗大沙漠。全国更多的人开始疑问，“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该不该搞？各界有识之士早就按捺不住了，在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文革大气候开始卷起了拨乱反正的狂飙。各级革委会、组织、企业、普通老百姓，努力按照自己的良知和常识来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恰在我厂日本 800t 重型油压机安装之前，陕西省机械局组织了一个由西安交大，陕西机械学院联合在宝鸡秦川机床厂举办的液压短训班，向企业普及最新的液压技术，培养企业技术骨干。机会难得，非常宝贵，我们这样的大厂只分到 2 个名

额，厂里决定派我和底盘车间的周长安参加。国庆节的第二天我们就匆匆赶到宝鸡秦川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报到。

培训班管理很严格，设立党支部，全封闭，全脱产，每天上晚自习，还设政治课。我记得我写的一篇政治课作业很长，详述了我对文革极左思潮的认识与批判。文章里反思了刚参加工作时只随大流“突出政治”，参加“运动”，不注意学习技术，在北汽的机床大修工作中，损坏了进口的A级轴承等几个大小事故。这样的政治学习还是很必要的。学员们提高了认识，学习都非常努力。省机械局系统共22名正式学员，宝鸡市的一些企业闻风而来了许多旁听生，挤得满满的坐在教室后边。

理论课有高等数学，理论力学，机械制图，液压专业课等等，晚上还有晚自习。学习专业课期间，有机地插入到液压车间实习，学习液压系统时，还安排到宝鸡卷烟厂实习参观过，那里有当时较先进的射流控制的生产线。

校园里有个标准的排球场，课间师生在一起打排球，其乐融融。教室的隔壁是教研室，教研室再过去是教师宿舍和学员宿舍。师生交流非常方便，机会非常宝贵。

事后我们车间主任说，如果不是陈大军派到洛阳拖拉机厂学习去了，肯定要优先安排他参加。陈师兄是我们这批学员中的佼佼者，24中老高三的，据说如果不是发生了文革，他已被通过派往法国留学。据说就是在这次洛拖学习中，他被该厂领导看中，跨省向我厂交涉要用一名五级工换他，厂里当然不同意，后来他成为陕汽厂第一个被提拔的中层干部和厂级干部，这是后话。

其实他们在洛拖也是进修液压技术，但当然不如我们这种七二一工大正规。为什么说机会宝贵呢？当时正在文革初期，大学里一切教学都停了，教授，专家们无所事事。从五七干校回来，远离文革的喧闹，躲到秦川机床厂一隅教教课，重拾荒疏的专业，他们是非常高兴的。这些老师们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从这时起，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近中国知识分子，亲身感受了他们的敬业精神。白天

给我们讲课，晚上备课，然后钻研业务到深夜。常常我一觉醒来上厕所，还看到液压李昌琦老师，英语周老师等灯下案牍劳形，我是非常感动的！

高等数学老师是陕西机械学院的林国老师，敬业，温良谦恭，还不到40岁就一头白发。

机械制图老师是陕西机械学院的老教师董鸿达，讲得非常熟练精辟，给我打下的这个坚实的机械制图学业基础，使我一生受用无穷。

理论力学老师郑丽芬，年轻漂亮，能力很强。有次课余聊天，她告诉我们她是随西安交大在57年由上海交通大学迁来的，上海只留下了造船系和纺织系。我们都为她的老资格而吃惊。大家都很喜欢听她的课。

教液压专业课是西安交大的葛思华和王又民老师，以及陕西机械学院的李昌琦博士。专业课之外，还给我们加了6个液压专题讲座，分别是发热、密封、爬行、振动、噪音、元件寿命等。据说是液压专业研究生的课程，由西安交大的机械系主任史维祥专家亲自讲授。至今我还保留着那本液压专业课的教材，教材用绘图纸很好地包着书皮，封面图案是我用铅笔绘制的第四个专题中，表示液压系统摩擦副降落特性的图表。当然，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纯理论的东西不可能讲透。

半年里，我们师生日夜共住在秦川机床厂七二一工大的这几间平房里，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幸运。

史维祥老师和蔼可亲，带着上海口音使我们听着很有趣。他解放前是地下党，课余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当年学运的故事。比如有一次上海交大校园被国民党军警围困了起来，与外界不通消息。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安装了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对着天上播放事件真相，使校园外社会各界得到了消息赶来支援，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阴谋。

史维祥老师是机械系主任，在液压专业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我看到了他厚厚的一本专著：《液压随动系统》。这样又红又专的老同志怎么会不是教授呢？中年的葛老师告诉我们，职称评定指标紧张，史老师是老党员，非常谦让。这件事使我很感动。焉知6年后国家40%长级时我的坚决谦让行为不是史老师的影响呢！

文革一结束，史维祥老师就当上了西安交大校长，我们听说后都感到很欣慰。

液压专业课的每个阶段都配有实习课，最后还有毕业设计。每天晚自习，所有的学员都非常认真，有些跟不上的还自觉拉晚儿。

结业前，我们还幸运地听了一组《静压技术》的专题讲座，22名正式学员每人发了一本刚刚由广州热带机床研究所内部出版的近千页的《液压技术》，里边有3章讲静压技术。当时这项新技术刚刚传入我国不久，由广州热带机床研究所直接派专家来讲授，西安交大和陕机院的老师们也在认真记笔记。这部教材，对我以后多年的机械技术工作帮助很大。

液压短训班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但是大家都觉得收获极大。在文革大环境“急用先学”，实用主义的教学理念下，像这样扎扎实实全封闭地学半年是很不容易的。结业式22名正式学员中有8名各科全优，我和周长安是其中的2名。这为我参加下一步日本800t油压机的安装调试工作不啻为一场及时雨。十几年后，我参加双桥车辆段建设时，同伴负责的液压设备故障迟迟找不到原因。我用所学的知识很容易地帮助分析应该是一个液压先导阀工作不灵敏，打开后，找到并更换一根生锈的小弹簧，很快解决了问题。

这个液压短训班是令人难忘的。这种短平快的学习模式正是那个年代的特色。学的是真东西，只是有点“填鸭式”。平心而论，比起八十年代许多企业为了解决干部学历不足，联合大专院校办的“学历班”强多了！

37年过去了，那些敬业、呕心沥血给我们讲课的老师我至今印象深刻。他们也真不容易，既不允许讲很深的理论，又必须把问

命悬天车滑线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五）



到西沟，计划中的许多“名胜古迹”是要去的，其中最不能忘怀的地方竟是热处理车间。这是个少有没怎么变化的车间。我站在高高的天车轨道下边，心潮澎湃。这个车间里也不例外都是“新人”，不能理解我为何久久看着天车的三排滑线发愣。

滑线就是由三排相互隔离的角钢构成的，端头闪着红黄绿三色灯，显示着接通了 380V 高压交流电源！三十二年前我当天车安装队长时，曾带队安装这台天车，险些电死在高高的滑线上！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全厂生产即将步入正轨，天车成为了迟滞生产速度的重大因素。没有天车的地方，工人只能用笨重的人拉肩扛方法搬运零部件，设备等重物。

某天夜里，我随车间主任到沟口招待所二楼开会，会上厂革委会副主任冯宪堂正式任命我为天车安装队队长，副队长是原厂供销科外协组副组长林东朝和我车间搬运组组长常寿录，技术主管是太原重机学院毕业的蔡成良。厂革委会一次性就给我们下达了 35 台天车的安装任务。任务急、数量大，我们常常是分别带人工作。

这天我们在热处理车间调试三排滑线。人手少，身边只有 DHL 君。那时我保持着一种原则：每当有高空作业，只需要一个人上的时候，——队长上！需要两个人上的时候，我与刘启樑上。今天我那得力助手不在，只有我上。拉断配电箱的电源后，我安排 D 看守配电箱，我沿着剪刀撑爬上了天车轨道。

当场工作姿势是这样的：我骑在三排滑线上，右手抓着天车铁轨，也就是地线。身体向左侧弯下，左肩抵在最上一排滑线，左手持扳手探到最下一排滑线柱，拧松螺栓后，调整上下滑线一致。

突然间，左手扳手在一次碰到滑线时，猛地被电击一下，我急速反应后噌地爬上了天车轨道。镇定了一下情绪往地面看，D 老兄正与该车间一人轻松聊天，我向他喊，这是怎么回事？有电！他转过身来看，配电箱电源不知何时被人接通了！原来有一台油压机电源也在这里，较长的热处理棒料出炉后会产生弯曲变形，工人准备用油压机调直时，发现没有电，就去合了闸，DHL 的任务就是看闸，却在与人聊天没有注意。

天车通电后的态势是这样的：最下一排滑线的火线通过扳手，经过我的身体，从我右手接通了紧紧抓住的铁轨接地，形成了瞬时 220V 电压。我一骨碌爬上轨道立即脱离了危险。事后真是后怕得很，当时穿着一身单工作服，而且天还不太热，工作也没出多少汗，如果不是这身工作服单衣的绝缘，必将形成最下一排滑线与最上一

排滑线之间的 380V 相间高压电，我一定会死得很难看！以前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往事如电闪，也可以如轻烟。30 多年过去了，我久久仰视着这三排冷冰冰的滑线，感慨难言！一个微小的细节，一层薄薄的工作服，使一位 24 岁的年轻人当年没有死于非命！这也使得我在后来无数的工作经历中，始终非常非常地注意抓安全工作。



（32 年前因这台油压机操作合闸使我差点命丧黄泉！）

（发表于 2008. 2. 10 德馨博客）

英国 1500t 压床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六）



（英国 1500t 单点单动压力机）

在西沟，除了我所在的机修车间外，我最想参观的就是车身车间，特别是重型跨。当年这里有全厂最大的 30t 天车，全厂大多数的大型设备。我闭着眼就能从南向北数出所有的设备序列来，日本 1300t 油压机，济南二机床的 560t 压床，意大利 900t 压床等等，不亚于他们车间的设备员。我最关心的还是这台英国 1500t 单点单动压力机，因为我就是这台设备的安装队长，其他那些设备我只是参与者。

进车间一看，变化太大了！上述那些设备都已经迁往西安，唯独剩下了我这台英国 1500t。据说下一步也要搬走。

机床还在工作，我拍下了这张宝贵的原址照片。我热情地向工人们打招呼，他们好像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一位普通的参观者，有一位警惕性较高者甚至上来要制止我拍照，我向他们作了说明，他才给了我一个尊敬的笑容离开。

我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仔细聆听它深沉的运转声音，工作正常。当年我曾苦苦在它四周熬了好几个小时，寻找试运转时冒黑烟的原因。最终用一种危险的姿势探在十米高的栏杆外，这才发现，原来是制动器摩擦片中夹有一个小螺钉而不能完全打开。真是个淘气的小家伙！

你知道么？为这台设备我差点在 1975 年那个年代就坐一次飞机。当年那可是很罕见的机遇啊！那天，厂革委会生产副主任把我们找去，天津新港来电报说，运载设备的外轮已经到港了，但无法进港卸货，停泊在防波堤外。因为设备外周有许多油管，港口方怕吊运时设备受损。据说外轮压港一天要赔偿老外 6000 美元，因此要我们立即派员解决。

我是本机的安装队长，领导要我立即带一人与责任工程师蔡成良前往解决。商量中，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坐飞机去，就是说，乘车到西安，从西安坐飞机到北京，然后转车到天津新港。那时候，从蔡家坡到北京的火车每天只有二次，运行时间 23 个小时。当然是坐飞机快多了。

我们刚刚兴奋起来，另一位革委会副主任提出个疑问：先打听一下，西安到北京的班机是什么时候？当场用长途电话一问，结果是每周才一个航班，才走二天。这下坐不成了。好扫兴啊！后来只好坐火车去解决的问题。

30 多年过去了，设备依旧。这个笨家伙太敦实了，可好使了，尤其是厚板落料，可有劲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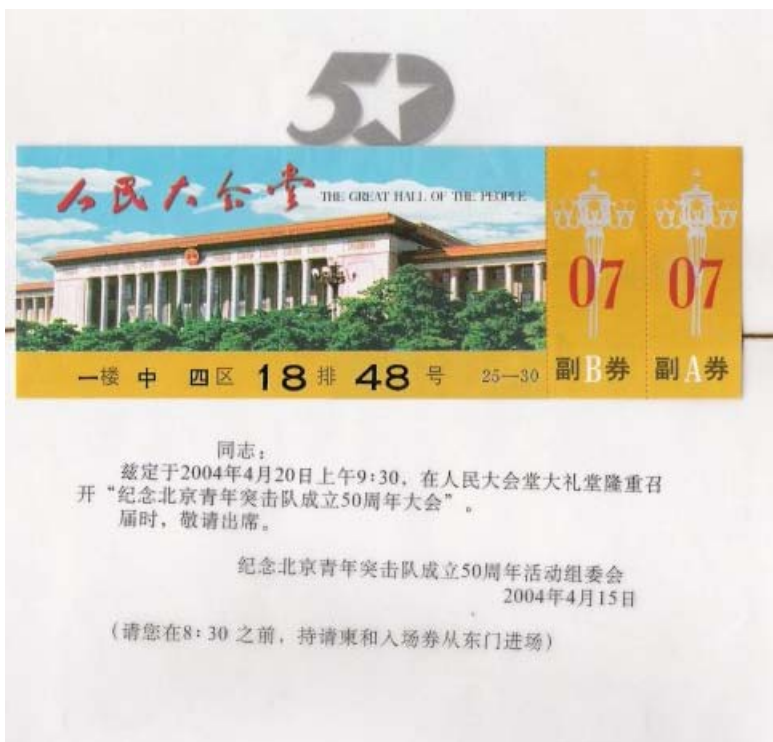
（2008. 2. 10 发表于德馨博客）



（1971 年 800t 大型油压机安装通行证）

忆七十年代的青年突击队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七）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

为庆祝第一支青年突击队成立五十周年，市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建筑青年能工巧匠系列评选活动。3月29日，我们北京城建安

装公司教培中心受命承办了其中的焊工实操比赛，看着那一个个生机勃勃的身影，不禁想起我在七十年代那段青年突击队的生活。

1971年6月28日，我随北京汽车制造厂第三批支援“三线建设”的队伍，调到了位于祖国腹地一条美丽山沟的陕西汽车制造厂。作为该厂第一代工人，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艰苦创业。

说是汽车厂，除了刚刚建起的少数几个厂房外，几乎什么都没有。厂房只是一个空壳子，没有玻璃，没有设备，甚至还没有打地坪。宿舍楼还没建，职工一律住在厂房内，用席子隔开一间间“房子”，男女分住在里面。

我们是军工企业，新车试制的任务很急，土建施工严重滞后！我们一批批调来的职工，悉数编入“土建青年突击队”帮助赶任务。说白了，就是给建厂的主力军——国家建委五局当小工。

7月初的一天，突击队列队完毕，我们机修车间党支部领导李庆发在队前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云云。然后宣布党支部的决定，任命汪庆福为青年突击队队长，戴迪平为指导员。

我和戴迪平出列，庄严地从上一任突击队领导手里接过大旗，宣誓之后，带领队伍顶着似火的骄阳开进工地。

我们挖土方、卸水泥、铲石子、推小车。吃的是现在喂牲口的那种黑高粱面，喝的是我们刚刚挖好的高位蓄水池的浊水，日晒雨淋，倍极艰辛。工作和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更具支配力量的是“为了打倒帝修反，拼死拼活抢三线”的精神力量。

有人丢了草帽，在烈日下，大家会摘下自己的草帽推让他；细粮配给的少，许多小伙子把细粮换给姑娘们，只说细粮不顶饱。挖土方时，大家会即兴搞一场劳动竞赛，比比几分几秒出一车土；休息时，有人会掏出笛子为大家吹上一曲。收工了，顾不上冲凉就去打篮球；晚饭后聚在草地上，毛著学习小组开始活动。队伍中充盈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那段时间，我们除了毛选四卷以外，还通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许多马列名著。当时确实比较“左”，但是对于走正道的人来说，并没有绕许多冤枉路，那一时期的学习、工作、生活是一段坚实的思想历程，奠定了我一生做人的基础。

林彪摔死后，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当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是不可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出根本性的纠正的。但已给我们这些青年人打开了一道真理的门缝。

7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我们几个年轻的党、团员还在楼顶平台上，边乘凉边争论。激烈的话题已经涉及到了最敏感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号称当代马列主义的大党，长期解决不了几亿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什么我们引以自豪的社会主义经济，被经济学家称为短缺经济？贫穷是否就是社会主义？“抓革命”和“促生产”到底应该有着怎样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年轻的突击队员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在思索中将从迷惘走向逐渐觉醒！这种思索深深反映在我于96年写的一首歌曲中：思乡曲——1972年夏天的回忆。

也是由于土建工作已初具规模的原因，青年突击队开始转型。从72年开始，随着定购设备的陆续到货，为了争时间、强速度，陆陆续续成立了各项大型设备安装队。我先是参加了日本800t油压机安装突击队，后来又任命我为英国1500t压床安装突击队长。

我们学着自己翻译安装说明书，自己画图制作各种配件。大家这时不再下了班就疯玩了，技术组的几本机械设计手册被借来借去。晚饭后的活动改为政治学习与技术学习交替进行。市面上技术书籍也多了起来，我们是学机床大修的，尽管当时月收入只有40几元，许多人都肯拿出30多元跑到城里抢购全套的机修手册。大家学习技术的空气浓了，不再满足于侈谈政治。我们逐渐认识到，报效祖国不能是只会喊几句政治口号，不能只是不怕苦、累、脏。她需要我们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尽快掌握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

有位师兄叫王启光，他的电工技术最好，被戏称为“八级徒工”（八级工是当时工人最高的技术等级）。一台新的洋设备刚到货，他马上把安装说明书的电气部分借走，在他的单身宿舍门上赫然贴着一个得罪人的帖子：打牌及闲聊者免进！那时没有奖金，也不等领导下达任务，三天三夜熬下来，他能拿出最具说服力的电气安装方案然后找领导请战。

工作时，我们曾为论证出洋人的某项图纸错误而欣喜；业余时，我们会为某个系统的液压原理争个面红耳赤。静压技术刚刚出现，我们就跃跃欲试对现有设备进行改造；钱学森才把计划评审法引入中国，我们就学着搞出各种机型的大修理计划网络图。

青年人思维敏捷，长于学习，精力旺盛，富有创新的活力。在这个山沟里，在以青工为主的第一代汽车工人身上，这个特点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转瞬间，三十年过去了。青年突击队从“劳动密集型”发展到高效完成任务的技术型；又发展到现在项目部模式的生产经营型。这个成长过程，体现了时代的发展，体现了政治上的进步，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规律。

青年人敢想敢干，勇于开拓，易于接受新事物，有极强进取心的特点永远不会变，青年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先锋。

青年突击队先锋精神永存！

（写于 2004 年 4 月 9 日）

（发表于 2007. 5. 4 青年节德馨博客）

那年那月的文体生活

（陕汽厂庆四十周年回忆之八）

文化生活：

周末的大车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大门上着锁，明亮，静谧。突然间，播音器轻轻响起巴基斯坦的《春之歌》，孟贵彬的《草原之夜》，武旭云的《草原牧歌》，王树理吴秀云的《敖包相会》，捷克维·哈努斯双簧管



独奏《牧羊姑娘》等一首首旋律优美的歌曲，绝对原装，绝对正宗！几个兴奋的小脑袋挤在车间广播室，偷偷地播放着“破四旧”时保存下来的老唱片，一遍遍贪婪地欣赏着。这就是七十年代某个星期天发生在陕汽机修车间的一幕。唱片是我从哥哥部队带回来的，大概是他们军管时没收的。

文革期间音乐大多是枯燥的，有一部分又是优美难忘的。

我说它们是枯燥的，是指那些纯标语口号式，政治任务式的作品，典型的就那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点艺术修饰也不讲，中间还插入数段呼口号一般的道白：就是好！就是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斗气，抢白，难听刺耳至极！

我说它们优美难忘，是指不少造反派的作品，为了打出本派的名声，集中了本派最优秀的创作人员，绞尽脑汁创作出优美的作品（我只是指的旋律），力图压倒对立派的作品。典型的如《毛主席诗词组曲》。毛的诗词当然非常优秀，字面内容在文革中绝无被对立派别揪小辫子之虞。因此新老三军（陆海空三军驻京部队革命造

反组织)各创作了一组,以文化部为主的中直机关造反派当仁不让,也搞了一组。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首比一首好听!我们乐得享受,以至于现在虽能牢记其旋律,竟记不清每一首好听的歌属于哪一组了。

其他好听的曲目还有吕文科主唱的《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又名水兵的光荣);还有大型歌舞《井冈山的道路》等等。

我从小喜欢音乐,信奉“音乐在,故我在。”二十岁前后,正是博闻强记的年代,我竟能把它们总谱中的主旋律从头到尾背下来。艰苦生活中时常哼唱,其乐陶陶,不觉黑高粱之食苦,无视挖土方之活累。这些美丽的旋律伴随我度过了那个浑沌,呆傻的年代。

刚进北汽不久,就赶上了某红卫兵组织来给工农兵慰问演出,忘记是哪个组织了,忘记是谁联系的了。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八中的学兄康健唱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嗓音非常浑厚;师大女附中一位唱的“暮色苍茫看劲松”,嗓音圆润可人;还有一位身材很高的女生独舞“铁锁黑牢锁不住我一颗红心向着毛泽东”;另外还记得有工具车间的师兄弟小于唱的京戏“小常宝”那也是非常地道。

顺便说一句,康健是老高二的,后来很有发展。听说后来当过四中的体育老师,被空政录取过,最后进入中央歌剧院,主演过《卡门》,在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副院长任上不幸病逝。我仰慕幺红的唱腔,特为她写了一首《月光》,不待我送给康兄审看,就听说他住院了。我去西郊肿瘤医院看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不久因骨癌去世,惜乎英年早逝。

在北汽设备厂时,有一年迎接国庆,让我们年轻人准备节目,记得是北汽的大学生周远济,与我们大师兄陈大军负责。我们选了一些当时最好听的文革歌曲,其中包括刚刚新鲜出炉的《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里边有大段大段 3/4 拍节也就是圆舞曲的旋律,“幸福的伽耶琴在海兰江边激荡,”相当的优美。排练时并无领导审查,正式演出后,却遭到了设备厂党总支书记 XXL 的严肃批评:这都唱的什么呀?崩擦擦的,我们工人阶级都不爱听!其

实演出时，台下静悄悄的，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好像工人阶级都很爱听。

后来到陕汽，这里更是人才济济，音乐方面也不例外。底盘车间的吕勇就是一个天才！一个工人，竟写出了《陕汽组歌》总谱，并利用自己的音乐指挥才能，成功指挥了职工业余演出队多场演出，不能不让人叹服！

最精彩的是在厂工会及吕勇等组织下，陕汽职工自己排练的《长征组歌》，使我终身难忘！一排排风华正茂的男女青年，穿着朴素漂亮的淡蓝色衬衫，每人所持竹板上飘动着鲜红的丝绸彩带。一板一眼地唱，身体整齐地按韵律摆动。使我看着如醉如痴，感动极了！

离开陕汽以后，我见人就自豪地说，你们知道么？我们陕汽职工排练的一台《长征组歌》，水平比战友文工团的一点不差！这么说的确有点过，但是我观看演出时的亲切感，绝对是最强烈的。那时看演出是没有座位的，我几乎场场不落，包括最远的铸工车间。

“活捉了那个敌酋牛师长”一段，由我们车间的耿庆元演唱，学那四川口音字正腔圆。背着个草帽，斜插一把大刀，扮相也跟真的似的。他是我们师兄弟中最早融入陕西文化的，一进沟就说得一口流利的陕西话，最后终于娶了一位关中美人。

可惜啊！当年无法留下任何录像资料，哪怕厂里能保留下这台节目的录音也好！

体育生活：

我最引为自豪的事，我们大修工段的体育成绩是全陕汽厂最棒的，每逢与外界的朋友谈起此事，我都如数家珍：工段拥有一名陕西青年篮球队队员——朱立荣，一名宝鸡地区排球队队长——陈大军，工段一队加盟一位外工段的王绍华赢了由各车间篮球队长组成的厂篮球联队1分！全厂五四青年接力赛跑我们工段是团体冠军。

五四青年接力赛我也参加了，只是不计成绩。各队必须参加规定人数，但只计算前几名的成绩总和。个人短跑速度成绩最快的是我们工段的小个子戈以成师兄。对外篮球比赛时，我们工段大军的强力抢断，大朱后场摘篮板，然后迅速长传给高速前插的老戈上篮得分，成为最常见的亮丽风景。我们大修工段体育太强了，如果组建“段队”，我连三队都进不去。

有一次，我们几个单身汉（丁子、朱子、我还有小付），到沟口家属区帮师傅搬家。回来路过发动机车间，看见人家在打篮球，我们几个工段“三队”的弟兄互相使一下眼色，跟他们玩玩？玩玩！对方欣然同意，对等也上四个人，说好了打多少分。

一会功夫，霹雳啪啦就赢了！“走啦！”不等对方反应过来，拿起衣服拍拍土就走了。

走出一段我们才笑出声来，按现在话说，那叫一个“酷”！

其他诸如羽毛球，排球，乒乓球都不错，只是成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各种体育奖状挂了车间会议室满满的。

羽毛球对场馆的要求很严，除了地面平整外，还要求相当的高度以及不能有风。但这对大工厂来说，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各车间中间的安全通道足够用了。所以羽毛球是开展最普遍的活动之一。

底盘车间一位老华侨陈宝财在印尼时球就打得十分了得，只是年龄大了体力差些。有一次全厂羽毛球比赛不幸碰到了我们陈大军。一方经验丰富技术熟练，一方年轻气盛作风顽强，双方呈激烈胶着状态，很快老陈已气喘吁吁，小陈也是满头大汗。老陈的妻子是我们机修车间技术组的张珍如，心疼地说，大军啊，你就让着点他吧。大军一边艰难地比赛，一边喘着粗气执拗地说：“你让……他……输我……不就得了？”把我肚子都笑疼了。最终还是年轻人胜了。

成绩排序常常是变动的，比如韩进生原来不是羽毛球厂队的，但他后来连续打胜了多名厂队队员，自然被提拔进入了厂队。我们工段在篮、排球，赛跑等项目上，始终是名列前茅。

厂里很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陕西女排当年在全国成绩很好的，我记得也被邀请来与厂队进行友谊赛。这对各车间职工的排球活动是个极大的促进。

陕汽丰富的文体生活，展示了那年那月青年工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对在困难条件下的三线生产、生活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发表于 2008.3.3 德馨博客）

关于“血统论”的回忆



(遇罗克——血统论的牺牲者)

文革中颇多怪论，都很伤人。著名的“血统论”恶极一时，害了很多。它曾广泛左右着人们的立场和观点，空前加深了各阶层人民的“阶级对立”。没受影响的人不觉得什么，受影响的人严重影响其一生，令人痛不欲生，有的甚至造成家破人亡。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了：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立即产生“轰动效应”，迅速传遍了全市，乃至全国。文革前在农村已有的按阶级划分的等级观念，这时候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界。“革命小将”立刻被分为三六九等。

只有出身“红五类”（定义）的青年才可以参加红卫兵；一般出身的人只能参加“红外围”；出身“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资）的人则只能“靠边站”。

“阶级队伍”并非一成不变的，否则怎么能符合辩证法呢！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各支队伍都在不断地“大分化，大改组”。例如：“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不断被揪了出来，成为了人见人批的“走资派”，“黑帮”，他家昨日还趾高气扬的子女立即灰溜溜地交出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

有的人原来自诩为出身“赤贫”，当年逃荒“挎小篮”出来的，现在被对立一方的造反派组织查出，原来是逃亡地主！当然是“挎小篮”出来的。

一时间，中国大地被“血统论”折腾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人们互相残杀，争斗打伐，六亲不认，人人自危，争着向领袖表忠心，唯恐站错了队。

这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父亲是革命干部（未被打倒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你说孙辈该是什么出身？笔者的姑父就是背叛地主阶级家庭，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其父在原籍缺衣少食，混不下去了，找到他当政委的军分区，他拒而不见，还是部下看不过，给了老人300元钱打发走了。

破四旧时，北京一位骆姓红卫兵女将，虽然父亲是高干，但姥姥却是地主成分。豆蔻年华的女孩居然把姥姥被她用皮带暴打时的惨叫声录了音，与革命战友共同欣赏！以此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人性，何以被吞噬如是哉？

1966年8月1日，这副“血统论”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高等学校贴出，像核爆炸的链式反应一样迅速引起轰动。由此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斗争迅速引向全国，恶劣影响渗透到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旮旯，并且顽强地延续了许多年。我们地处山沟的三线汽车厂也不例外。

在北京八中读初三时，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和王俊，王复明很说得来，还曾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我出身职员；王俊父亲是五机部的正处级老干部，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成黑帮；王复明出身中国书店的资本家。67年底中学生开始分配工作后，我们一起去西城区委参加动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会，目的地是黑龙江虎林。我们都跃跃欲试，好想来到这“反修”前线。可惜正因为地处边境，所以只批准了我和王俊。

三缺一？这可不行！我们两个也不去了。

68年2月，才有了陕汽的招工指标，我们三兄弟又一同报了名。结果因为是军工企业，仍然没有批准王复明，（我不明白其他出身不好的师兄弟是怎么入厂的）。

这次我和王俊不敢再耗下去了，王复明也很悲观，极力赞成分手。我们去陕汽后不久，他终于去了遥远的青海铸造厂。后来政治形势松动后，他以在国外出生的有利条件去了美国，读了双学历，拿了绿卡。然后回国进入外企。“出口转内销”了。八十年代，我收入150元人民币时，可恨他竟然收入1500美元来气我！

陕汽的师兄弟汪异人，相貌堂堂，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为人友善，助人为乐，工作积极努力，为人随和，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按说这样的人品一定是党员，还会很早就被提干。但他不爱说话，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郁郁寡欢。一般人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后来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有一天，大概是周末，人们都出去玩了。不知为何事我来到他宿舍，好像有个军人到他宿舍访友。我突然闯入他们所住的席棚，意外发现他一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照镜子。不知把谁的军帽戴上了，上边有鲜红的五角星。他神采奕奕，镜内镜外一对英俊威武的军人。我终于偷窥到了他的内心。我被震撼了，我被感动了，我为他深深地惋惜，他如果在部队，一定是个“好样的”！谁没有爱美之心？谁不想积极上进？这个“血统论”，唉！

出身好的可以参军，不参军在厂里也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的出身是职员，不好不坏，在北汽时，那年厂里发布了征兵的通知，那个年月可是非常光荣的事，青工们都踊跃报名。在下也非常想去，晚上在家里写决心书，听说写血书可以明志，但是拿着缝衣针对着手指迟迟下不了手，用牙咬或用针扎都很疼。最终还是用针扎破了手指，用蘸水钢笔蘸着挤出来的一点血写了“我要参军”几个字，算是血书。交上去后，虽然受到了表扬，但是终究没有当上兵，大约还是血挤得太少，心不诚的原因。反正那批入伍的青工全部出身“红五类”。

张玉浦，西安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与我们几乎同时进厂，也在大修工段，与大军是同一个师傅。后来我们都到了陕汽，仍然同在机修车间。老张非常能干，我们一起在大型设备安装中摸爬滚打，车身车间重型跨遍布我们的足迹，那时是分不出技术员和工人的。

在陕汽入党也要按出身排队。车间党支部书记 WZL，此君中“血统论”流毒颇深，虽然是他发展我入党的，虽然他是我师傅，虽然我们是朋友，但在回顾历史时，我无法“为师傅讳”。我们（大军、大苏、老郭等）一次次向他进言，老张早就应该发展入党，但他就是固执己见，“严把质量关”。甚至在大厂提拔老张为我们设备科负责人后，他仍不松口，而且反问我，“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帮他说话”。

我们这位师傅，当年真是不可理喻！他主持支部大会时，必要做在正中间，八面威风，任何人不能随便插话的。我记得有一次老人家又发表谬论时，我忍不住顶撞了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在谈到建立基干民兵队伍时，老人家说，出身不好的同志，即便组织上让你加入基干民兵，自己为了纯洁队伍，也应拒绝加入。这真是奇谈怪论！既然“组织上让你加入基干民兵”，那不说明你已通过了“政审”？我忍不住插话，难道自己还不相信自己拿枪对准谁么？

他很生气，没想到会有人胆敢插嘴。反驳我时，气得有点语无伦次。

“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么！”（气得都把毛主席语录背颠倒了。再说这条语录正好能旁证我的立论。呵呵！）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极左”笼罩下的政治空气越来越宽松。后来，我这个职员出身的人也被许可加入基干民兵了。后来甚至当上了武装民兵。现在的青年可能不懂，当年民兵分三个层次，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装民兵。从人数上来说，越来越精干；从标准上来说，政审要求越来越严格。比如说，各车间各是一个普通民兵营，绝大多数人都在此册（毛主席要求全民皆兵么）。全车间建立一个基干民兵连，连里还有个武装民兵排。我曾被任命为普通民兵营的副营长，同时兼基干民兵连的副连长；武装民兵排的副排长。（同步的三项正职好像是工人出身的刘明明）真有意思！打过几次靶，大概是80米卧姿有依托。我第一次三枪打了16环，第二次居然打了29环。

我认识的那家辛庄农民老陈，原本也不是农民，其父原来竟是太白县一家著名的中医，古道热肠，文革前颇受百姓欢迎，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文革前后，我曾数次到农村劳动。我太清楚成份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了，一代延续一代，成份永远无法改变！村民开会要区别参加，招工，入学等等都会有不同的待遇。

老陈在原籍就不幸为地主成份。（大概他爷爷曾被划成地主），他考中医专业大学未被录取，为追求成份的“赤化”而入赘外县贫农家庭，这样才来到了辛庄，老老实实当了一辈子农民，避免了在原籍日夜被监视劳动，祖祖辈辈不得翻身的厄运。

俱往矣！文革过去了，“血统论”也过去了。70后的人已很不清楚那段历史，甚至一些60后的人，看过“伤痕文学”或此类

电视剧后，都曾问过我，“文革那会儿的情况真是那样么？”我只能苦笑点头。

张玉浦兄稍有坎坷，还好，现在已经统领着一个年产值过百亿的大企业集团；王复明，先是被我们同情，后来我们被他同情；而汪异人、老陈辈的人生轨迹恐怕再也无法重划。我另一位中学同学伦正己，文革之初与全家一起被押送遣返原籍，至今下落不明！每年春节同学聚会忆及此事都非常感伤。以上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我不认识的千千万万受“血统论”之害的人的命运，更是不知找谁说理去！

历史潮流当真是不可阻挡，我经历的那些历史事实已绝对不可复制。但是回忆与再思考还是必要的，省得以后还会有人制造出新的变种“逆流”来。

（发表于 2008. 4. 9 德馨博客）



（与大师兄——张玉浦董事长合影）

关于“人性论”的回忆



（1968年春北汽设备厂极左学习班）

文革既然要大搞阶级斗争，就要狠批“人性论”。简单来说，批判“人性论”，指向的就是不分阶级性的“博爱”精神。我理解这里边有两方面的含义。一层意思是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另一层意思是对自己人不能太温情。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勉励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的一句玩笑话：“要武嘛！”立即被全国军民加深了解——曲解。

先贤雷锋有四句话，“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有些后人也在曲解地引用，学习。

“敌人”是谁？文革前我们所知的敌人就是帝修反，除了在战场上，是不应该从肉体上消灭的。文革来了，敌人就大大增加了。

文革破四旧之初，有位骆姓女红卫兵，父母虽然是革命干部（否则她无法当红卫兵），但是姥姥却是个地主婆。为表革命立场，她竟然用皮带暴打之，更有甚者，她还录下姥姥的惨叫声展示给战友们一起欣赏。是可谓批判资产阶级“人性化”到了极致了！雷锋叔叔如果活到文革，一定会因对他所指敌人概念的肆意延伸而生气的。

文革动枪动刀的武斗我居然没有见过，但是本校确有红卫兵破四旧时抓来社会流氓，用学校民兵操练时使用的带橡皮头的木枪向其胸上练习突刺。夜半，流氓呻吟口渴，说胸口热得很。看管的红卫兵人性发现，喂其喝水，不料却致死死亡。事后医生说，过分钟内热绝不能喝凉水。从此我深深记住了这个医学原理。

当人性起作用时，“敌人”的界限就会模糊，例如妻当红卫兵时看管学校“走资派”，偷偷为她给家人捎东西带信。

文革后的老电影《巴山夜雨》也向我们展示了文革中宝贵的“人性”一面。张瑜主演一位原则性很强的公安便衣。她押送的被打成反革命的男主角，意外遇到失散的亲生女儿。当“我是一个蒲公英的孩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歌声响起时，银幕内外，顿时泪飞如雨，温情四起。“张瑜”在周围群众鄙视的眼光下，最终良心发现，于凄风夜雨中放走了这对可怜的父女。

批判“人性论”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人与人之间不能太温情，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留情面。延伸到一般工作中，就是要工作第一，

人文关怀第二。著名的口号“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体现的这个精神。大庆石油会战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后人常常把“创造条件”删掉了，这句革命英雄主义的箴言就变了味儿，成为了不顾客观条件蛮干的同义语。

1971年我们来到了陕汽基地，单身宿舍还没有完全交工，女工可以住在刚交工的宿舍楼里，男人们就只能暂时住在车间席棚。这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军车会战时，各车间都分到一部分加工任务，为了赶上为“十一”，“元旦”之类向党献礼，许多人都能任劳任怨连续工作几昼夜，这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认为这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理解的，能够忍耐的。

大约在74年年底，厂里组织完成40辆军车总装大会战时，我奉命带领一批大修钳工到总装车间支援装车。（大概因为组装机床与组装汽车相近吧。）当年陕汽总装车间只有那么一条流水线，9个工位，运行节拍45分钟。我们分在不同的工位，由总装车间的工人带着，45分钟内要把本工位工作做完并检查无误。到点一声铃响，流水线就要移动一个工位。各工位工作量必须平衡，万一滞后，就要追到下一个工位补完。就在这个时期，我结识了总装车间大薛，韩厚刚，杨加林等许多朋友。当时王克相师傅负责安装全车电气线束。

当年汽车总体质量还很差，第九工位的车子应该是成品车了，铃响前，应该把发动机发动起来，然后开下流水线。结果有不少车子需要推下来，拖到一边慢慢调整。

大家夜以继日地干，实在太困了就轮流回去睡一会。元旦前夜，终于把40辆车全部“弄”下了线。人心思“睡”，人心思“过节”。我正要宣布让大家回去休息，结果厂革委会副主任FXT把我找到一边，先是对我们的支援加以肯定和鼓励，然后要求我明天早上组织支援的同志们集中学习，总结好人好事上报。我立刻回答说，别呀，还不让大家赶集买点过节的东西？

事后得知，冯主任对我们车间领导说，想不到他还挺“人性论”！因此我在领导眼中不堪大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评价自己“人性论”。现在回忆起这么多年的言行，果然是颇“严重”的！

比如，寒冬腊月我带队乘大解放货车前往十几公里外的货场提货，驾驶舱我会让一个岁数大的老民工坐，而我和大家一起站在后边车厢顶风前行。

有个出身不好的师兄弟许利泉，非常积极要求入团，最终，在他最后一个生日前，仍不能解决外调（现在人无法理解）问题而再无可能入团。他生日在一个周末，晚上我特意从沟里走到沟口他家，安慰不叫安慰，串门不叫串门。默默无语，心照不宣，互相拉手就那么坐着，我为他深深的难过。

有一年只有40%长级指标时，我两次和领导干仗坚决要让。领导说，不行！这是树什么人的问题。还骂了我一句很难听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年，还住在沟里单身宿舍，夏天的一个周末下午，我记得骄阳似火。伙伴们在打扑克，我的腿碰伤了在午睡。这时窗外大喇叭里广播说，有个民工在沟口厂医院急需输血，……

我果然“人性论”么？也不尽然。

刚参加工作时，北汽两大派武斗刚刚结束2个月，胜利的东方红一派掌大权，三天两头批斗失败的革联一派。我们学员也被要求“积极参加运动。”

后来分给我的师傅郑金木就是革联的，（早些年已去世，未能回京送葬，深感遗憾。）他是解放后响应周总理号召从日本回国参加建设的老八级工。几个月后，有一次我工作没做好，他狠狠叱我一顿，居然还记得我在批判“日本特务”郑金木大会时，呼口号“可卖力气了！”

71年我当青年突击队队长时，妻也曾是我的队员。婚后经常说我“够狠”！她说我分派女工班做男人的重活——铲石头子。“我

们已经够卖力了，还说我们干得慢。”来例假了，也不懂得照顾一下。这就是在批评我不够“人性”。我辩解道：我哪里懂这些！（我这也是实情，在学校时没有学好生理卫生课哦。）

其实人性，人性化，人性论这些概念中的褒贬含义不太好界定，关键看时间，地点，条件，背景，动机，经验，方式……，人们赋予它何种内涵。实际上，每人都会有自己可能与别人不同的认知和判断标准。用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凭着良心做吧！

进入中老年后，我常和孩子讲，在我百年之后遗体捐给医学院学生们练习解剖，充分利用后，火化海撒。把“人性论”进行到底吧。

（注：题图后排右一戴帽子者即为我当年那可敬的、正受批判的师傅郑金木）

（发表于 2008. 4. 19 德馨博客）

1976 年地震的回忆

1976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文，地理均产生了重大动荡。

1 月 8 日，7 月 6 日，9 月 9 日，共和国竟然在一年内同时送走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 3 位最伟大的领袖人物。

4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规模宏大，象征对文革反思与批判的著名的四五事件。

7 月 28 日，唐山市发生 7.8 级大地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罕见的一次城市地震灾害。顷刻之间，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化为一片瓦砾，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财产遭到惨重损失。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地震破坏范围超过 3 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长达 14 个省、市、自治区，相当于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地震共造成 24.2 万人死亡，16.4 万人受重伤。在如西安般遥远的城市甚至都有震感。

8 月 16 日和 23 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又相继发生了两次 7.2 级的强烈地震。虽然地震只是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加之震前已有预报，人员伤亡仅为 800 余人，但是由于刚刚受唐山地震的影响，人们普遍产生了严重的恐震心理，从而出现了惊慌、外逃、外迁、跳楼现象，给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同时地震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加剧了社会不安定状况，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厂矿停产现象。

当然，这一年也并非全部是负面新闻。秋高气爽时节，传来一个好消息：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捕，亿万人民在经历了 10 年动乱和空前的地震灾害后，终于迎来了从心底发出欢笑的一天！

陕汽虽然地处西北山沟，由于是由北京汽车厂包建的，人员构成绝大多数是北京人。唐山大地震时，在距震中 140 公里的北京，也有很强的震感，少量建筑受损。北京的家人纷纷把地震的感觉用

信件，用长途电话传了过来。一时间厂里人心惶惶，许多人纷纷请事假回北京探望，帮助家人搭建抗震棚。

那时候工资低，每年一次的回京探亲假都是计划好的。赶上这计划外的回京行程，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有的搭乘厂里回北京办事的卡车，有的没钱买票而“蹭”火车。这种情况下，回京的火车人满为患，经常在我们这个蔡家坡站停车而不开门，不开窗，被逼急了的人还发生过砸开玻璃窗强行上车的所谓“袭击列车”事件。

事情发生在我一位师兄身上。老兄受到了极不规范的“专政”，关在了蔡家坡，那些天被轮流带到附近各厂大会批斗，颇受了一些罪。

北京到处搭起了抗震棚，一般都是单位出料，自行施工。我父亲供职北京市电话局，发了几根长长的木料，我探亲在家，是我骑着自行车到电话局扛了回去的。

现在北京所有的院子，差不多家家户户搭有抗震棚，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环境治理的后遗症。前些时候有传言，奥运会前都要拆除，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些棚屋早已成为了各个家庭正式的一部分居住面积。由于文革，生产停滞。人的再生产却不会停滞。青年人要结婚；小孩子要长大；新生儿要出生，住房的生产再生产却在原地踏步，供求关系怎能不突出呢？

我家的抗震棚主要由姐姐姐夫搭建的，我回京时，都盖得差不多了。当时附近住着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他家正在装修，因此外边堆满了砖头沙石等，附近居民搭抗震棚多是从这里取料。

有一次姐姐刚装好一车砖头，“咔咔咔”跑来一队士兵，隔不远一位站上了岗。姐姐吓得不敢再动，心说偷点砖头也不至于逮人啊！（逮你还至于动用解放军？）不一会红旗小轿车开过来她才知道，原来是副总理回家看装修进度来了。后来从有关部委同学那里得知，由于装修超计划，副总理还在中纪委作了检查。街坊们听说后心里很不落忍，毕竟满胡同的邻居都有责任。

老天爷真够折腾人的。唐山——北京地震时，北京的家人们，包括很多老人都认为三线内地比较安全，（吓！这是地壳运动，又不是外敌入侵）纷纷躲到陕汽逃避灾难。万没想到，半个月后陕西也震上了！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四川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 7.2 级的强烈地震。这着实让这些北京人再次受到一场惊吓，听说厂里确实有从楼上跳下来摔伤的。

松潘——陕西地震时，我们都还年轻，二十多岁小伙子，一般都不在乎。地震发生时是在傍晚，当时大家正在单身楼里打扑克，“当当当”象是谁在敲东西。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地震了！”大家叽里咕噜，嘻嘻哈哈地就从楼梯跑了下去，我没看到谁有害怕的样子。

亲身感受了地震，这里也乱了起来，全体停产抗震，各车间分厂成立抗震领导小组。当时机修动力是一家，我们的抗震领导小组由党支部副书记郭洪武任组长，我和动力的老田任副组长。晚上我和老田到所属各车间厂房及各氧气站，空压机房，水泵房等处检查。其实震中离我们这里很远，各处基本没有受损。

但是生产已经停了下来，首要工作是搭建抗震棚，安置职工从楼里搬出来。我当时一边动员大家搬出来，一边自己迟迟还舍不得离开宿舍楼，毕竟楼里休息条件要好多了。后来我搬出来后也是住进了车间二楼会议室，美其名曰民兵值班，因为我当时还是民兵副营长。（全厂是一个民兵团，底盘赵望平是民兵团的负责人之一，每个大车间组建一个民兵营）。

机动车间的抗震棚规划在游泳池一块，工具车间北坡一块。首先是到眉县的安乐镇去买稻草，附近只有那里盛产水稻。58 年参加工作的闫振德师傅开摩托车带着我。一出高店，就开始教我开，我生平第一次驾驶机动车。高店附近有坑洼不平的土路，过去我骑车来过，过这个小坡时要加劲蹬一把。这次驾驶摩托车经过它时，轻轻一转油门，噌地就窜了过去。哇！太爽了！生平第一次体验了

什么叫机动车，根本不用费一点力。这个印象如此之深，使我从此迷上了开车。

稻草买回来后，就是组织大家编草帘子，地铺，门帘都用它。大家住进去，就像中学下乡劳动在老乡家住通铺一样，热闹非凡。全厂除了游泳池外，从沟里到沟口，路边遍布各车间的抗震棚。这有一点不好，为我后来挨批评提供了条件。

事情是这样的。自从我迷上了开车，首先当然是这辆摩托车。夜里一般就停在车间，每天晚上我以值班名义住在车间会议室。抬头低头看着这辆“幸福 250”就痒痒。终于这天夜里，月黑星稀，厂区静悄悄，我把它开了出来，沟里沟口来回几圈练了个够。把车停回原处后，我就回到会议室安然入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叫醒了，我们的郭副书记，生产副主任吴国祯等人严肃地站在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开摩托车出去了？我开始一口否认，没想到她说，我摸排气管了，还是热的呢！（这老大姐，真是块当侦探的料！）事后被逼无奈，只好写了个检查。

原来，在我开车回去睡觉时，厂部值班电话乱成了一锅粥，沿途抗震棚里的人都被来往不断的摩托声惊醒了，纷纷往厂部打电话问情况，是否震情有发展，情况紧急？厂里立即往下查问，配有摩托车的单位没几个，一下就把我查了出来。郁闷！

这时正是西瓜收获的季节。陕西的西瓜很有特色啊，有一种叫“三白瓜”，白皮，白肉，白籽。很好吃，不知为什么现在不见这个品种了。

这天下午，突然间阴云密布，不一会，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这是夏季常见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大家反正也是因为地震而停产，都躲在车间里赏雨景。阵雨过后，天空湛蓝如洗，夕阳仍在高照，空气非常清新，远处山坡上的瓜地一览无遗。此情此景下，大家的情绪好极了。（本来地震就没怎么影响这里）

这时，不知是谁突然提议，雨后西瓜价格会跌，当场大家就撺掇工会去拉西瓜，工会是负责这类福利事宜的。财务人员并不在

场，同志们就急不可耐地凑钱，大约凑了不到 100 元，司机小陶正好在，一起开着解放车就去了。

年轻人干这类活效率一般都比较高的，太阳还没落山，一车西瓜就拉回来了，就卸在了会议室，我陪它们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分的。你猜总共花了多少钱？好家伙！满满一车西瓜 3000 斤，只花了 69 元，算是 2 分 3 一斤！后来再也没有买过那么便宜的西瓜，我记得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西瓜！

不知过了多久，地震警报终于解除了。

这天，我带人拆游泳池的抗震棚。那天不知为何，内行的老起重工常寿禄师傅不在，当初是他带着我们搭的架子。我冒冒失失地认为拆脚手架大概与安装脚手架差不多。

26 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于是几个人就拆了起来。当只剩一个直角时，数米高处，架子上只剩了我一人，拧开最后一个铅丝节后，只觉得腾云驾雾起来，身体随着一扇衫篙架子缓缓倒下，我手疾眼快，纵身一跃，远离这排架子跳到了地上。有惊无险，自我感觉颇良好，像燕子李三一样！

全厂开始恢复正常生产秩序，那次地震成为了我永久的记忆。

（写于 2008-7-28 唐山地震 32 周年）

（发表于 2008. 7. 28 德馨博客）

一个草民向善之路

资产阶级大革命硝烟过后，六个大字写在了革命的旗帜上：自由、平等、博爱。

其实，博爱始终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亿万善良的人们一生都在孜孜追求向善，并以见贤思齐的态度不断互相学习，不断完善和进化着自己。

博爱并非洋人的首倡。我们战国时代墨家就有“兼爱”的论述；唐朝韩愈《原道》就有“博爱之谓仁”的说法。

博爱是以爱人为基础，包括爱集体、爱祖国、爱人民、爱生命、爱人类的生存环境、爱大自然、爱人类的劳动创造、爱文明进步、爱一切真善美的事物。我们可以看出，博爱首先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没有爱心什么都谈不上。

另外，博爱还是一种精神，因此不分奉献的早晚，不分范围的大小。如果说，人类的博爱精神是大海，那么海水就是由天文数字一样的大小个体爱心所构成。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失去了无数的小善，就没有人类的大善。

草民是个老三届，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了，没有高学历，没有炫目的事业，近乎“平庸”。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辈子只是一粒尘埃，但他要做个好人。他从淘气的孩提时开始，努力凭着本能在书写着自己向善的一生，孜孜追求的是真善美，所作所为的唯一标准：是否对他人无害。

他的向善之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小时候嘴馋，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东西不算吧？小学三年级时，因为碰巧写了几篇5分的作文，学校就把上级发下来的景山图书馆借书证发给了他。王尔德写的童话《快乐王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十年后他写的一篇歌颂真善美的诗歌里，还有“像快乐王子之心，永不融化”的诗句。

大约小学四、五年级时曾经逃票进红光电影院看电影，后来好长时间心里感到纠结，终于有一天，他匿名写了几行歪歪斜斜的道歉信，夹上5分钱的票款，塞进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就跑了。他感到了诚实的快乐，这种快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他在向善之路前行。

不久，雷锋这个好大好的榜样出现了，在我们国家形成了一股股极其强大的向善的旋风。它的风力至今也没有减弱，至少草民还在这么坚信着。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义工活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上中学，他学习雷锋做好事，给学校花坛松土，擦拭教工宿舍楼的楼梯扶手……，他把每天做的好事记在了日记上。有的同学说他是拍老师的马屁，他心里难过。

后来在入团问题上出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他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世界观的修为，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事情是这样的：14岁多时，他的入团问题本来已经提到了日程上，入团志愿书都填好了。后来不知啥原因好一阵不见动静。有一天，他忍不住问书记同学“老蔫”，啥时候开发展会呢？书记问他你着啥急啊？他老实地说，希望在15岁生日前解决。

支委会紧急开会，认为他入团动机不纯，暂停发展。

他终生不会忘记，像个老学究一样的书记同学那次低头低声低气通知他的样子。他很难过。但是经过深深的自责，全面的反省，他由衷承认，团支部的分析是中肯的。他甚至反思到，做好事擦楼梯扶手也有些问题，你咋不擦学生楼的扶手呢？那里更脏啊！

后来草民反思得有点过分，甚至认为雷锋也有点遗憾，雷锋做的好事干啥要写到日记里呢？做个纯纯的无名英雄多好！他决定，今后好事要继续做，但是不记到日记里了。他给自己立了一个原则：今后做任何事情都要扪心自问，动机纯不纯？你还别说，这个原则他还真就坚持到了老年都不曾改变！他终生都把这次入团的挫折当做好事，认为这使他从此走向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不久，等不到团支部对他的考验结束，文革开始了。真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在这乱世，好人和坏人可能要重新划线，但是草民不怕，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做人的正确方向。

人家成立红卫兵组织做些乱七八糟的事，草民和几个知心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乱七八糟的事他也随大流做过，更多的是闭门通读毛选四卷；研读马列著作，思索形势。那是一个强闻博记的年龄，当时别人若问到毛的某段话，他常常能很快告诉对方在毛选哪一卷，哪一页。大段大段的原著他至今还能背诵。

草民也赶时髦自编自印了一张油印小报，写的却是对革命队伍中不良现象的抨击，报刊名称是“思想战线”，题头是毛的手写体。在那种大环境下，“左”对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那一段时间的学习对他的人生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18岁那年草民进厂当上了“产业工人”，心里美滋滋的。他不怕苦累脏，重活、危险工作他总是一马当先。有位司机出车祸大腿骨折，他被派去帮忙，每天接屎接尿精心照顾，（此前对待亲生父母也不曾这样做过，）这位司机非常感动！

他的学徒生活得到师傅们的认可，先后被评为北京这家大厂的第二届、第四届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这相当于现在的厂级劳模。厂革委会机关报登载过草民大篇幅的先进事迹。甚至该厂包建的三线工厂职工也在千里之外学习他的有关报道。

经过他的积极报名，终于在1971年夏受派支援三线建设。注销户口，离开首都，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到了设在深山沟里的三线工厂。没有宿舍，住在车间冬冷夏热的席棚里；没有大米吃，多数是吃劣质的黑高粱面。面对艰难困苦的物质生活，他没有一句怨言。唯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是和几位好友偷听孟贵彬《草原之夜》一类的老唱片，弥补极左环境下苍白的精神生活。

进沟不久草民就当上了青年突击队长，到山上挖高位蓄水池；铲石头块铺车间混凝土地坪；冒着刺骨寒风到货场搬运设备……。

在寒冷的冬天，他作为安装队长带队坐上敞篷卡车前往二十公里外的货场，每次都把温暖的驾驶舱让给同事坐，甚至让给年岁大的农民工坐，而自己喜欢挺立在后车厢的最前端，享受着寒风给予革命青年的廉价考验。

没有物质奖励的年代，他年年是先进；有了物质奖励后，多数年份都被他让出去，他见不得你争我夺的物欲场面。

草民早早就当上了“芝麻官”，却最终也没升到“绿豆”。大概因为他的领导对他的“官声”有过几次“不良”考语。

1974年元旦前夜，他们经过几个昼夜的突击，终于完成了当年的全厂重点生产任务，大厂革委会副主任要他召集工人们开总结会，他却把人都放回家准备过年，副主任对他分厂领导批评他“人性论”！

文革后企业的第一次长级只有40%的指标，竞争激烈。他身为工段调资领导小组组长，两次和领导“干仗”到脸红脖子粗，坚决地要让出去。

领导说：“不行！这是树什么人的问题。”

他执拗地说：“不是！党员、干部先长级，就是与民争利。”

气得领导骂道：你还叼着JB不撒嘴了！

看来是积习难改，他四十多岁时在一家工厂当生产副厂长，承接首钢三号高炉改造工程，带领全厂没黑没白突击任务。最后一天夜里，亲自指挥百米长的超高超宽的运输车队到首钢。那时没有手机，每艰难地转过一个弯道，他都要跑前跑后地指挥调度，还要不断联络开道的警车。天亮回到厂里，他让大家回家休息，自己擦把脸继续新一天的紧张工作。上级领导知道后，既心疼他，又指斥他“慈不带兵”！

在普通人眼里，却是另一种看法。

在三线时，一个炎热夏天的周休日，大家在宿舍或是打牌，或是午睡。突然厂广播站大喇叭响了，有个农民重伤后被送到厂医院，

急需输血。人们在犹豫，即便愿意献血，但是骄阳下的这几公里路，也会使人望而却步。

很快，趴在窗户往外看的人们发现，刚才还在牌桌上一起玩的他，已经毅然决然地走在了赶往医院去的土路上。大家议论说：看，这才是党员！

他这辈子只献了三次血。原因是年仅 28 岁就不幸染上了乙肝。回北京后，有一次看到报载血荒，他甚至天真地给有关医务部门打电话，争辩说，乙肝的血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抢救乙肝病人？

在当设备安装队长时，如果只需要一个人高空作业，他总是自己先上，让别人在地面做辅助工作。有一次安装天车时，就因为看闸的同志工作不负责任，他骑在 380V 高压滑线上操作时，有人误合闸，他在高空被电击，差点死于非命。他在专业上肯钻，危险关头又敢担纲，所以很得同事们的拥戴。

他认为向善，不可以一个人独善其身，还应当努力影响更多的人一起做。

在七十年代，他在工段组织过“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党团员骨干和群众结对互相帮助。

40%长级时，本来他女友是全厂独工种，也就是说，如果她生病缺勤，生产就要受到影响，所以她常常要带病坚持工作，那次女友很有希望优先长级的。结果被他说服不但不参加竞争，而且还帮助做其他人的工作。后来 100%长级时，又因为晚育难产而超假，结果拖延了许多年无法长级，这个后来做了他妻子的人为此埋怨了他一辈子。

儿子成年后，也被他动员义务献血，一次就献了 400cc。

人们也许会认为他这辈子拖累了家人，但是他在家里什么家务活都会干，包括给儿子缝制结婚用的喜被。中年时岳母脑梗，有一次大便失禁。妻子生性爱干净，刚一看，忍不住就呕吐一大片，他默默地收拾完这个又收拾干净那个。

进入中老年后，他回到了北京。年轻时的棱角并没有被岁月磨圆。还在到处找工作不成功的时候，见到街上有个壮汉酒醉打架，他毫不犹豫上前拉架，被人家推个大跟头也不罢休。妻劝他，你现在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管这闲事？他说，我不能看着流血打架不管！

他当生产副厂长时，勤政廉政，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常常月上柳梢头时，他敲开学校的大铁门，从老校工手里接回学前班的孩子。

有这样的父亲，真是苦了孩子。有一次不得不把孩子锁在家里。中午，孩子在家里吃完剩饭，爬到凳子上开电唱机，摔成了胳膊骨折，自行在胳膊上的痛点胡乱缠上绷带，哭着睡着了。晚上他们回家，才把孩子送到医院治疗。这事成为父母心中永远的痛！



对别人家的孩子，他却颇有爱心。1992年春，好不容易发了几百元年终奖。他想到不久前看到的希望工程宣传画上的大眼睛，立即拿出三百元捐助了一个失学儿童复学，第二年又办了一个。然后是每年春节给他们再寄些钱过年，平时还不断给他们写信，给孩子们学习、生活上热情



的鼓励。至今他手里还珍藏着 30 多封回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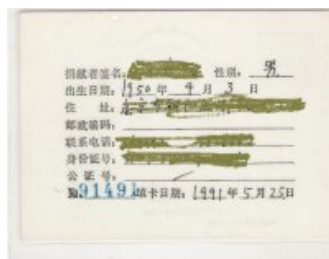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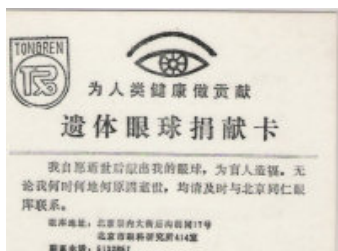
除夕夜是千家万户团圆欢乐的时光，对企业来说，也是安全工作最重要的时刻。记不清他多少次除夕夜是在单位值班了。九密一疏，有一次，他把保安值班室安排在了库房的对门，以为不会有啥事了。偏偏保安们吃着他送来的慰问品，喝着小酒，酩酊大醉后，被贼人偷走了十几个氧气瓶。

2000 年集团开运动会，他想起每次大型活动后一片狼藉的样子，当场起草了一封《环保倡议书》送到广播室广播，里边动容地写道：“日本韩国球迷在比赛结束后，他们的看台是最清洁的，这



在国际上已传为美谈。我们作为文明四区的创始单位，难道会比不上他们吗？”赛后他带领本单位职工，拉网捡拾了本区看台上的所有废弃物。（见左图）

草民还把爱心推及到百年之后。1990 年，他在报上看到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成



为我国捐献角膜第一人，逝世后同时帮助两名工

人重见光明的报道，非常感动。他知道妻子胆子小，就悄悄给同仁医院角膜库写了信。而后很久不见回音。大约一年后妻子才悻悻地

拿出深藏已久的回信，嗔怪道，这张黑体字的捐献卡给她吓坏啦！他得意地表示，百年后还要捐出遗体，供医学院学生实习练手。

人们发现，草民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仇恨。即便看待形形色色的无良之人，他也只有一种近似悲天悯人的感觉。

他认为，做好事要不分大小、不分身份，而且也不分心情好坏、身体好坏。前面说的半失业状态拉架是一例，下面还有几例。

有一次买鸡蛋，卖蛋老乡不讲理，非说一粒破蛋是他弄坏的，他无奈，只好买回去，心里自是憋屈。快走到家时，心里打的小算盘却出现了问题。35 元的鸡蛋，明明给了 50 元，对方却找给了他 35 元，看来老乡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笑呵呵地回去退给老乡 20 元。老乡红着脸千恩万谢。

2000 年时他做了心脏大手术，就是大开胸，锯开胸骨，心脏暂时摘除，血液体外循环那种。术后十几天，他就上班工作了。这一年他领导的支部还被评为模范党支部。在社区里，邻居们仍会看到雪后第一个出来扫雪的是他。大家并不知道他在单位是书记，也不知道他手术后不久。

在单位，每次有捐献活动他都要争先，他当个芝麻官，这个自不必说。退休后没了职务，他的心仍然随着灾区的报道律动。有时他主动到单位去问，发现单位没有组织，他就自己到所在区县捐助站去捐献。有时天冷了，妻也会主动收拾些衣物提醒他去捐。

许多时候，他的爱心捐助就是个寻常行为。他的驼毛大衣，捐给了内蒙雪灾；电脑捐给了太阳村的孩子们；足浴盆捐给了附近的敬老院；联想显示器，捐给了附近打工子弟学校。

谈到自己的善行，他总说是周围别人的善行在影响着他。他写的一首募捐歌，里边就记录着单位同事捐献一件质量很好的皮衣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才使得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善言善行不断发扬光大，社会风气不断好转。

草民是感性的人，他爱看《焦裕禄》那样的感人的电影，他爱看经过千辛万苦被拐卖儿童终于投入妈妈怀抱的电视记录。每当这个时候，他眼泪的闸门就会自动打开。

他不敢看贫困家庭被白血病拖垮的报道，也不敢看边远山区缺少老师的消息。草民知道自己的善行还远不够高尚，舍不得丢弃现有的小康生活投身山区去当老师。

从韩国旅游回来，他经常说，这回我可知道啥叫高素质了。“在国内我从来不开闯红灯，在韩国过马路等绿灯时，我一看别人都站在马路牙子上，只有我是迫不及待站在马路牙子下。哈哈”！

刚刚进入老年，不曾想妻也得了脑梗。四年多来，他们把上医院当成了家常便饭。许多次北风呼啸的冬夜，他和一大批人在各大医院的门口熬夜排专家号。打发时间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开笔记本电脑写博客。他发现，这是最不受生活干扰的写作时间。

他幽幽地意识到，多年来憧憬的安逸优雅的退休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使妻的病情保持稳定是他最大的愿望。妻在年轻的时候是个好强的人，现在生活受限，难免会有急躁情绪，所以他还要时时抖擞起精神，努力带给老妻乐观的环境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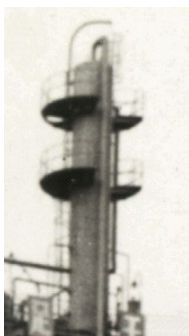
一看到报纸上讲哪里发生血荒他就着急。他一不信神二不信佛，但是他常常教育孩子要多做善事。结果孩子结婚前夕，一次就输血 400cc。自己澳抗阳性的血是没人要了，他就给孩子交代，百年之后不要墓地，遗体捐给医学院学生练习解剖，没有利用价值后，火化海撒。

无怨无悔的一生。这就是草民，一个随遇而安的草民，一个既不高尚也不低俗的人，一个终身不够真善美，而终身在追求真善美的人。

（发表于 2012. 2. 16 德馨博客）

红心映照三月雪 狂飙南下夕阳斜

（3.24 事故四十周年祭）



**纪念“三·二四”
40周年
1971 — 2011**

（德馨：本文作于纪念燕化 3.24 事故四十周年之际，曾发表于燕化《老苯天空》论坛。每年的 3 月 24 日，是我及家人永远的痛，我们深深怀念 40 多年前，在事故中英勇牺牲

的弟弟及孟师傅，同时也缅怀在 74 年 8 月 21 日事故中牺牲的其他英灵们，愿各级领导永远珍爱工人们生命，永远把生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再不要出类似的惨痛事故！）

1971 年的初春是寒冷的，北方四个月的供暖期好像很不够用，3 月初好像还在下雪，15 日过后，各家迟迟不肯停用室内取暖用的花盆炉子。

3 月 25 日下午，我正在北汽设备厂上班，厂革委会政工组的人下车间通知我：弟弟汪庆祥于昨日因公牺牲！让我立即回家。怎么回的家我也记不清了，是骑车？还是有人开车送我？我只记得我没有流泪，心怦怦狂跳。走出车间西门，我只深深地记得，西边的晚霞红得吓人。

我是 1968 年 18 岁时作为陕汽代培学员进的北汽，弟弟在 69 年刚刚 17 岁就进了燕化，当时叫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17 岁，

还是个孩子啊！按现在的劳动法，也许会定义为童工。文革时期，那时的一切都和现在不一样，那时的一切都为现代年轻人所不理解。有些事我自己现在想着都吃惊，包括我当时居然没有一滴眼泪，包括我居然还想着晚上回厂组织那个青工学习班。那时年轻人受的教育是：活一分钟就要战斗 60 秒。人人都想当珍宝岛的英雄。

虽说是在文革中，但除了初期的武斗外，普通老百姓很少受到直接的伤害。“死亡”这个可怕的字眼曾经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噩耗传来，我真的无法相信，很久很久反应不过来，脑子里顽固地想着当天晚上团支部交给我的任务：组织青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除了这个念头，大脑是一片空白。

后来第一次流泪是在一周后的上班路上，我站在穿过天安门广场的大一路公交车上，突然看到几个结伴骑车上班的青年工人。朝霞洒在青春的脸庞上，他们在愉快地说笑着什么。我突然觉得他们长得都像我的弟弟。刹那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哗哗地止不住。虽然无声，却足以使全车人惊异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这时我才真切地意识到，我再也没有亲爱的弟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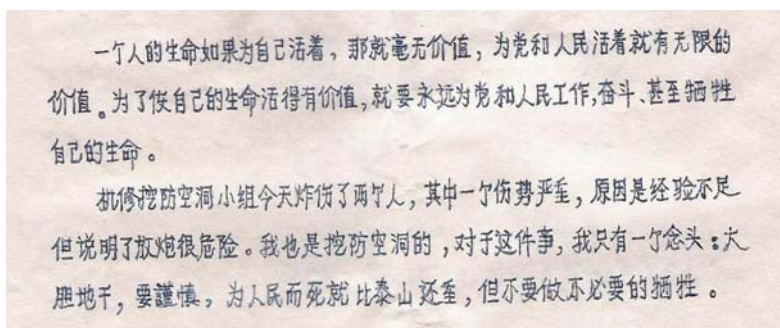
那年父亲 55 岁，还在上班。母亲没有工作，常年在家操持家务，非常辛苦，常常犯血压高。

小时候，全家包括姥姥共 9 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月能盼望两天好日子，一天是月中用糕点票买一次点心；一天是月底用结余的钱买一次肉。好容易现在所有孩子都工作了，家境开始好转，新的厄运竟这么快就降临到了我们的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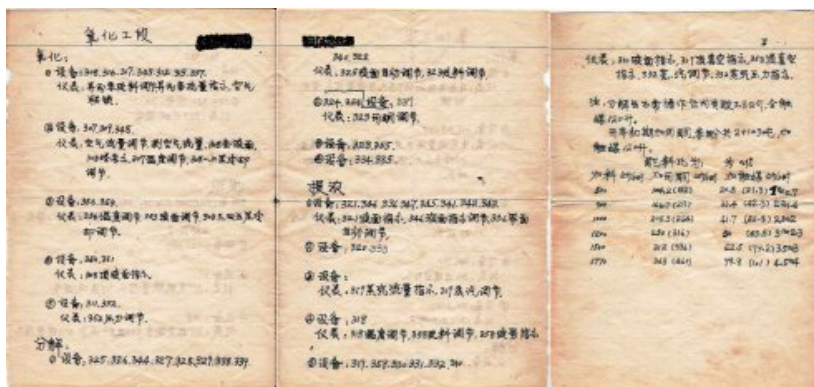
弟弟小时候绝顶聪明，我虽大他 2 岁，但淘气时常常被他耍弄；他学习很好，但常常故意耍妖蛾子，好几次用很小的字写在很小一个小纸块上完成作业，惹得老师请家长；他从小乐感很强，曾自创一首歌曲颇不难听，有一句是：我有一碗粥，不要咸菜不要酱油。……他的压岁钱不够买乐器，于是买了一个唢呐，居然也能吹出许多曲调。

17岁参加工作到燕化，立刻显得沉稳多了，每周日回城看望父母，主动帮父母做事情。姐姐生的小外甥女，是我家第三代的第一人，当然地受到所有人的宠爱。弟弟临牺牲前两天在家时，看着正在撒娇的一岁多的小外甥女，曾若有所思地说，将来我们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就看他们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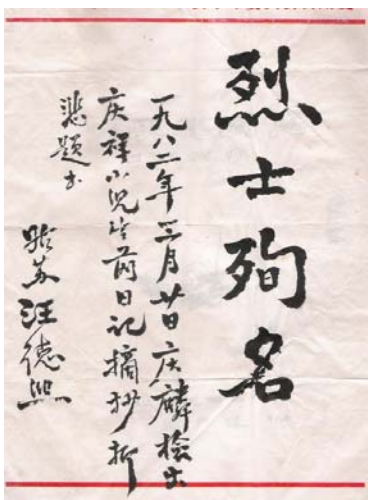
弟弟牺牲时19岁，刚刚出师。他们那个工作知识含量、技术含量都很高啊，放到现在，怎么也要中专以上的程度才可以上岗！



（上图为弟弟的日记摘抄，下图为弟弟技术笔记残片）



最近重读了弟弟生前的日记，他在工作中确实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战友的安全，他在危险时刻总是勇敢向前；同时他又是很注意安全不蛮干的。324 事故，也是由于当时文革的动乱，囿于当时我国化工工业总体的安全工程水平之低。



（父亲阅弟弟生前日记抑悲题书）



（弟弟大约 14、5 岁时的照片）

后来我们知道了，出事那天，弟弟上早班，他们机修部门为了抢修 212 塔已经连续奋战 2 天 2 夜了。下午 2 点，弟弟应该下班了，接班的孟宪民师傅等人早已就位，汪庆祥这个小老虎啊！想的是继续帮助下一班同志们工作，争取迎接那快要到来的，最后完成任务的胜利曙光！不久，事故发生了，天崩地裂，柴慈哲同志负重伤，孟宪民师傅和我们最亲爱的弟弟永远离开了他们热爱的光荣的岗位！

大哥也被从远郊区延庆接回来了。

大哥 1962 年大学毕业后，这个优良奖章获得者主动要求到边远的延庆山沟一所中学教书，兢兢业业为农民的孩子们服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几个月后我调出北京到西北工作前，特地到延庆去看望大哥。他衣着朴素，在给几个穿着黑布棉袄棉裤的学生们理发，看见我的到来，学生们嘻嘻哈哈地跑开了，说，汪老师的兄弟来了，不敢气汪老师了。

二哥 1962 年军事外语学院毕业后，分到东北铁岭深山里总参某单位工作，我到外地之前，也特地到他那里去看了一下，倒了许多次车才到了他们那个车站，又在大山里转了无数圈的盘山公路才来到他们单位。

这次二哥正好在京探亲。因为母亲血压高，向阳厂来报丧的同志不敢直接到家里，而是先找到街道居委会。居委会的大妈躲躲闪闪地在家门口，努嘴请二哥出来，来到了居委会，才看见父亲也已被从单位接到了这里，父子在这里听完了军代表宣读的《为人民服务》中那段最怕听到的毛主席语录，终于明白了我家必须接受的残酷事实！

商议后，大家还是硬着头皮来到了家里，饱经风霜的母亲正在洗衣服，老人睿智的目光仿佛看出了什么，她几次打断了军代表的毛主席语录，强挺着说：你们要说什么就直接说吧！

坚强的母亲什么风浪没有经过？父亲都自愧不如。单说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河南电信管理局上班，随着单位组织向后方撤退。而母亲呢，一人带着我 2 个哥哥冒着枪林弹雨独自逃难。有一次，幼时的二哥不慎掉到了河里，母亲哭求周围的人帮助，没有一人敢下河去救，最后还是一个拉排子车的工人路过这里，奋力跳进滔滔河水中把二哥捞了上来。（多年来，二哥逢年节烧香都要祭拜祖先及那位“何大爷”，后来还要加上庆祥弟弟）

姐姐虽然是唯一在北京父母身边的子女，但是一人拉扯着刚 1 岁多的孩子，丈夫分居在广州工作。调到北京大不易，姐姐正在考虑调到广州，当时正在家休病假。

妹妹一个人 16 岁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想想吧，现在 16 岁的小姑娘，恐怕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呢！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她也是生产骨干了。当时 17 岁的妹妹也正在京探亲。

这是一个革命的家庭，兄弟姐妹都当过五好战士或先进生产者（当时叫学毛著积极分子）。全家人悲痛之余，几乎没有什么商量，一致同意除向厂方提出把妹妹调回北京照顾父母外，不向组织提任何物质要求，服从向阳厂的安排，尽快丧事简办。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庆祥弟弟的高尚情操。

厂革委会主任对我们全家人的配合精神赞不绝口，表情凝重地痛快答应了我们这唯一的、合理的要求。

处理后事的整个过程，从上到下，大家都在称呼弟弟为烈士。我们认为，弟弟是在自觉义务加班期间牺牲的，根据向阳厂整理的弟弟“日记摘抄”及其编写的“烈士生前光辉事迹”，我们清楚地看到，弟弟的献身行为不是偶然的，他短短的人生，确实是英雄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我们没有想过为弟弟争名争利。很久以后才知道，烈士的称号是要经过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的复杂程序审定批准的，而且多半只认军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弟弟是因工伤事故而牺牲，连举世闻名的英雄模范雷锋都不能评为烈士，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重伤的柴慈哲同志，连一个工伤认定书都没有得到，至今看病、退休等福利待遇都大受影响。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弟弟作为一个曾经共事过的、非常可爱的小伙伴，永远活在他的工友们的心中！

我们还按照向阳厂领导的愿望，来到另一位牺牲的孟师傅家里慰问，帮助做另一位牺牲者家属的思想工作。我记得他家好像是在府右街力学胡同。这件事情在现在人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孟师傅家属姿态也是很高的）

记忆中，好像一两天之内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虽然经过整容，从弟弟变形的眉头我至今深深记得他牺牲前痛苦的表情。

后来向阳厂革委会发给我们 200 元抚恤费，父亲代表全家多次坚决拒收，要求作为被迫认为共青团员的汪庆祥的团费上缴。

追悼会全家人都参加了，个个都是高姿态的发言。我记得自己是说，希望弟弟生前的同事们汲取血的教训，注意安全，不要被困难吓倒，继续很好完成那个塔的抢修任务！并且表态说：如果革命需要，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追随弟弟献出生命。

在文革大环境下，悲痛之中发出的豪言壮语出自我们的真心，代表着我们普通老百姓努力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情。

丧事如约简办，没一两天，我们就分赴了各自的工作岗位。哥哥姐姐无一例外给了我工作中千万要注意安全的嘱咐。弟弟牺牲后，我们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更深了。仅仅三个月后，我就被调到陕西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工作。我没有、也不可能这样做——以弟弟牺牲为理由要求留在北京。当时传达的精神是：毛主席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我一天也睡不好觉！

父母也非常支持我去。临行前，父亲只是动情地说，你到那里千万要注意安全，再也不能出事了！爸爸妈妈的心都要碎了！他们哪里想到，在这个新建厂，方方面面都没走上正轨，我当了多年大型设备安装队长，也是九死一生！（其中一次险情详见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9273201008j2b.html）

妈妈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西北冷，买了 4 斤驼毛为我做了一件新大衣。低头嘱咐我说，放心去吧，向阳厂很快就把你妹妹调回来了。谁知，这个承诺的兑现竟花了四年，竟然经过那样曲折、痛苦的经历！这是后话。

这一年的“十一”节，兄弟姐妹不约而同选择了回京探亲（往年都是春节回来），都是在想尽量给父母一些慰藉。母亲的头发明显白多了，使我无法相认。妹妹调回来的事情仍遥遥无期，邻居们纷纷说，你们家人太老实了。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们相

信党，相信向阳厂革委会。

“十一”全家人共聚一席，母亲吩咐仍然为弟弟摆一副碗筷，大家相对无言。晚上我隔窗望月，“思亲常望白云飞，”久久难眠，遂起床赋诗一首：

中秋元夜云遮月，兄弟成堂人已缺，
泪涌庄严祭热血，青春十九献事业。
生儿作用能几何？翩翩浮去轻如叶。
红心映照三月雪，狂飙南下夕阳斜。

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弟弟生前的工友们都已退休，绝大多数都在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再到厂里去，老旧设备早已夷为平地。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保证了很难再出重大安全事故。弟弟等在324、821事故中牺牲的先烈们用血肉铺平了一条安全大道，留给了后人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各级领导是否会永远牢记以人为本？在各项生产活动中是否会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呢？燕化的后人们还记得什么324、821么？弟弟和孟宪民师傅，还有821牺牲的许多同志们在天上看着你们呢！

（德馨于2011.3.8夜）

第二部 生活纪实

以笔作枪，可直抒胸臆，针砭时弊；以文作画，可描摹生活，抒发情感。忠实地记录下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

惜别吕文科

按：今年 11 月 16 日，是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吕文科逝世 11 周年纪念日，重发当年我写的文章以纪念我最敬重、最喜爱的这位男高音歌唱家。



昨日，朋友给我打电话：吕文科老师走了。我急忙打开当日人民日报，惊人的消息赫然登在第四版上。我与吕文科神交三十年的不了情全浮现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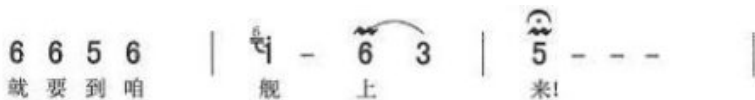
文革初的一天，王钧同学拿着一张歌片唱着走进来。“二十年前秋风凉，阿金出生在湘江旁。”节奏唱得不太准，但还是立刻吸引了我，尤其是最后一句拖腔：“啊嗨，啊嗨，啊嗨……”水兵对毛主席的无限思念表达得非常之深。

几天以后，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了吕文科本人演唱

的大型歌舞《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全场。豪迈抒情至极的歌声使我着了迷。文革前，我已知道了吕文科唱《克拉玛依之歌》非常红，是个出色的男高音，而今听了他独具特色的拖腔，竟使我这个青年学生像喝了千年美酒一样，深深地陶醉了。

从此以后，我密切地关注着他的每一首新歌。几乎都是吕远作词曲。我特别欣赏电影《决裂》插曲《共大花开分外红》的第四句“三大革命……”“三大”两字；纪念南京长江大桥建成的歌“长江水呀水流长”中第二个水字；“彩灯，把蓝色的大海照亮”中的“照亮”两字；“祖国山河”歌中“五湖四海升起万道霞光”中的“霞”字。字字珠玑，真是“如听仙乐耳暂明”。吕远作曲，吕文科唱，珠联璧合，妙不可言。从此，我们这批小青年成了吕文科的忠实歌迷，热忱绝不亚于二、三十年后的追星族。

陈辛成同学的小邻居叫白桦，不是我们男八中的同学，但他家有钢琴，我们曾聚首在他家，用钢琴校音试唱水兵阿金的最高音C调1，我们轮流和着前奏：“毛主席呀毛主席，就要到咱舰上来。毛主席呀毛主席，就要到咱舰上来”。歌者立刻试着接唱最高的一句独唱：



也没有专业指导，也不怕把我们的小嗓子唱破了，完全是自得其乐！我们能将全谱从头背唱到尾，场景像现在的音乐沙龙一样。

这个歌舞是海政文工团为1953年2月23日毛主席视察《洛阳舰》而作，那时时兴每年纪念。为此，为听吕文科这一口，每年这一天，我都守在收音机旁，还真猜对了好几年。

68年我进了工厂，同学们也流落到五湖四海，渐渐失去了联系。我对吕文科的歌却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

后来支援三线，72 年参加陕西省机械局质量设备检查团，走遍了八百里秦川。这天检查到咸阳一家大厂。厂革委会照例是八个大菜招待我们。上菜不久，吕远作曲的前奏隐约传来，我立即离席而去，在厂广播站的大喇叭下伫足静听。回到小餐厅，已经是残汤剩羹了。别人问我去向，我一笑置之，心里非常满足。

文革结束了。78 年我陪爱人回京生小孩，听姐姐说，要到在海政住的同事小 G 家，我欣然随她前往。刚到那里，就恳请小 G 的夫君 WDC 带我到吕文科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从小崇拜的偶像。他同我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他说爱人在五七连工作，女儿也颇爱唱歌。我问吕老师，您还能唱多久？他自信地说还能唱十年。一周后，我在公安部礼堂又听了他的歌，嗓音已经逊于他的巅峰年代。我真心希望他艺术青春永驻。

从那以后竟是十七年过去了。世事沧桑，听他的歌少了，工作太忙了，随着步入中年，我怀旧之心与日俱增。想他，想听他的歌，想见他，想对他倾诉对他独特音色的理解和欣赏。听说他下海了，他还能唱吗？

能唱！某天夜里，我竟然听到他在唱“八角楼的灯光”。这是〈井冈山的道路〉中压轴的一首。这几年我多次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音乐学院的关系，打听能否找到这些老歌的录音带，都没有下落。面对这意外的惊喜，我竟不知先打开电视找好，还是先打开收音机找好，又怕是谁家放的老唱片，或许应赶快跑出去看看是谁家传出的歌声，以便于去登门打听？最后从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找到了。他站在农村的场院上，与其他艺术家一起为老区人民献艺。虽青春不在，然音质犹存。显然，在改革开放后又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最高音虽被迫删减了一度，仍引起了我最深存已久的共鸣！

95 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我得知吕文科演唱吕远歌曲磁带首发式将于次日上午在西单音像大世界举行，我深深地为吕老师高兴，以致夜不能寐。早早起床，一气呵成一篇回忆小文，十点赶到首发式现场，与数百名歌迷排队购带，并请二位吕老师在底稿扉页签字。

人群中多数是中老年人，迟迟谁也不肯离去。时而有谁回忆了一句当年的老歌，吕老师会高兴地同大家和几句，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我抽空郑重地送给吕老师一只金笔作纪念，谁想他晚上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致谢。

吕文科老师刚 67 岁就匆匆走了，令人痛惜扼腕。他为矿工，为建筑工人，为海军战士，为全国人民歌唱了一生，此文实在不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惜别之情。

愿万千吕文科的歌迷情同我心。

(1997. 11. 25)

(发表于 2008. 11. 22 德馨博客)

附：部分网友跟帖 忆“二吕”

小时候便喜欢吕文科的歌，从小便在每年除夕之夜在父亲的带领下看望吕远叔叔。长大后每当唱起这支水兵之歌便心潮澎湃，两眼潮湿。文革期间父亲基本上与二吕断了联系。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一位海军干部突然闯进我家，一进门就抬起戴着雪白手套的手向父亲敬了个礼，并叫了一声“团长”，我一看原来是吕远叔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身着戎装的形象。上大学后我曾到海军大院请吕远叔叔到学校做音乐讲座，他到校后非常平实地叙述了自己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音乐创作的艰辛历程和感慨。而今天，吕文科已在一次演唱会刚刚结束后便因肝病吐血而亡，吕远也因不愿迎合当今的音乐创作潮流而退出乐坛多年。只有他们的天作之合——那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歌曲，还流传在老一辈人们的口中和深藏在我的心底。几十年来，每当听到或看到关于二吕的歌曲或文字，我便想起亲爱的父亲，60 年代是他不遗余力地将二吕从濒临崩溃的建工部文工团转到海政文工团，并为他们争取到了少校的军衔，而他自己却在文革期间因为留在了地方而吃尽苦头。如今父亲也因肝病去世多年。真可谓“歌是人非事事休”。

发布者 过客评论 - 07-01-13 20:38

又闻吕文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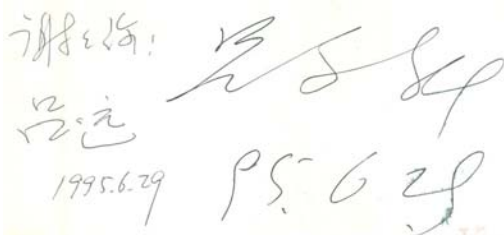
<http://xiaohong.blshe.com/post/62/16391>,感谢宵虹,让我们又听见吕文科那空前绝后的歌声

发布者 过客评论 - 07-12-08 13:26

我将托爱捎去对您的思念

您知道吗?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1 年了。1997 年的 11 月 16 日还没来得及见您最后一面您就急匆匆的走了,您走的那么匆忙那么匆忙,以至于没有留下一句话。。。。。1997 年 11 月 13 日的晚上和您的最后一次通话便成了永别,您的声音在这一天永远的永远的留在了我的心里,变成了无尽的无尽的思念。您在天堂还好吗?我知道您住在海的那边,海水湛蓝,椰树茂密,还有一匹白色的骏马陪伴在您身边,您精神抖擞,满头青发,依旧快乐,充满仁爱,我祈福您生活愉快,我将托爱捎去对您的思念,我还会在无数个梦中去看望您老人家。。。。。

发布者 过客评论 - 08-09-23 13:24



谢红霞: 吕文科
品远
1995.6.29 PS-629

(1995.6.29 吕文科磁带首发式上二吕为德馨签名)

刻苦钻研知识、技能的朋友们

——献给五一国际劳动节



（题图为仰焊操作）

1978 年的一天，我躺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病床上等着医生查房。病房里一个高挑清秀的小护士在忙碌地擦桌子，叠被子，扫床铺。她打针技术最好，就是说话拔尖，也就是说对别的护士的工作时有挑剔，嗓音叽叽喳喳的，所以我们病友背地叫她“小唧唧”。

门开了，一下进来一大群白大褂，原来今天是郎主任亲自查房。查到一位新来的病人处，郎主任敲了敲他的肚皮，问随行的医生和助手们，听到什么没有？

张三摇摇头，李四摇摇头，王五不好意思摇头了，不搭调地回答一句，这下轮到了郎主任失望地摇头了。我远远地听着好笑，

不用听诊器能听出什么来？没想到我旁边一个小尖嗓子急促地插话了，

“有罗音！”

原来是“小唧唧”在擦我的桌子，耳朵却没闲着。

郎主任大喜过望，“对！对！她说对了，有罗音，你们再听听。”病友们对“小唧唧”不禁肃然起敬。

一年后我来复查时，听说她考上大学离开医院了。

我长期在企业工作，我崇尚渴求知识和学习技术，我喜欢在知识技术领域里不断进取的人，多年来，我很注意周围这种人，并愿意引为朋友。妹妹当年在电话局大比武中夺得东区第一名，奖品是刻着光荣称号的钢笔，我要过来长期佩用，到处显摆。

现在的青年人，不大愿意学习技术，许多人甚至鄙视技术工作，认为收入少，没有前途。这是实情，这与有些政府部门的错误政策导向有关，也与有些媒体过分宣传白领们的高收入高消费的生活舆论导向有关。不信你就问问你周围面临就业的年轻人们，有几人的理想是成为技术能手？所以现在许多白领岗位人满为患，而高等级蓝领岗位极度稀缺。

改变现状要靠好的政策环境。薪酬政策、福利待遇要拉近技术能手与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差距。名誉、地位也要与人的尊严相符。有些企业已出现首席焊工、首席车工等称号，这类似乐团里的第一把小提琴一样，演出曲目结束后，指挥首先与第一把小提琴手握手，互相祝贺合作成功。

文革时的陕汽有那个时期积极意义的一面。那时候讲究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努力在一线参加劳动，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而工人们则经常阅读技术书籍，向技术人员请教，努力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我在《高高的日本 800t 油压机》一文的插图照片里就有好几个工程师，其中还包括现任工业产值近 200 亿的陕汽集团的董事长玉浦兄，外人绝对认不出来。

77年恢复高考后，蓝领们重新洗牌，他们中的一大批也进入了白领队伍。

其实随着时代发展，当年所说的三大差别确实会越来越小。不能动手的技术员怎能称作工程师？铁托当了南斯拉夫总统，仍然在总统府保留自己的一个小小钳工间，他的工作休息就是在车间劳动。现代化大企业的操作工逐渐都要大专以上水平，否则怎能操作数控机床？没有理论知识的工人只能当“壮工”。（就是正规的壮工，现在也要经过多种上岗培训，否则连基本的自身生产安全也不能保证！）

除了“小唧唧”，当年我还遇到许多刻苦钻研知识技术的朋友。

住单身宿舍时，我们屋的师兄弟闫冬就是一个让我佩服的本色工人。虽然当年都是初中毕业，但是他学习技术很有灵性。我们出师没几年，师兄弟之间的技术差距就显露出来了，他成为了我们机修钳工中的佼佼者。

这位仁兄能抽能喝，我们宿舍两面大墙上挂满了他赶集时买来的一捆捆烟叶。闲时躺在床上，叼着卷大炮（用废纸卷烟叶而成的自制烟卷），跷着二郎腿，得意地对我说：这下行了，一冬能盯下了。（意为一冬天烟草不会断顿了）。

工作中，他在镗床、精密磨床修理方面是我们的领军人物。发动机车间有一台进口镗床出了问题，决定由他负责。几天后，他带人前往发动机车间，一上去就齐里卡拉把主轴拆了下来。这可是心脏部分啊！发动机车间设备员急了，赶紧给我们车间打电话，责问他怎么那么不慎重。我们领导笑着回答，放心吧！这是我们最好的工人。只有同宿舍的我最清楚，这些天他一不打牌，二不聊天，把镗床主轴箱结构图借来往墙上烟叶捆上一挂，一颗接一颗大炮抽着，早把主轴结构烂熟于心，研究透了解决方案！

可惜闫兄英年早逝，身体最终毁在了烟酒上。（在这里我祝他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我们大修工段的郑小军，没有各种闲杂嗜好，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读书，我在有一篇博文里说到的无线电干扰台就是他的发明。

他读书，求甚解。有一天他翻来覆去地做试验，意欲证明一根火柴棍的燃烧值也能烧锡焊。其实就是把锡箔做得很薄，使其热容量足够小。最终成功了。他高兴得像个孩子！

他自制的工具柜非常漂亮，绝对与众不同。自己设计了图案，通过在厚钢板上钻孔，再用小锉修磨做成模具，垫上厚胶皮上油压机压制铁柜外皮。于是，在他的工具柜上方就压制出了漂亮的立体图案。人人见了称奇，找遍全西沟没有第二个。

热处理车间的“小秃子”，（为使各位同仁明其所指，恕我不敬，用其外号），当年也是个技术革新迷。他用钢管自制的大功率喷灯，为求高效少烟，改进多次。工友为其定型号分别为“秃1”、“秃2”、“秃3”……。我为了给工作中产生的废机油、废洗油找出路，曾前往请教，获益匪浅。

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有的人不安心工作也有道理。我的哥们小沈，北京四中66届初中毕业，被分配作搬运工。他就相信还会有回学校读书的那一天，工作之外，苦读不辍。他学外语就是用一台老式的留声机听唱片，从ABC开始，后来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昆明实习时，还给我写信鞭策我，学外语不要浅尝辄止。

他和刘志军（后来任北京切诺基汽车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王福奎三个搬运工一个宿舍，屋里很乱，不拘小节，但是床底下总有水果，鸡蛋等好吃的，所以我常去。

陈大军的弟弟大卫到西沟来看望哥哥，有一天被他们拉进屋里“腐蚀”。大军把弟弟找出来时，他还不愿意走，说“他们这屋的人特有知识”。沈哥们坏笑着说，我们就是给你弟弟讲讲“生理卫生”课。前几年得知大卫当上了南方某省的副省长时，我不禁又想起此事。

77 年恢复高考，沈哥们终于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某名校外语专业。口试时，还特意带上一副茶镜，文邹邹的一幅小样。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现在在大洋彼岸，是位“海不龟”。

回北京后我所在的一家单位，也遇到过一位非常好学非常敬业的朋友小藺，他原来在一家大企业的驻京办工作。工作性质、薪酬待遇都很不错，但是为了调入北京，他 30 多岁半路出家，学习当了一名焊工。焊工在这个单位是当家重要工种之一，一开始他很难立足，只被分配做下料工作。工作兢兢业业，抽空努力向周围的师傅学习技术。他还经常利用周末，偷偷溜进某些大厂焊接车间套近乎，偷学技术。

有句话用在他的身上一点不过分：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数年后，他居然成为单位的焊接技术骨干。参与了国家大剧院、西昌卫星发射试验体等许多重点工程的重要焊接试验，取得了极其宝贵的心得和体会。别人是干完就完事，他是一边干一边翻阅技术资料。他的心得就不是纯感性的了，而是上升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因此，他先后在国家级技术刊物上发表了 17 篇论文。2002 年，被城建集团破格评为焊接专家，享受专门津贴。

一个农村来的打工妹小苏，刚进城时什么都不会，经他培训取得了手工钨极氩弧焊高级证书，焊出的不锈钢零件，焊缝漂亮极了，长期在培训中心展柜里展示。小苏凭着这门绝活，后来居然自己开了工厂，专做氩弧焊，生意相当不错。

中国的企业里，有着许许多多上面所说的这样刻苦钻研知识，技能的朋友们，他们正是中国企业的脊梁，是最值得尊重的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敬业精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说过，人都潜藏着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不同层次的需求，分别表达了人类从基本生存的生理需要到安全、感情、尊重的需要，直到最高境界的自我实现价值的需要。

我理解，到了最高境界的需要时，已经远远不是为了吃喝生存，而是已经上升到不避危险，不在乎个人荣辱，不计报酬，忘我工作的地步了。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人尽其才，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工作快乐。我肯定，许多科学家已经达到了这一步。

众多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需求也在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社会进步而与时俱进。各级管理者的任务，就是根据每个人的特质与潜能合理安排其工作，同时创造条件，满足逐步提升的劳动者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社会生产力。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祝愿所有劳动者都能获得与自己能力相称的，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岗位，都能获得与自己的劳动付出相称的薪酬待遇，都能获得与自己的潜能相符的发展机会。

祝愿所有的劳动者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工作和生活！

（发表于 2008. 4. 30 德馨博客）

祝贺本市手足口病发病开始回落

北京晚报今天刊登消息：我市手足口病发病开始回落，连续 10 天每天新发病例不到高峰一半。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个月来，安徽阜阳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手足口病疫情，不知不觉传到了许多地方，包括北京。5 月上中旬，曾一度出现手足口病报告病例数较大幅度上升趋势。后来这方面消息被更可怕的四川汶川地震灾情掩盖了，其实它也是很可怕的。5 月中旬，当我们得知内部消息，北京已经报告手足口病例数 3000 多之后，立即停止了我刚出世不久的小孙子的游泳计划。

现在好了，5 月下旬发病数开始回落，现在终于达到了一个较低的发病水平，看来政府处理疫情的能力比 2003 年 SARS 期间提高了一大步。

回忆起 2003 年那场 SARS 风暴，真是不堪回首，惊心动魄！本来是年初就发现了疫情，但是据说为了“两会”期间的安定和谐，一直被有关部门压着瞒报！4 月 3 日，*电视台的疫情报道中，卫生部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宣布北京的 SARS 病例数为“12 例，死亡 3 例”。世界卫生组织也被欺骗了，已经不再把北京列为疫区。眼看人们不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应对措施上都要误入歧途.....

历史如果照着这样发展下去，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全国人民刚刚习惯起来的五一黄金周即将到来，就象文革时期的“大串连”一样，到处将是人山人海，SARS 疫情必将排山倒海袭来！

人类历史在它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会有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他——就是解放军 301 总医院退休的外科主任蒋彦永（下图）。



这位富有正义感的老军医看了*电视台播发的疫情报告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因为“两会”刚开始时，作为医院专家组成员，他就知道有一位来自山西的老人来 301 医院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 SARS，转到 302 传染病院。当时 302 医院也没有经验，在诊治过程中有近 10 位医生护士受感染。那位老人与其

夫人在短期内相继病故。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

此后不久，301 医院肝外科也收治了一位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 SARS 的症状，转 309 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也被传上此病，肝胆病房被迫关闭。

蒋彦永随即打电话向 309 医院（后来是总后指定收治 SARS 的医院）咨询，了解到 309 医院已经收治了 60 例 SARS 病人，到 4 月 3 日已有六人死亡，到 4 月 5 日已有七人死亡。因 309 的病房已满，总后又让 302 医院再收治。另外，在武警医疗系统中数十名 SARS 病人中，病情较重的五例也转到 302 医院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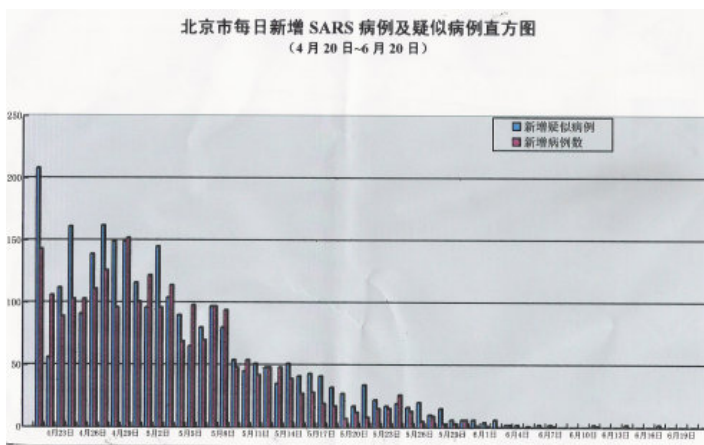
英雄拍案而起：“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他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激烈批评，希望新闻媒体“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 SARS 斗争的行列中来”。

由于他的铮铮直言，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形势下，卫生部长张文康丢官，刚上台的北京市长孟学农免职，全国紧急叫停五一黄金周，卫生部决定，每日公布各省市 SARS 疫情，包括确诊病例、疑似病例。中国政府围绕着 SARS 问题的信息披露日益透明。

本人所在的培训中心也接到上级文件紧急通知：“所属各单位要暂停各类培训……。”而此前要求掌握的标准是：发现了非典病例患者才停课。

学员遣散回原单位了，培训中心一下冷清了。我带着伤感的心情及坚信北京必将战胜非典的信念，每天关注北京市的疫情发布信息。

从 4 月 20 日，北京市日新增疑似病例突破 200 人的这天起，我开始在坐标纸上制作《北京市每日新增 SARS 病例及疑似病例直方图》。全家人每天拿到晚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登记。大家的心随着五一前后每日净增一百多名新病例而焦虑，又随着 5 月中



下旬开始的大幅度降低而欢欣。

北京时间 2003 年 6 月 24 日下午 3:00，世界卫生组织于瑞士日内瓦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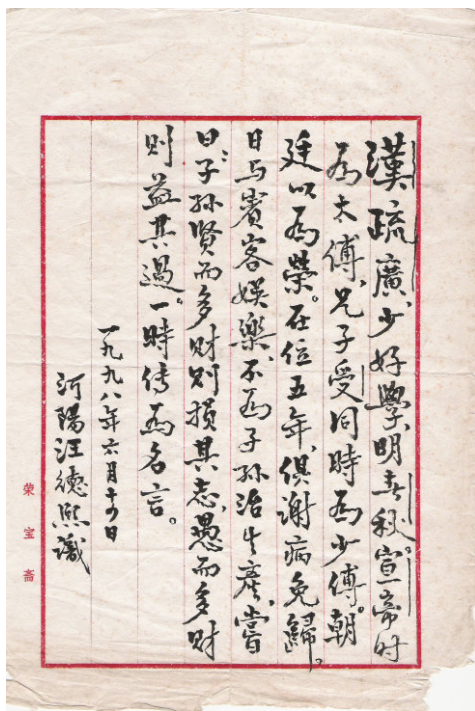
织有关标准，因此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这显示了北京，乃至世界在对抗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欢庆胜利时，大抵都要论功行赏，抗击非典英雄榜上似乎没有蒋彦永的名字。我们当然要非常感谢钟南山院士等许许多多的抗非英雄，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66岁的钟南山院士曾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但是也决不可忘记最具医生良知的72岁的蒋彦永老人。

这时候我会想起来中国古代的一篇著名的寓言，说的是邻居家失火后，众人相救，事后在主人答谢酒宴上，主人诚请出力最大，受伤最重的功臣坐上座，而有人却认为应该请事前多次提醒主人消除失火隐患的老人坐上座的故事。

（发表于2008.6.5 德馨博客）

从比尔·盖茨想到汉朝的疏广



今天晚报刊登消息，连续十几年福布斯公布拥有个人财富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富豪比尔·盖茨慷慨引退，本周五退休，并捐出全部580 亿美元财产给慈善基金，不给子女留一文。他说，“我们希望以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

据说还有很多大富豪这样做。例如：英国美容用品连锁店“美体小铺”的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2005年宣布，把价值约人民币7亿元的个人财产全部捐出，

用于慈善事业。

构建花旗帝国的企业家桑迪·威尔，也打算在死前捐出全部财产。

股神沃伦·巴菲特2005年曾声明要把自己的财富与比尔·盖茨的合在一起，共同抗击第三世界的疾病。2006年开始捐出了99%的资产。他说，“我想给子女的，是足以让他们能够一展抱负，而不是多到让他们最后一事无成。”

这虽然在西方并非罕见的做法，但还是令我们感叹不已！这使我想起家父生前的教诲，他常常把读汉书的有关心得写给我们牢记，（见本文题图）

汉朝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宣帝时，与其兄子受，德智双荣，一家人中居然两人同朝共拜为太子师傅，很了不起。他懂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因此功遂身退，见好就收。退休后，尽兴开销皇上的赏赐，“不治产业”（不给孩子们留遗产）。

他认为：后代能过上普通人家的生活就可以了，否则的话，“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这就是说，不论子孙后代“贤”与“不贤”，给他们留遗产都是有害的。

老爷子到底没给我们留什么遗产，（77 年我结婚时，给了我 80 元买酒菜），但我们过得都很安然。

疏广辈也并没有把事情做绝，“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与凡人齐。”不至于让子女活不下去，这就如同比尔·盖茨辈给子女的“启动资金”一样，如教育投资，安排基层工作等等。

我们现在还没有“遗产税”，我想，以后一定也会有的。

（发表于 2008. 6. 23 德馨博客）

从马家军的兵败想到许三多的成功

博主感叹：有天赋的人才能当英雄，但英雄的成长则需要后天必要的社会条件——红花尚需绿叶扶。

十四年前的12月份，威震中外的马家军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故。

1994年12月12日下午，由王军霞带头，包括张丽荣、张林丽、马宁宁、王晓霞等在内的马家军十几名主力队员集体递交签名辞职信，当晚马俊仁找她们长谈，但此举并未奏效。次日凌晨，王军霞等趁马俊仁回家休息之际集体从训练基地出走，与马俊仁彻底决裂。13日晚上，马俊仁站在大连海边的礁石上彻夜无眠，几度想到自杀。两周后，27日，马俊仁的老父得知兵变事件，病情恶化撒手西去，29日，马俊仁在奔丧途中发生车祸，生命垂危……此后，“马家军”只成为大家一个难以言说的记忆。

第一代“马家军”几乎个个是世界级高手，王军霞、曲云霞、刘冬分别有骄人的世界纪录在身。当时老马针对世界纪录有句名言：锁(说)破啥就破啥，锁(说)样(让)谁破就样(让)谁破。令人痛惜的是，这样一支英雄的队伍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被妖魔化了的马俊仁心灰意冷，一心一意养藏獒去了。除王军霞与少数人外，大多混得不好，近半数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境遇凄惨，令人唏嘘不已。

北京奥运会过去近四个月了，在这次十三亿中华儿女企盼了近百年的盛会上，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田径队反倒没能延续自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每届都有金牌入账的纪录，仅获得两枚铜牌，令人十分痛惜。

国人痛惜之余就是无奈，国宝级的一支队伍陨落，没人为此负责。相反，其某位直接领导反倒扶摇直上，现今已升为体育总局的副局长了。

这些年来，我听见的马家军的流言全是负面的，兴奋剂，打骂弟子，贪污奖金等等。

前些天晚上，意外地在电视里看到一台四月份录制的节目，马俊仁和当年“兵变”后离他而去的弟子们握手重逢，和谐一堂。十四年过去了，师徒们的心态都不似当年兵变时那样过激了。他们说，师徒间的矛盾是“媒体炒得很厉害，私底下没那么严重，现在大家都已经平静下来，互相谅解、体谅。”对于自己曾经的言行，王军霞的说法是：“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说过很多偏激的话、不应该说的话，其实马指导有他很多的不容易，当初激动的时候我只想着自己受委屈，把这些都放到一边了。”

马俊仁也承认，自己当时的训练方法确实太严厉、太简单粗暴，“从各个角度伤了这些孩子的心，这是我的原因。”

张林丽说，“我们那会儿都大了，那种方法已经不适合了，可他没意识到。我们和他又缺乏沟通，闹到最后集体出走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一个结果。”谈到那场出走，不少队员都表示其实“有点像学校放假的感觉，一直都是高强度的训练，那么苦那么累，忽然有人提议说我们可以不要练下去了，大家都很兴奋，就像逃学一样”。

啊！原来他们之间的矛盾远不是那样水火不容，粉碎这架世人恐惧的冠军制造机器原来是可以那样容易！马家军以上的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竟是形同虚设，要不他们只负责管理奖金和人事调动？

这真像是一场莎士比亚的悲剧！在当年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就曾渴望体育部门的领导给马家军派去一位《亮剑》里赵刚式的好政委。看了电视剧《士兵突击》后，我更是感慨颇深。

大凡英雄人物，性格特点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上，他们需要高明领导的雕琢；下，他们离不开周围善良同志的帮助。

看看《士兵突击》里的英雄许三多，“明明是个强人，却天生一副熊样！”这就是说，长时间里，这块玉在被雕琢出来以前，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人见人踢。

许三多从小是让父亲打大的，除了流鼻涕干嘛嘛不行，没人能相信他会有出息的那一天。到了部队上也是老犯错误（非原则性的），除了史今班长外，从连长到班里的战友没人相信他是当兵的材料。战友们对许三多无数次的失望和看不起，都是由史今班长说服，鼓励而化解；带兵严格的高连长为了保持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无数次要要把许三多这个窝囊兵退回去，都是由史今班长拍胸脯保证才留了下来。在他不断耐心的哺育下，最终使许三多成长为各项大比武名列前茅的兵王！

感谢史今班长！套用毛的一句名言：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史今班长就是他成长为英雄的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我曾特地上网查看了一下这部电视剧的网评，群众的眼睛真亮，有那么多人和我的看法一样：《士兵突击》最让人敬仰的人物就是班长史今！

有人说，没有这样的好人，许三多这样的人死定了，更别提什么兵王，

有人说，我就盼着走向社会后，能遇到史今这样的领导。

甚至有位姑娘这样写道：打开当前充斥着平庸节目的电视屏幕，意外地眼前一亮，史今，完美男人的化身！他的表现使我的眼泪从头流到尾。

是啊！一位英雄人物的诞生，太需要史今这样的好人了，没有他，和氏璧永远只是一块石头！人活在世，最需要的就是史今这样的领导，同事，挚友！

把史今说成是伯乐，似乎不太恰当，因为是金子总要发光的。许三多自有自己内在的优秀品格。他的成长，也由于自己对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人的超常坚定，执着。比如，看起来高连长是英雄连队的化身，结果在部队改组的动荡下，他也曾经沉沦。而在只剩下一个人的情况下，顽强坚持钢七连优秀传统的却是高连长一直看不上的许三多！许三多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着，最终成为响当

当的“兵王”。并在无形中，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教育，感化，改造了那么多过去自己曾高山仰止的楷模和榜样，诸如成才，伍六一，高连长，甚至整个曾经落后不堪的五班。

这一切英雄行为，离了史今班长的不懈努力原来是一切都不存在的。许三多成长起来了，史今班长却由于种种原因落伍并痛苦地退伍了。正像一支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史今离开部队的时候在许三多耳边说的那句话很经典：我知道，你心里开着花呢，我走了，带走你心里的最后一把草。

在我听凭自己的意识流写这些感想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想得很清楚马俊仁和许三多到底有什么关系，只是看了电视里马家军14年后重聚首的节目后，强烈地要说出这些话，不吐不快！

史今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关键的。但在创造和谐社会和缔造英才的工作中，我们更应该依靠各级组织，因为这本来就是各级管理部门的本职工作！

有人说马家军服用兴奋剂。但我看到马家军的许多优异成绩和世界纪录并没有被取消，说明老马的能力是客观存在的。有人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离了老马照样有能拿冠军的好教练。借用毛主席整顿合作社的一段话：一个三级社是把他提高到一级社好呢？还是解散掉好呢？相信多数人都有相同的共识，我们都强烈希望田径主管部门干点正经事，帮助解决好马家军的内部问题，挽救这支冠军队伍！

北京奥运会过去就过去了，对本应拿下的田径金牌的失落遗憾也没有用了。我只是真心祈盼，今后所有的班长，连长，各级管理组织，党委书记们，大小领导们，都能像史今班长一样辛勤付出，则许三多们幸甚！马家军们幸甚！国家幸甚！至少不要尸位素餐，不干人事！

（2008.12.12 发表于德馨博客，此处略有修改）

龙爪树——刘百合第一次做生意

刘百合这辈子是个标准的全民企业职工，不曾下海，也不曾经商。但是在公元1988年，也就是百合38岁时，空前绝后地倒腾过一次买卖。

老来无事，有一天百合突发奇想，想把这一段传奇经历给写下来，这个念头大概咬噬他很久了（但愿不是无事生非）。

众所周知，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全民大经商的年代。恰恰在这前一年，刘百合一家经过多年奋斗，终于从三线山沟里调回了北京。重新找工作好难啊！好像所有企事业单位都已阵容齐整，针水难进。好不容易求得一家接收单位，也是要求先从工人做起。百合意识到，靠多年努力拚得的名誉地位已成为过去，北京已经把他当了外人（只有家人除外）。

家要重新安置，事业要重新开始，这一切都要钱，而这正是刘百合最惶恐的事情。

这时候哥出现了。本来，在众多兄弟姐妹中，百合与哥的关系不是最亲密的，但这时双方都感到对方是自己最需要的亲人。

1976年，哥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北京。当时百合正好探亲在京，哥要去联系工作，百合就主动承担了从货运站取回行李的任务。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百合蹬着一辆从菜站借来的平板三轮车摇摇晃晃地回来了，车上捆绑着如山的行李。哥非常感动，记得那天哥上街买了猪头肉等酒菜招待弟弟。

哥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就在一个大部委机关里作领导的机要秘书。后来不知是厌倦平淡，还是利益驱动，竟主动下放到一个部属重要的物资公司。凭着他的精明能干，事业越做越火。他主管的物资——铜，在那改革开放之初，是全国上下最紧俏的物资种类之一。不知哥怎么运作的，几年下来，工作业绩卓有成效，常受嘉奖之外，手里也衍生出了不少计划外的铜。哥说这需要仔细研究当时的法规

政策，在物资双轨制的条件下，人们把这叫做走钢丝。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曾形象地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现在人们都知道。因此在那改革开放之初的年代，有一小部分人，靠着物资价格的双轨制，“先富了起来”。

“双轨制”，简单地讲就是国家计划内的物资价格低，但是很紧俏，民营企业的生产原料只能在计划外的物资市场采购，价格当然要高很多。进入八十年代，百合已经调回北京了，他常听哥说什么沈阳苏家屯当天挂牌价如何如何，现在计划内的电解铜五，六千元一吨，黑市上已经一万多元一吨了。

百合天生忠厚老实，虽然在外地大型国企里早已当上了干部，做过多年管钱管物的基层领导，但始终是两袖清风，十五年来的全部收入清白如水。包括学徒期的服装费，煤火费之类，竟然用不了多一会就能全部加总算清，不曾有一分钱的灰色收入。1983年，百合的工资才56元，刚长的一级教师级差才6.5元。说来惭愧，参加工作十五年了，银行存款不曾达到过200元，因此到了北京新单位，很受同事们的笑话。

那时人们爱把富翁们叫做万元户。哥这一辈子继承了父母的勤俭之风，虽然早已成为了万元户，但哥始终衣着朴素，不事张扬。哥疼百合，有心要拉他一把，这个百合心里有数。因此当哥找他谈合作的时候，他就下定了决心，跟着哥走，那怕去走法律的钢丝！

哥手把手地教他做，每一步百合都觉得很新鲜，因此也学得很快。简单地讲，就是想办法找到合适的买主，把哥手里攥着的那部分铜的指标卖出去，所得收入哥俩平分。

按照哥的布置，百合先去遴选买主。据哥说，丰台区龙爪树一带拔丝厂很多，一家接一家的。这些乡办企业没有铜的指标，生产电线电缆主要靠在市场上找原料，然后把原料电解铜通过轧制，拔丝做成电线的主材导线。当年电解铜的市场价大约是1.5万/吨，计划价才不到8000元/吨。如果他们从废品摊贩那里收购杂铜，虽然便宜，但要增加复杂的精炼过程。

这是 100% 的卖方市场，做起来不难，难点就是如何利用如簧巧舌卖出尽可能高的价格。哥教给他“货比三家”的原理，他就一家一家地登门询价。谈入正题后故意装作谈不拢，扭头就走，当然也要留下再次回头的台阶。比如夸赞老板治厂有方，值得长期合作；或者指出对方表现很有诚意，就是需要对价格再作深层次考虑等等。

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如何使厂方不感觉自己是个新手，因此百合处处尽力装作老成一些。他为此特意买了个当年业务员常用的公文包，衣着也刻意打扮一番，进门先要东张西望，“考察”厂方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好像真要长期合作，装的劲儿劲儿的。

从那以后，百合深深学会了商场上最重要的一点：欲擒故纵。你越是想做成某件事，越不能表现出来。你越是装作不感兴趣，对方可能越来劲儿，越要热情招待你，留你深谈。这就不是哥教给他的了，他记得这是小时候读过的《汤姆莎耶历险记》里的。汤姆的妈妈给他留下一大堆活儿——给篱笆刷油漆。他眼看小朋友们一个个玩去了，自己很眼馋，于是心生一计，装作非常有兴趣的样子刷起来。他让小朋友们深信刷油漆比玩游戏更有趣后，才“无可奈何”地用这个活儿换了小朋友手里的苹果，边吃边玩去了。

百合经过与这些商家斗智斗勇，最终以高出哥的期望值不少的价格选定了一家。票外每吨差价达 8000 元，商定全部以现金交付。事不宜迟，第二天就提货。

哥给的这一单是 2 吨的计划，填上该厂的厂名后郑重交给了百合。百合知道提货单的轻重，任何人凭此就可以提货。第二天早上 8 点，百合赶到拔丝厂时，王厂长已经带人坐在双排座皮卡上等候了，看来他们也实在是着急等米下锅了。

在百子湾仓库提货时，实称本件 2.007 吨。在回程的车上，厂长与百合握手互祝合作成功。但是百合心里还在暗暗紧张，因为汇票与现金都还没有到手，他担心王厂长货到手后与他要花招。一路上百合心事重重，不停地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及对策。

回到厂里，果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会计没来上班！百合暗暗在心里给自己使劲儿：镇静！镇静！他平静而又坚决地对厂长说，这怎么能成？开车上家里找她，我下午必须要把汇票送天津！（百合也不懂，提货单的发货方怎么是天津一家单位）

会计终于找来了，库存现金却不够。百合急了，按计划预案，他摆出来生平从未做过的“三青子”状，“你要让我白跑这一趟，以后我就没时间了，赶明我的小兄弟们来收账，你这跑腿费可得多给！”

看来王厂长也无意赖账，只是没把这部分现金放在心上而已。他一再道歉，拍胸脯保证，马上就去凑，等我们从银行汇款后一定能拿到。

银行并不很远，办的是“信汇自带”。收好了手续回到厂里时，厂长果然已经把 1.6056 万元现金准备好了。他要留百合吃饭，百合婉言谢绝了。大事基本告成，百合归心似箭，哪有吃饭的心思。现在唯一剩下的手续就是过两天来给厂里送发票，那就不是百合着急的事了。对于乡镇企业来说，货已到手，发票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剩下的事情就省心了，只需要多付出些辛苦就成。第一次为哥办差，百合不敢耽误。按计划马不停蹄立即赶上去天津的火车，现在已经不记得吃没吃午饭了。到天津的火车很多，大约一个小时就一趟。下车后按哥说的路线很快就找到那家大公司（理论上的“上家”），百合事先已经无数次在天津地图上认过路了。主办人员 S 君早已在那里等候，这一定是接到了哥的电话。

S 君一句话不多问，也没有寒暄，好像也没有多看百合一眼。一切像是心照不宣，接过汇票，按照上边收货方的抬头开具发票。他与哥之间有没有其他手续往来，百合早已忘记。只记得全部过程不超过一刻钟。与 S 君握手言别，百合立即踏上返京的路程。

到京后，天已经黑了，百合先回家吃了饭，然后才去找哥。没想到哥一整天坐卧不宁，2、3 个小时前就开始在家门到车站间来

回迎他。见到百合后好一通埋怨。也是！中午前在拔丝厂办完手续后，怎么也应该给哥打个电话报平安啊！哥更多的是对亲弟弟的夸赞，真能干！不容易，不容易啊！

百合认识到自己的错，怎么就想不到哥一整天也在担心呢？怎能揣着这笔巨款往返天津呢！自己太不会办事了！其实，不会办事远不止这一点，几年后百合才意识到。

虽说事前哥说了，收入二人平分。但百合不合在家里就分好了。一共连整带零 16056 元，百合居然清清楚楚地给哥分好了 8028 元带去。事后百合后悔，怎一点不走脑子呢？哪怕那 56 元零头给哥 30 元，……56 元都给哥也应该啊！……不对！应该一分也不动，全部交给哥，让哥来分配！

世上不卖后悔药。当场哥没说什么，好像只是嫂子有点不高兴。

不管怎么说，这笔钱解决了百合小家庭的大问题，买了一台电冰箱，一台旧电视，以及其他各种安家的必需品。当然，也有一件奢侈品——给妻买了一双新皮鞋，竟然花了 70 元之巨！

第二天，百合的单位为了即将到来的中秋节，每人发了 2 箱啤酒。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当天百合要去龙爪树送发票时，居然想给王厂长也送一箱。是为了庆祝合作成功么？为此，他向在国家某局当行政处长的老友老吴借了一辆桑塔纳。傍晚找到王厂长家，王厂长面对这箱啤酒也有点意外，立即吩咐老婆炒几个菜，与百合喝了个昏天黑地，桑塔纳司机作陪。

双方都以为这是一个良好合作的开始，但事后，哥再也没有找他办过这种好事。多少年后，百合得知，哥后来办了一家商社，全权办理这类业务，经理就是哥的岳父。

20 年过去了，这段往事在全家人中早已半解密。百合每逢提到此事，都怀着对哥强烈的感恩之心。哥雪里送炭的事情，他怎么能忘呢！



（发表于 2009.1.5 德馨博客）

名人与我握手之悲惨下场

之一、莲花河东路与王副市长

我原来在小红庙住，当时莲花河东路（现在宣武交通支队往北几百米，这条臭河东岸的小马路，我起名叫莲花河东路）还是土路，晴天一街土，下雨两脚泥。

那年四月的一个周休日早上，我出院一看，莲花河东岸这条路上人挺多，敲锣打鼓在植树。路边停一串高级轿车，我知道一定有领导亮相，我就打算找领导反映反映修路的事。

一位司机指着一帮少先队鼓乐队说：领导在那儿。我过去一看，奏乐的少先队员围成的圈子里确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种树。我冲中间岁数最大的一个瘦高老头走去，我说“您是领导吧？我跟您反映个事儿行吗？”他与我握握手，问我什么事儿。我说这条路利用率特高，实在该修修了。

他指着一个年轻干部连连说：他是这儿的区长，找他，找他。

这位年轻的区长赶紧把我拉到一边热情地说，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并自我介绍说姓金。关于这条路他说没问题，已经规划好了，这月就干，当月完工。我问他刚才那位是谁？他说这是咱们王（宝森）副市长。

不到“五一，”莲花河东路还真铺上了柏油马路。

不久后，上级传达文件，王副市长自杀了。我一算那日期，正是跟我握手后的第三天。

这难道怪我？

之二、戈尔巴乔夫怎么下的台

大概在 1989 年的 5 月份，我在一家工厂管生产，生产任务很繁重。听说外边学生动乱，我一直没工夫见，有的职工上班溜出去看，还受到了批评，被告知千万别瞎掺和。

这天下午，我坐厂里的车出去办事，车往北行，还不到天宁寺就堵住不动了。我以为又赶上学生游行，心想这回正好看看他们是怎么个闹法，跟我们当年红卫兵时一样不一样？我跟司机小高打个招呼就下车向前走去。

走了半站地到了天宁寺路口，竟没有学生的动静。但见路口静悄悄，警察四边拦着些许的围观群众。过了一阵，从东边开过来一列国宾车队，车队离路口还很远就停下了。又过一小会儿，压道的那辆高级警车单车往路口驶来，到了路口正中央停下，可能是四面观察一下，然后又倒车回到车队首位，这回像领一串幼儿园小孩一样，牵着长长的车队再次驶向路口。鲜艳的苏联国旗方使我想起来戈尔巴乔夫总统正在北京访问。

这回车队走到天宁寺路口中间缓缓停下。群众已经越聚越多。忽地四面群众涌了上来，我不由自主被挤了过去。不知从哪一下子出来那么多的警察和便衣，臂挽臂地拦起一道人墙，背靠着马路中央，面向着便道上的群众。车队里更快地钻出来一拨儿克格勃，个个金发碧眼，英俊挺拔，（我不禁为他们的长相叫个好）训练有素地用后背围起了主宾车，面向着我。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被留在中国警察和克格勃两道防线之间。四周一看，两道防线之间的大片开阔地里只有我一人，处境甚是尴尬。

主宾车门双双打开，戈尔巴乔夫从我这边（南边）出来，他的太太（好像叫爱娃）从北边出来。总统伉俪笑容可掬，分别面向南北群众招手致意。

戈氏向我走来，热情地同我握手。我清楚地看到他脑门前那一大片地图样的印记；绿眼珠非常快活，极富感染力；手背汗毛很重。之后他经过我身边继续向路边走，隔着警察链，同几个群众握手。最后回到路中央的车边，在我身边再次向四周群众挥手致意。

他当街发表了几句即席讲话，一个瘦老头给他翻译。好像讲什么：我坚决支持你们，永远跟你们站在一起云云。我不知道他的第二人称是在对闹事的学生讲的还是对中国政府讲的。

回到单位后，同事们听我讲了这段经历都很惊奇。我们一块儿分析后认为：一定是因为我穿的这件铁路路服闹的。我才从铁路部门调来不久，这件制服缀着金属纽扣，蓝色的确良府绸，特像街上当时便衣常穿的那种。

一年后，戈兄就被人赶下了台，苏联随之解体。

.....

这难道也怪我？

（2003 年秋初稿 2008.7.11 发表于德馨博客）



（戈尔巴乔夫与德馨握手后数小时被小平同志宴请）

重发八年前城建运动会上的环保倡议书



上边是一张八年前的老照片。当时，北京城建集团第三届运动会在石景山运动场隆重举行。大会开始前，我看到有些人在兴高采烈地吃东西，漫不经心地乱扔垃圾。我想起前不久媒体报道的新闻，韩日球迷在观赏比赛的同时非常注意文明和环保。我立即抓紧机会当场写了个环保倡议书交到广播站。

这个倡议书立即在石景山体育场上空被反复播放。会后我与单位职工并肩拾梯而上捡拾看台上的垃圾，最后我还照下了这张照片留念。事后不知为什么，北京城建报并没有登载这篇图文。

8年后的今天，借着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次举办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时机，我决定在自己的博客里重新发表8年前的这篇文章，作为北京奥运会前，对我的参加观赏各项赛事同胞们的热切呼吁。

我们有些同胞，确实还保留有信口“国骂”，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排队加塞，在禁烟的场合肆无忌惮地吸烟以及其他许多不遵守公共秩序的陋习。

我始终坚定地相信，我们一定会举办一届最为成功的奥运会。但我也眼巴巴地渴望着，我的同胞们不要在文明环保方面被各国朋友看不起！

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中华民族费尽千辛万苦主办的这次奥运会，办成一届最和平友好的赛事！最环保的赛事！最盈利的赛事！以及最出成绩，最成功的赛事！

附：北京城建*公司给集团第三届运动会各参赛兄弟单位的环保倡议书**

各参赛单位职工同志们，你们好！

在举世庆祝第 27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大好日子里，我们迎来了城建人自己的第三届运动会。这既是展示我们城建人奥林匹克精神的大会；展示我们城建人建设首都拼搏精神的大会；又是展示我们城建人精神文明的大会。

当前，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市推广我们的“文明四区”活动，这是我们城建人的骄傲。我们城建职工决心乘此东风，把我们的文明四区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值此第三届运动会，我们特向各兄弟单位同志发出环保倡议书。在文明观赛事，理智对输赢地办好此次运动会的同时，增强我们的环保意识，不在场地内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和废弃物，保持好石景山运动场的卫生清洁。

日本韩国球迷在比赛结束后，他们的看台是最清洁的，这在国际上已传为美谈。作为文明四区创始单位的北京城建人，难道会比不上他们吗？

让我们在退场后，比比看！

北京城建***公司
2000 年 9 月 17 日

（发表于 2008. 4. 29 德馨博客）

漫谈奥运精神



（失利的马特·埃蒙斯与妻子卡特琳娜相拥互慰）

“残奥会开幕式如仙境般美丽”。法新社的这个评价，可以说，代表了全世界几十亿电视观众的感受。残疾人运动员侯斌用手拉着绳索，一步步艰难地向 39 米高度主火炬攀爬，在他短暂停顿的时候，牵动着全世界观众的担心。满脸汗水的侯斌最终胜利点燃了主火炬，残疾人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令人感动！

伟大的北京奥运会！同样精彩的残奥会！每一天，每一时我们都在被奥林匹克精神所感动着。

《奥林匹克宪章》指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

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文化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展现，他们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必须统一在伟大的奥林匹克精神旗帜之下。

顾拜旦心中崇尚的精神体现在《体育颂》中。在这里，他曾热情地讴歌，赞美体育是：美丽、艺术、正义、勇敢、荣誉、乐趣、活力、进步与和平的化身。

人类要在竞技体育中发掘出最大的潜能，创造力，身体的极限。奥运百年后的今天，人类在追求奥运精神的同时，书写过多少感人的事迹！

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在本届奥运会上独得 8 枚金牌，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但是谁能知道，他从小口吃，患多动症，做什么事都没长性，曾被老师家长们断言会有什么出息。是奥运挽救了他！成就了他！

“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今天，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仅仅提倡“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格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提倡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为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用 1908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主持讲道时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

的确！奥运会绝不仅仅是冠军们的奥运会，毕竟绝大多数人只能是积极的参与者。

在女子举重 48 公斤级金牌争夺战中，土耳其名将塔伊兰一连 3 次抓举都没有成功，这不仅意味着她失去了后面挺举比赛的资格，而且意味着这位卫冕者在本届奥运会的征程即将结束。作为为奥运会准备了 4 年的选手，这次她受到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然而，此刻赛场上出现了令人震撼的一幕：塔伊兰缓缓地弯下腰，轻轻地亲吻杠铃，然后站起来，微笑谢幕，退场而去。塔伊兰笑对失败的

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失金不失态，塔伊兰对杠铃深情的一吻，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生动体现，值得我们为她鼓掌。

射击运动员马特·埃蒙斯无疑是个倒霉蛋。四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上，他一直遥遥领先着众多对手，在最后一发时，意外出现了，他竟然把子弹以 10.6 环的超高精度射到了身旁三号靶位的普拉纳的靶上，把冠军拱手让给了中国落后自己 3.8 环的贾占波。

这一次，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他，人心都在祝福着他。最后一环之前他又是遥遥领先，只要打出能想象的最差的一枪就可夺冠。想到上届他的遭遇，人们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居然他只打出了 4.4 环，再次与冠军失之交臂。这时我们可爱的马特·埃蒙斯展现了一位优秀伟大运动员的风度和气派，向冠军获得者邱健表示祝贺。

枪声响后，人们齐刷刷地把目光转移到了捷克转播席上，他的妻子卡特琳娜（拿下本届奥运会首金的捷克射击运动员）正在工作。妻子飞快地走到马特的身边，四目相对含情脉脉，隔着赛场栅栏把丈夫的头拥在自己的怀里，她伸出手指在丈夫鼻子上勾了一下，“亲爱的，命中注定还不是时候。”夫妻对视而笑。在这一刻，谁能说没有感受到“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呢？

罗格主席这样解释这个故事之于他的感动：“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态度，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我承担责任，但我还会回来，去赢得那枚金牌。他的故事讲述的是，奥运会不仅仅是赢的过程，也是每一个运动员每天向自己的极限挑战的过程。”

在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下

看起来并不高的奥运领奖台是所有选手企盼的高峰。登上它的动力各式各样。

“苏珊在看着我，我要为她而举！”

爱妻苏珊年前因车祸去世后，德国举重选手施泰纳沉沦过，最终是爱妻的力量使他重新站到了举重台上。这一次，当他三次试举不成功后，对手——俄罗斯运动员的成功，已经几乎站在了领奖

台上。他必须背水一战，加重 10 公斤再举！因为“苏珊”在看着他。亡妻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胜利了！在领奖台上，他右手握着金镶玉奖牌，左手高举着爱妻微笑的照片，他骄傲地在向全世界展示着爱情的力量！

33 岁的丘索维金娜站在女子体操赛场上，旁边无一例外都是儿女辈一样的对手。她没有一丝羞怯与不安，因为她要为身患白血病的儿子而战！为了获得更多的奖金，这么多年来，她不断战胜衰老与伤病，不停地训练，参赛，从不敢停步。因为她知道，儿子阿廖沙的生命就在自己手里握着，因而她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这次北京奥运会上，她又夺得银牌，全场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给予了她绝不亚于冠军的热烈掌声！据说，曾与他同期参赛，早已成为成功的商界巨擘的李宁，代表李宁公司向他捐献了为她儿子做手术的 12 万美元。

对奥运的参与愿望无可阻挡

贫贱不能阻挡人们对奥运的参与热情。奥运的大门向所有人热情敞开着。

巴勒斯坦的扎基娅，身处国家动乱中，每周只能有一小时在仅仅 12m 的公共泳池中练习。在众多身披高科技超低摩擦系数鲨鱼皮泳衣的选手身边，她那为了参加奥运会才特地新买的普通泳衣，是显得那么寒酸扎眼。

伊拉克的达娜·侯赛因的训练条件是绝无仅有的。“大街上，不时会有抢劫和屠杀的事件发生。”有一次训练时，竟然有人向她打冷枪。她吓晕了，醒来后，擦一把脸，15 分钟后，她又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比赛的前一天，她还在穿着鞋帮开裂的训练鞋练习。为何这样执著？她说：体育是我生命的全部！

战争隔绝了人类，奥运使被隔绝的人类又拥抱在一起。

恰在奥运会开始后爆发的战争，使曾在前苏联大家庭共生共荣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人民隔绝于战火。这次两国选手在射击赛场

相遇，在女子 10 米气手枪颁奖仪式上，获得铜牌的格鲁吉亚运动员妮诺·萨鲁克瓦泽挽了挽秀发，走到获得银牌的俄罗斯运动员帕杰琳娜面前，两人相视一笑，轻轻相互一吻，并热烈地拥抱。这一吻，超越了国界，超越了分歧，奥林匹克和平友谊的精神在这一瞬间光芒四射。此刻，比赛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为运动员之间真诚的友谊而欢呼。她们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悲情相拥，使人动容。是的！战争留给政治家，让两国运动员在奥运大家庭里欢聚吧！

大家都在说，体育无国界！全世界人民手拉手，互相团结协作，共同促进体育繁荣，探索我们人类的体能极限在哪里。

怎样发扬光大奥运精神？

我历来在一个问题上很困惑，一方面热盼自己的国家多多拿金牌，显示我国的强大；一方面又愿意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奖牌国家队伍中来，昭示奥运精神的大普及。看到印度，巴拿马和蒙古等国家第一次获得金牌后举国沸腾欢庆的场面，真比我们自己多拿一块更高兴！你们也是这样想么？

不努力争取“更强、更高、更快”有违奥林匹克精神，但是像乒乓球，体操，跳水等项目一样把奖牌席卷一空，我又颇不以为然。长此以往，没人和你玩了。乒乓球不就是这样么？今天改规则，明天限制海绵，后天变更球体直径，偏偏中国人怎么改都能适应。怎么办？就得派出大量海外教练队伍帮助更多的国家共同提高，广为普及。

我们的乒乓球在帮助别人，韩国女子曲棍球金昶伯不是也在帮助我们么？男子佩剑仲满在 6：8 落后时，他的法国教练鲍埃尔“向前！向前！向前！”不断地给他加油。最终仲满以 15：9 战胜了教练的法国同胞尼古拉·洛佩夺冠。他把象征胜利的国旗也披在鲍埃尔教练肩上，他觉得必须与教练共享这份荣誉！这就是国际主义的奥林匹克精神！

我们不要对郎平执教美国女排取得的佳绩说说道道的，我认为她没有什么错，她率队战胜中国队，我为她而自豪！

70 多年前，在柏林奥运会男子跳远比赛中，美国田径名将杰西·欧文斯两次因起跳点不准而犯规。正在他万分焦急时，德国选手鲁兹·朗安慰他，并用自己的毛巾帮他定好起点，最终欧文斯获得冠军，鲁兹·朗获得亚军。鲁兹·朗做的这些，无疑给叫嚣“种族优越论”的希特勒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段插曲，生动地体现了奥运追求和平与友谊的永恒精神。

我们也不必保密跳水的压水花技术，人家低摩擦的鲨鱼皮泳衣我们也穿上了。教会了你还能胜过你，这才是真本事！

北京奥运会是空前成功的，这一点，连最“CNN”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了。但是也有些许不和谐的东东。

简单举几个例子：1、男子 10 公里马拉松游泳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英国大卫·戴维斯某人，耽误那么多人的颁奖仪式不说，还居然向提醒他的女志愿者泼水侮辱！2、又输比赛又输人的韩国女射箭手，意外失手于我们的张娟娟手下，居然在升我们国旗时这 2 个亚军季军不脱帽！3、我们的刘国梁乒乓教练太过功利，面对骁勇异常的老将——44 岁佩尔森缺乏应有的尊重，甚至为对方的失误大声叫好！

讲老实话，本次奥运会前，我绝没有想到这次能夺取金牌第一。现在做到了，我仍然不认为我们就是世界第一的体育强国。且不说反映综合实力的奖牌榜我们只排在第二，深入思考一下我们备战奥运的“举国体制”，与其他国家比，我们真没有什么可自豪的。

我们体育的掌门人公开承认，我国每年的体育投入近*亿元，据说相当同期中央投入教育经费的 2 倍。宾德拉获得的金牌是印度在历史上获得的第一枚个人项目奥运金牌，也是自从 1980 年印度在莫斯科奥运会上赢得曲棍球冠军以后，印度第一次夺得奥运金牌。可能国人会以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这个邻国，但是谁能知道，让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拥有 12 亿人口的印度全民享受免费医疗，

包括所有在印度的外国公民都享受印度的免费医疗。印度对教育也非常重视，2006 年时，印度政府对体育投入的资金仅占印度教育投入资金总额的 3%。孩子读书都是义务教育，印度公立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美国的游泳天才费尔普斯在我们北京一人独得 8 枚金镶玉，破了七项世界纪录，美国政府没有为他的训练花过一分钱……。

不用再说了吧？全面，多角度地看待我们这次伟大的胜利，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完整把握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争取在发展体育运动，强健国民体质的道路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不管怎么说，我最后要说的，也是我最想说的是，感谢世界给北京一个机会，北京如约给了世界一个惊喜。想一想，过去长期把占世界人口 1/4 的人民排除在奥运大家庭之外，那是对奥运精神多大的伤害！这么一个大国终于进来了，这么一个大国终于有一个机会为世界奥运做出伟大的精彩的贡献。我很高兴！

（发表于 2008.9.13 德馨博客）

花 殇

这些天非常郁闷。本来因儿子儿媳孝顺，一定要在他们同时休息时，带爸爸妈妈到华东五市旅游，这是好事儿，没想到回京第二天我就病了。可能是因为行程紧张的缘故，喝水少，没有午休，爆发了急性前列腺炎，还发了高烧。这事儿不敢让孩子们知道，怕他们不落忍。我要感恩，小两口花了一万多元，总不能反倒让他们感觉对父母有歉疚！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这是不论上下的，我认为，人应常怀感恩之心，该感恩时就感恩，无论上级对下级还是下级对上级，无论长辈对晚辈还是晚辈对长辈。我觉得这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

一般的病我就近在广外医院看。但这次急性前列腺炎以前没有得过，对这种情况，我照例采取先到大医院诊断，以后再回附近小医院治疗的方法。

像一个皮球，经过宣武、复兴两大医院五个科室之间滚动后，最终医生说病情无大碍，打几天点滴就会好。大医院工作效率之低，工作流程之不科学，医护服务态度之平庸，令我身心疲惫。开了药之后，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想到在离家最近的 D 门诊部输液，这或许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吧。

D 门诊部是一个很小的医院，去年夏天，我曾每隔一天要来这里打一针。候诊厅上边是阳光板制作的天棚，干净、明亮，有一次赶上突下暴雨，我甚至发现在这里躲雨竟然有一种享受的感觉。

我在 28 岁正当年时患过乙型肝炎，虽然在佑安医院住了二个月就好了，但是从此留下了澳抗阳性的根，被称作“健康带菌者，”

这使我一生都少了快乐！28岁之前我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突击队长，精明能干的大型设备安装队长，“战功卓著”！28岁之后，元气大伤，干什么都觉得力不从心了。看到别人的好身体，羡慕！自己总有某种自卑的感觉。还好，经过认真调养，在其后的28年里，居然再也没有犯过这种可恨的病。

直到去年初例行体检时，这种渐已平静的心理终于被打破了：肝功微微突破了正常的界限。我害怕了，决定到著名的地坛专科医院认真去治疗。医生开了干扰素针剂，这是一种很贵的自费药。但没想到，在哪儿打针又成了一件头疼的事儿。

开出了药，我到住家附近的GW医院H门诊部转诊，该门诊部说这种针要到院本部去打。到了GW医院，该医院说，打这种针得到专科医院，我们这里没有处理这种废弃物的设施。什么话？如果我现在打普通退烧的吊针，你会拒绝我吗？作为一个医院，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哪个病人的废弃物不该认真隔离销毁呢？我国有1.3亿奥抗阳性，按比例讲，占医院里来往患者的十分之一。关键是你的防护措施啊！这种情况，我总不能每隔一天跑到DT医院去打一针吧？

我，一介草民患者只是个弱者，无力与之争辩。记忆中，我想起平时散步时，住家附近有个不起眼的小医院，那里离家更近，我只好到那里再试试。

这是一家企业办的医院，应该是卫生局与企业双重领导。医院不大，人也不多，清洁、静谧。医生问了一下我的病况，立即给我开了接诊打针的处方。护士们的态度也很好，聊起我的病情显得很理解，没人把它看作洪水猛兽。

这天打针，一进注射室，扑面一团春风，一句温声细语传了过来：“您好，打针么？”首问语句非常规范。

抬头看去，一张灿若桃花的笑脸在等待我的回答。一双清纯的大眼睛，使人能一直看到内里的良善。我心诧异，这个小小的医院

竟有这样漂亮的护士！问了，才知道她是新来的，刚刚护校毕业。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山东菏泽来到北京，这个她们最向往的地方，开始书写她们的青春历程，开始她们走上社会后未知的新生活。

她给医院带来了生气。原来那些老护士，总显得精神头不足，可能与企业改制有关。他们原属于某个运输企业的下属医院。在改制大潮下，没有了年龄的优势，不知将何去何从，人人自危。而这姑娘不同，朝气蓬勃，跃跃欲试，在她的头脑里，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只要把在家乡农村带来的诚恳、吃苦耐劳、善良的本质，与他们所学得的知识应用到为社会服务上，一定会有美好的前途。

她的手法轻柔，尽管还不太熟练，但是做得很认真。像姑娘出嫁前，努力学习一手好女红；像新兵营的战士，努力练习射击技能。有的新护士技术不好，态度也不好，我从来是避之不及的。而她不同，我内心深处愿意配合她练手。事实上，她打针确实不疼。

第二次来，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尽管手里在干着活儿，依然在用迷人的微笑向我先打个招呼。开始我自作多情，以为只是对我这样，后来知道，来看病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到她这份真情。

这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我也有花一样的年华。“忆往昔，峥嵘岁月稠！”21岁在三线某汽车厂当青年突击队长；22岁当大型设备安装队长。人们善意地称呼我们这一大批能干的年轻人干活像“牲口”。因为我比“牲口”队的队长GJS文雅些，所以忝列“牲口”队的“政委”，我竟因此非常自豪。产品车总装最紧张的时刻，我带队支援总装车间，两天两夜不下岗；进口的部管重点设备到货了，我们这些生产骨干分别担任各机台的设备安装队长；天车成为安装工作的瓶颈，我受厂革委会之命，担任全厂上百台天车的安装队长，跑供货厂家，自制配件，提前完成任务！24岁就参加省机械局的质量设备检查团工作。我的厂级生产标兵的大照片就挂在沟口大礼堂。……

28岁，正当年富力强，工作业绩一往辉煌时，不幸染上了乙型

肝炎！

这是 1978 年的夏天，妻子被厂医院妇科诊断为妊娠死胎，整天催她手术做掉，（这就是现在照顾我疾病的可爱的儿子！）地区医院也持同样意见，而她坚信宝宝还活着，于是准备回北京检查。当时时兴对生产骨干照顾“美差”。（从来没接受过组织的照顾，这次接受照顾让我后悔一辈子！）领导派我到河北高阳县搞外调。现在年轻人可能不太懂，就是调查一件业务员涉嫌的受贿案。在高阳农村土炕上住了两天两夜，被不知名的病虫咬了一身的包。当时粗数了一下，仅一条胳膊上竟有 80 多个包。也许是这个原因加上此前刚第三次献血而体质弱的原因，半个多月后，我在京突发高烧，患上了急性乙型肝炎，原来那里是乙肝高发区！

二个月后病愈出院，肝功正常，但已落下了近乎终身的澳抗阳性，所谓的“健康带菌者”。乙肝主要是血液传染。后 28 年，我家并没有刻意隔离，但孩子从出世到现在，与他母亲有幸没有受到传染，这也使我渐渐放松了警惕。生活似乎很平静，但是从此元气大伤，风华不再！做什么事儿，我都感觉力不从心了。在生活和中，一半以上的快乐远离了我。

不幸的事发生在最后一次输液。就在她从我身上拔出针头后，不知怎么回事，她反复在擦拭着什么。血！我看到了血！针刺破了她白晰的手指，她有点慌。红色的血花不断从她捂着的手指间跳跃出来，像狰狞的魔鬼舞者。近三十年来，通过血液传染别人的事儿没有发生过。当年谭医生的话又响在耳畔：“10 的负 23 次方毫克的病血就可以传染别人。”这句话不知我背诵过多少次，始终好像与我无关。以至于我早已深深地认为就是与我无关！但我还是担心地提醒她：“好好处理一下，会有传染性的。”

她依然带着那份迷人的微笑说：“没关系，弄好了。弄好了。”直到这个时候，她依然首先想到的是安慰别人。

由于在另一个专科医院检查结果白血球过低，谭教授——当年

的谭医生果断决定停打干扰素，专用口服药贺普汀，我就不再去那家医院打针了。后来多次路过这里，我曾想进去问一问那次小小的“医疗事故”结果，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而作罢。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潜意识里，我认为任何人间不幸都应该与这位小天使无关。

这次为治疗前列腺炎输液，我几乎是带着某种回归的期盼，再次进入了这家小医院。大厅依然很干净，但总给我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接诊的护士我也认识，给我打吊针，出来进去；又出来又进去。我终于忍不住开口相问：

“去年有个年轻的护士在这里实习，她还在么？”

“你问哪一个？”

“挺漂亮的那个。”我稍稍有点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的护士都挺漂亮的。”她调侃道，但明显已经知道我在问谁。

我只好如实相告：“去年我在这里打针，从河北来这里实习的。”

“你说的是她？她被辞退了！”

“辞退？为什么？”我大吃一惊，这个字眼怎么会用到她的身上！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天使的化身，南丁格尔奖的备选者！——至少我对此深信不疑！

“她得了乙肝。”

像炸雷一样，使我一惊！

“是因为那次给我打针，把手扎破了，感染的么？”我迟疑地问。

“怎么，那回就是你么？”这回轮到她吃惊了。

她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不等我再问，她略显激动地一古脑道出了我想知道，又怕知道的情况。

出事后，当时谁也没有在意，护士长只是嘱咐她今后小心些。过了两个月，她终于病了，检查出乙型肝炎。全院开了大会，院长专门以此为例进行了安全教育。由于她是外地实习人员而被辞退回

乡养病。

一时间，我感觉天旋地转，她的话几乎把我击垮了。护士早已出去了，大概在向同伴讲我的事。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同室病友提醒我，吊瓶里已经没有液了，他们呼来了护士，我的意识才渐渐清晰起来。“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居然真就发生了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呢？”我心里的难受可想而知。

我找到护士长，向她打听这位可怜的小护士姓名和下落。我得知她叫 FR，回乡养病之初还有联系，后来虽然好了，但是按照行规，已经不可以再做医务工作了。现在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按原来的手机号打过去，已经变成了空号。

她后来肝病恢复得怎样？她再次找到工作没有？工作是否如意？她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否改善？我无法得到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我虽怀深深的负疚感，却救赎无门！即便找到她，我又能怎样呢？我不是富可敌国的老板，我也不是玉壶回春的神医。我能还她健康的青春么？我能予她似锦的前途么？

护士长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几个护士，她们均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心虚，知道她们至少已把我当作了病魔的载体。我不是恶魔，乙肝是恶魔。当年它毁了我热血青春，今天它又残忍地凋零了一朵清新、可爱的蓓蕾。谁之过？！

护士长一再劝慰我：这不是你的错，是她不小心。我听不进去，这种劝慰能把这一系列残酷的事实抹杀掉么？

我痛恨极了乙肝病毒！我恨死了澳抗阳性！听到这个字眼我就反胃。它像一个罪恶的梦魇，无耻地残害了我近三十年的幸福生活。每当我要与同伴参加一场钟爱的足球对抗赛时；每当亲朋好友喜庆相聚，浅斟薄饮时；每当我在秋高气爽时节，准备登山远眺时；每当我要与娇妻爱子亲近，欲享天伦之乐时；它总横亘在我的面前。

目前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已有 1.3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绝大

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获取昂贵的自费药以改善自己的病况，政府目前只把丙肝患者纳入到医保范围。另外从医学角度讲，目前还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得到可喜的治愈率。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医学专家们，难道真的在乙肝病魔前与我们一样束手无策么？煌煌中华，竟无奈乙肝何？任由它不断地侵蚀中华儿女的健康肌体？我们渴望医学的春天！渴望政府医改政策的春天！



（南丁格尔护士与南丁格尔奖章）

FR 姑娘，你现在在哪里？你还能否恢复青春的活力，你还能否重戴护士帽？如果有那一天，南丁格尔奖一定会属于你！我坚信。

2006-11-05 第一稿于京

（发表于 2006. 11. 22 德馨博客）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吕远八十迴响音乐会记



（上图为人大会堂的满天星穹顶）

4月初的一天，我接到同学会秘书长黄坚的一封信，信封里除了一页北京日报没有别的内容，这一版登的就是顾希波和许志矛介绍吕远作品音乐会的专访。我知道顾希波是晚报的资深记者，许志矛却使我感到意外，许兄供职教委，是我在《老歌之家》论坛里认识的网友，对吕远吕文科的共同喜爱曾使我们相谈甚欢。奥运会后，这个论坛已经遗憾地消失了。黄坚知道我的爱好，所以把这一页报纸寄给了我，这才使我知道了这台音乐会的消息。

4月29日晚上，坐在灯火辉煌的大会堂，终于系统地欣赏了这台吕远老师的作品音乐会。

正如主持人王刚、王静兄妹所言，我与许多人一样，惊奇地发现这么多优秀的、耳熟能详的作品，原来都是吕远老师所作。吕远老师确实是一位丰产的优秀作曲家，60年来创作了数以千计的

歌曲和数以百计的歌剧舞剧及影视音乐，并有相当多的作品是自己兼作词。

自《伏尔加之声》、《舒婷诗词朗诵会》后，我们有太久没有参加这样的音乐活动了，只是出于对二吕——吕远、吕文科的偏爱这次才得以成行，病妻也顽强地与我同往。现场多是中老年观众。



（上图为众多的中老年观众）

吕远老师的歌曲作品具有非常丰富的多彩风格，既有为建筑工人所写的歌，又有为海军及大海写的歌；既有为改革开放写的歌，又有为推动环保事业写的歌；既有号称文革后第一首情歌之称的《泉水叮咚响》者，又有雄壮的军旅歌曲……

从解放初期的初建年代，到呼吁全民提高环保意识的当代，各个时代都留下了吕远老师辛勤耕耘的足迹，从年近八旬的老艺术家到二十来岁刚出道的歌坛新秀都怀着对吕远老师的敬仰之谊前

来助兴。老艺术家们的捧场表演雄风犹在，但已逊巅峰之威；年轻新秀们的表现确实后生可畏，惟尚有瑜瑕之憾。

听着一首首熟如心声的歌曲，听着主持人一次次提到歌曲的首唱者吕文科，我的心在滴血，热泪盈眶欲出，有些年轻演员的功力与吕文科老师相差太远！我只能深深地遗憾：这么好的作品，如果由吕文科老师来表现该多好啊！

也有一些年轻歌手我感到满意。有位叫葛云平的，演唱风格虽不同于吕文科，但也极富激情，如果不是在这个庄严的场所，我真要与他一起引吭共鸣了。他唱的是《再见吧，第八个故乡》和《八角楼的灯光》。他唱《八角楼的灯光》，稍稍缺一点警卫战士对敬仰的领袖深夜辛勤伏案工作的关切与思念的柔情。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居然是由女声四重唱来表现。四位女士登台时，我还在想怎么有点不伦不类？没想到唱完后我非常满意，尤其是一位花腔女高音的织体其间，感到非常有新意。

吴碧霞(左图)，中国声乐界的又一颗新星，被称作是在民歌和歌剧里穿行的“中西合璧的夜莺”。为了更好的探讨中西结合的唱法，吴碧霞在师从著名教授金铁霖的同时，又拜师郭淑珍教授。几年艰辛努力，吴碧霞的声乐技巧在民族与西洋结合中达到了兼收并蓄的收



获。她分别在 2000 年 11 月获得中国第一届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2002 年 12 月又获得了西班牙毕尔巴鄂国际声乐大赛一等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各种国际声乐比赛中均有收获。由于郭兰英因病缺席，她挑梁演唱的两首自由风格的《八月十五月儿明》和《九里山疙瘩十里里沟》确实不错！表现非常自信成熟。

雪莲三姐妹表演的三重唱《世界之爱》我也非常喜欢。像这些近年来吕远老师的新作我没有听过，但是歌中对真善美的歌颂很感人，尤其是全场观众齐声作和的“爱爱爱”使人振聋发聩！在那一刻数千观众共同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创作于 75 年的极左电影插曲《啊呀来，满山青松》也是我非常想听的，曲调优美豪迈，这次由老歌唱家耿莲凤、魏金栋演唱，歌词不得不改掉，原来“共大花开分外红，教育革命起东风”的词当然不能要了。



最后一首压轴戏是本次演唱会的主题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由 73 岁高龄的于淑珍演唱，歌声竟然还是那么质朴柔美，正如人们赞誉她的那样：“高如行云，低如流水；声从情发，歌由心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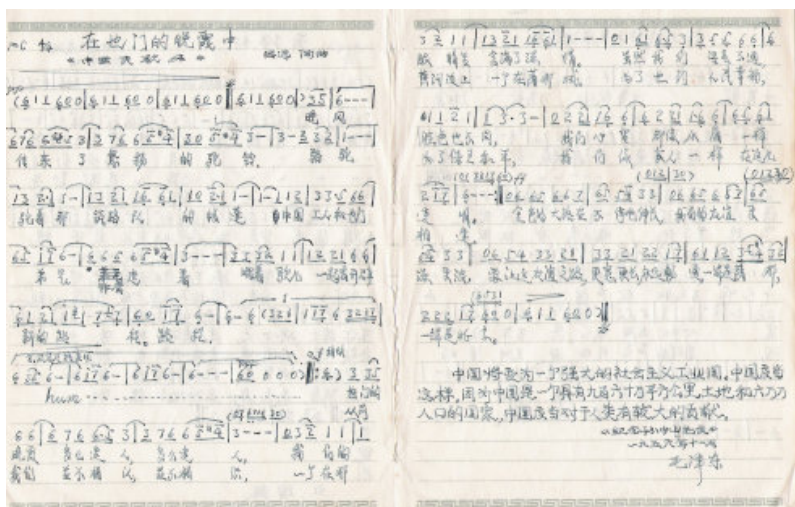
些参演的老歌唱家虽然年龄不一定比她大，但是表演里已经出现了过多的缺陷，我们只好从其韵味里追忆他们当年的风采了。

（上图为年逾古稀的于淑珍老师）

本台演唱会也有一些遗憾，除了最想听的歌曲《克拉玛依之歌》和《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的演唱令我失望外，再就是曲目里富含西亚民歌风的《在也门的晚霞中》没有演唱，还有就是气势磅礴的《克拉玛依新歌》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曲目里。

这也难怪！吕远老师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 1000 多首歌曲，短短的一台晚会怎能使我们过足瘾呢？

（发表于 2009. 5. 1 德馨博客）



（上图 为德馨在 1967 年 17 岁时手抄的《在也门的晚霞中》歌片）

养子诞生记

娴虽然远在三线工厂工作，但与北京的姐姐始终在互相牵挂。姐妹情深，时常电话、书信往来，姐姐婚后多年膝下空空，也是她的一块心病。最近收到了姐姐的来信，问在 1000 多公里以外的这里能不能帮她抱养一个男孩，（抱养的人一般都不喜欢找当地的，大概为了保密吧？）她就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这天她与当地一个复转军人老高在一起工作，就顺便说起了此事。老高的家祖祖辈辈就在附近的塬上，听了非常高兴，因为他正有一个难题即将面临。老高夫妇已经有了 3 个儿子，即将出世的第 4 胎使他们愁坏了，既养不起，又要被罚款！

娴觉着老高长得还是很端正的，他生的孩子想是不错的，与他立即说定，如果生下男娃，就送给娴的姐姐。老高当然希望自己的亲骨肉被送到北京收养，也就一口答应。那时的人们很纯洁，没有什么金钱交易的。

这个好消息像闪电一样就传到了北京，姐姐高兴之余，立即准备了孩子的全套衣物、产妇的红糖等许多保健品，托人捎到了厂里。

公元 1979 年 12 月 25 日，西方世界庆祝圣诞节的好日子，老高第四个儿子也诞生了。天刚亮，老高就踏雪进沟，来到了娴的宿舍报喜。中午下班，娴让丈夫骑车带着自己，捎上一应物品前去探视。

孩子长得确实不错，圆形的小鼓脸，虎头虎脑，甚至唇下与毛伟人一样的位置也有一颗福痣，娴看了好生喜欢。

事情一旦定下来，老高的婆姨却是非常难舍，当即就掉下了泪。也是出于爱护娃娃的考虑，双方约好出了满月再抱走。娴当下就兴冲冲地赶往镇上的邮电局给姐姐发电报。

姐姐接了电报后，夫妻俩是欢天喜地做起了各种准备。首当其冲的就是给孩子起名字、报户口。没想到，就在这件事上竟生出了大变故。

娴到现在也没有明白，连个出生证都没有，怎能报户口呢？只用“法制还不健全”是解释不通的。当年报这个户口确实是进入了程序，只是因为结婚不孕的时间太短，所以一开始没有获得批准。这下全家人都慌了，这个山里的娃娃好可惜啊！

坏消息通过泪水湿透了的信纸传了来，娴拖了一阵，最后不得不和老高说实话。北京送不成了，老高也是十分的失望。回到现实中来，仍然是那冷冰冰的两个问题：养不起和挨罚款。老高只好赶紧再寻别的收养人家，孩子很快就被附近一家工厂的职工抱走了，那家人已有两个姑娘，急生生的就盼着男娃儿。娴眼睁睁看着孩子远去，却是无奈。

事情如果到此画一个句号，什么时候再接下一句都无所谓了。可是就在全家人都已经淡忘了这回事的时候，街道却来了通知——三个月前报的小孩户口批下来了，名字仍是叫 WS，出生日期仍是老高那孩子的生日。

这下姐姐一家可傻眼了！老高那孩子是绝对要不回来了，北京这里平白增加一个假户口叫怎么回事呢！那年那月，一个户口绝非是一张纸的事，那是意味着一份粮票、4两油票、和大人一样的17尺布票，还不算副食品、工业券等等的增加量，被人查出来可是犯法的事！注销吧？且不说需要死亡证明等手续，只说以后再申报批准哪那么容易？

全家人急得团团转，一时都没了主意。另一位姐夫是个军官，生怕沾惹上什么“家庭问题”，还一个劲儿地吓唬说，再不解决我可要告发了！

亲家的紧急情况传到了娴的婆家。娴的婆家也在北京，婆家的姐妹也赶紧帮助想办法。姐姐在电冰箱修理厂工作，那时北京只有高官、医院、科研单位才有冰箱，这是很冷门的工作。姐姐向徒

弟们下了动员令：有个亲戚急需抱养个孩子，都帮助扫听着点。当场一个代培的男生就表态，这个没问题！我妹妹是协和医院妇产科护士，她那儿经常有弃婴。

事情就是那么巧，第二天就有了消息。公元1980年4月2日，这个千呼万唤的宝贝诞生了。徒弟的护士妹妹已经热心地把孩子抱回了家。中午，姐姐扔下工作，带着妹妹就赶紧去了。经过七拐八拐，在东四一带的一个小平房里，终于接到了这个孩子。

男孩儿长得方面大耳、白白胖胖、人见人爱。你一定着急要问，这么好的孩子怎么会是弃婴？现在，有关几家人最高的机密就是这个孩子的身世。姐姐临时代培的这个徒弟已无处可寻，更没有记住他妹妹的姓名住址。其实现在找到了他妹妹也没用，当时她也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弃婴的父母都是顺义农村的，“母亲与一个赶大车的相好”，……，“在一个草垛里忍了一夜，天亮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她还没有来得及给孩子全身擦洗，所以显得脏兮兮的。姐姐因没有来得及作什么准备，匆忙中，只好脱下工作服包裹起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姐妹俩感谢了护士之后，立即告辞回到西单的家里，没有多久，姻的两个姐姐就闻讯赶来接走了宝贝。孩子的名字是早就起好了的，孩子的出生日只好使用三个多月前老高那孩子的生日，户口是现成的。

一场暴风骤雨就这样平息了，一个经历曲折的收养家庭就这样形成了。三十年来，一家人和和睦睦，父慈子孝，幸福美满。

据最近见过这个孩子的人说，孩子很正派、孝顺，长得高高壮壮，皮肤白皙，拥有成人教育的研究生学历，工作非常敬业，很得领导重视。工作单位吗？这可不能告诉你！但是可以告诉你的是，他要结婚了，他在继续着他更加美好的明天。

（发表于2010.5.6 德馨博客）

文姐清欠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单位之间由于各种原因会有许多资金拖欠情况，形成债权债务，其中有不少事后形成了老大难问题，很不好解决。

九十年代初，文姐在单位困难之际，受命改行做了几年清欠工作，历经种种困难，完成了许多较难完成的项目，工作做得非常成功。现在她已退休多年，回忆往事，感慨良多。

她说，清欠工作看起来难，其实也不太难。就像其它各种工作一样，只要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就可以一步一步攻克难关。问到她有什么诀窍，她笑了笑，给我说了下面几条，我总结为“四心”。

1、要出以公心。最常见的不成功原因就是缺乏责任心。有的项目多年要不回一分钱，但是不耽误每年节假日一大拨人到债务方去吃喝一顿。

2、要有恒心。不怕吃苦，坚定信心，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3、要有细心。只有细心才能了解到债务方的真实情况，才能设计出恰当的工作策略和谈判技巧。

4、要有诚心。待人以诚，软硬适度，根据对方的真实困难提出可行的还款方案。

她还说，要对困难有充分的认识，要区分不可逾越的困难和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困难。特别发出感言：内部困难往往要比外部多。

退休后，她过着安宁恬淡的生活，不大愿意回忆过去工作中的的是是非非。因为有位年轻朋友刚刚进入这个工作领域，需要给他一些帮助。这天，在我的再三要求下，她给我讲了一头一尾2件最经典的案例。

一、多走一步就能找到的动力经济学院

1994年10月，为了解决日益庞大的外部拖欠给企业生产经营

带来的危机，公司决定调我专门作清欠工作，暂挂在财务部。就这样，我调到了公司财务部。

当时我从外单位调来不久，公司内各方面的关系还很不熟悉，一上来就让我从最困难的动力经济学院工程欠款项目入手。

动力经济学院工程欠款是 87 年竣工工程形成的，总欠款为 44 万元，甲方是动力经济学院基建处，总包方是我集团五公司三分公司。

其基本情况是：动力经济学院地处远郊区昌平，一般人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安装公司只对总包方——集团五公司负责。7~8 年前工程竣工后，我公司有关人员无数次地前往集团五公司催讨这 44 万尾款，这么多年中竟然一点进展也没有。这时债权部还没有成立，暂先调我一人负责讨债工作，由于内耗的原因，没人向我介绍这个工程的来龙去脉，甚至没人告诉我甲方和总包方的地址、电话、联系人，连我公司是谁施工的，施工项目是什么一时都了解不到。

带着一头雾水，我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踏上了漫漫讨债之路，登门集团五公司了解情况。当头遇到的困难是，张三推李四，李四推王五，我连续三天去了第三次，才找到负责此事的三分公司主管 W 会计。

据 W 会计讲，甲方由于属于教育部门，一贯资金紧张，至今没有拨款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分拨给你们。

这是我在公司清欠会上听熟了的说法，曾因此有人建议抹掉这笔没有希望的欠款。但既然来了，我是不能轻易放弃努力的。

我诚恳地对 W 会计说，你们总包方的损失肯定比我们还大，这是我们双方共同的困难，我愿协助你们共同向甲方讨回此款，可他说，你去了也没用，态度甚不积极。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仅勉强告诉了我动力经济学院大致的地址。

这就够了！我立即买了一本地图册，当场就从五公司向昌平赶，

当时郊区公路还没有修好，远郊公共汽车堵车十分严重，下午三点多，才终于找到了动力经济学院。

我找到了负责此事的基建处王处长，他恰好在。王处长听我表明来意后十分惊讶，甚至有点不屑，说你们干的那个一期工程，工程款早已全部付清。我想请学院财务人员帮忙出具证明材料，但天色已晚，会计要赶回城班车，初次交往不可要求过分，我只好作罢。

事情有了一丝突破，我非常高兴，更增强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下一步是第二天再找五公司，W 会计矢口否认该期工程款已结清的说法，我二话不说，立即掉头二下昌平。

下午二点赶到动力经济学院时，早已误了吃午饭时间，学院周围人烟稀少，根本没有饭馆。会计看着我风尘仆仆的样子很是同情。通过聊家常里短、工作经历等感情铺垫，得知她也是一个“老三届”。虽然主管处长不在，尽管非常繁琐，她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帮我查清了时隔已久的付款时间及数额，并出具了证明。

再找五公司，你们能知道 W 会计的表情吗？他只讪讪地说了一句：“我们给垫用了，先给你们 10 万吧，好不好？其它我们尽快还清。”我拿着 10 万元的内部支票（集团规定，二级法人单位内部资金往来一律使用内部支票）走出三分公司的大门，天上飘着大片的雪花，这是北京那年的第一场大雪，预示着此事远没有这么顺利。

五公司财务科 H_X 科长正在开会。好不容易等到他会间出来，他却冷冷地说，不能付款！此工程质量有争议。我费尽口舌解释都不行。

怎么办？只好三上动力经济学院。

这次我一大早乘头班郊区车赶去，学院的班车还没有到，在学院大门外的风雪中等了半个多小时，确实给我冻得够呛。班车到后，见此情况王处长及会计十分感动，不但写了“工程质量无争议”的证明，甚至向我表示，五公司在我们这里还有二期工程，若不还

你们钱，我们就不和他们签合同！老天！这是他们所能给予我的最大的支持了。

回城的车上我百感交集，公司内，集团内，竟还不如外单位同志能友好配合。就在这车上的沉思中，姐姐刚从香港给我带来的皮包被小偷割破，我竟没有发觉。

还是甲方说话管用！五公司这次“无争议”地付了10万元。我趁热打铁，与五公司财务部双方友好签订了“五一”前还款协议。最终，来年4月全部还清了这项工程的欠款。

后来熟了，W会计说：文姐，我真佩服你的顽强劲儿。

成功收回这笔“死”款，没有花一分钱，没有打一次出租车，没有请吃一顿饭。

第一炮打响了，我对新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二、一波三折的钢研院宿舍工程

这又是一个内部困难大于外部困难的任务——钢研院宿舍工程。

广外这个大院原来是我公司的机械厂，地处2-3环之间，占地5万多平米，单位“兵改工”前是工程兵的一个团部加一个修理营。工厂后来经营不善搬往郊区，切诺基汽车厂曾有意在这里建设一个桥厂，许多单位觊觎这块黄金地块，连张百发副市长都曾悄悄坐车进来察看过。

九十年代初，工厂搬走后，公司在这里开发了十来个住宅楼。其中的三号楼，就是与某钢研院合建的，钢研院出资金，我公司出地皮。工程于93年12月开工，总造价约640来万。96年5月，钢研院的职工都已入住一、二年了，工程款尚欠215万，这时甲方停止拨款，理由是资金不足。当时可能是真实原因，但欠款连续5年再无动静，就有得赖就赖之嫌了。

我们的基建部很认真，当时每月都向乙方发催款函。但毫无效果。

我于 2000 年 7 月接手钢研院工程清欠工作。在公司 Z 副总经理主持下开了一个联席会，钢院当时的院长助理兼行政处长 D 及一位女会计也应邀到会。会上基建部向债权部交接了这项工作，我被介绍给了钢院一方。

全面熟悉材料后，我于 8 月初开始与钢院接触。当时对方的策略是躲躲闪闪，敷衍塞责。每次去，有关人员不是有事不见，就是迟到，谈判很艰难。他们最终能说出的理由就是三角债，声称一直资金紧张。

D 处长有时领着我看几辆旧车，要以这些二手车抵债；有时又抛出个方案，要以下属某三产企业生产的什么菜刀、剪子类 and 钢材抵债。总之，就是哭穷。

五年前，我曾去过钢院。通过我的观察，当年他们破破烂烂的办公环境竟然大大改观了。办公楼已经装饰一新。进入办公楼，脚下是红地毯，墙上展示市长刘淇视察场面的大型电子幕墙。走进办公室，室内是一水儿新型办公家具。窗外还在新建着一个会议楼，规格相当体面、时尚。

我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到，他们 9 月初要进行该院 50 周年的大型院庆，还将努力通过国际 9000 标准的贯标。

综合以上观察到的情况，我得出以下分析判断：1、对方当前资金不紧张，我们只要加紧催讨力度，事情会有进展的。2、对方现在正是十分要面子的时期，肯定不愿我们将其诉诸公堂。催讨欠款，正当其时。

心中有了底，在谈判中我采取了积极的攻势，大约在 2001 年 1 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钢院终于同意先付给 30~50 万。但我们必须接受免其缴纳滞纳金的条件。

回来我立即向清欠领导小组汇报，这时我们国企的劣根性凸显了出来：领导班子意见不一，矛盾重重，争吵不休，个别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此前的五年多里，一分钱没要回来，不曾有这许多问题。

这一下竟拖了半年。直到 2001 年 7 月，纷争虽然没有结束，但清欠领导小组部分主要领导人员（总经理、总会计师、法制办主任 H 律师）统一了意见，决定派我再次出马。

在我这次重新开始催款时，钢院负责此事的人又换了一拨人马。管此事的换成了院办主任及新任的行政处长。难度大大加大，去年的工作基础基本坍塌。

我找到 D 处长，人家爱搭不理，说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他不管这事了。我当时满心酸痛，打碎了牙往肚里咽，单位领导决策混乱，谁来理解我呢？

人家院办主任说忙，我只好搭讪说正好我也忙，我下班再来找您吧！实际上，我只好在附近溜达，等到下班时间再进去找。好几次弄到很晚，还要家人到钢院去接我。

债权部的领导 S 要我以硬对硬，我不能听她的。对方的态度不好，我就硬着头皮冷静去听。他们嚷嚷完了，我再不慌不忙地针对他们讲话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反击，据理力争。同时努力注意以自己的气质和风度征服对方，使对方由一开始像打发包工队的态度，终于转变为与建筑一级资质大企业代表谈判的规格上。

为此事我还找了爱人的表弟，他是冶金部的一个处长，从某方面讲也是钢院上级单位的要人，由他来做 C 院长及主管副院长 J 的工作。这里有许多的曲折就不必细说。

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对方终于同意付款。但如果按公司领导的期望值分期付款，将夜长梦多。我决心一鼓作气，为此设计了很多的策略。

我通过内部工作，了解到对方的资金实底，现在正是有钱的时候。不是还不起，而是能赖就赖。我决定大举进攻，压对方一次还清。

我向钢院讲，在公司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通了不打官司、免缴滞纳金。一是为了表弟的面子，二是为了我年年都要有业绩。反对的力量可大着呢，明年万一我退休，回头我压不住了，

吃亏的还是你们。还说：我们公司新来的硕士毕业的专职律师，小家伙能耐大着呢，打了好几场官司都赢了。

钢院方面权衡轻重，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215 万一次还清。但他们讲明：手续、资料一定要齐全，从开工证到竣工图一样不能少。我终于松一口气，但下一步的工作更忙。

回来后，我们债权部的头儿 S 说，不给找图纸！他们没有啊？我耐心劝说她，咱不能因小失大啊，再说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话是这样说，可为了搞齐这些东西，我最多的一天竟来回往返钢院五趟！忙点、累点我不怕，怕的是夜长梦多。工作即将成功，给我的成就感是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幸福。

在这中间，经理办、档案室、法制办、复印室，加上前基建部长老 G 都大力的配合、协助。公司总经理给了我全力支持，需要任何资料、签字等，W 总经理常常直接到我办公室现场办公，体现了一把手的干练。这点对我顺利完成任务非常重要。大家同心同德为了一个原因：资料不全，钢院不给钱！

钢院派了八个专门搞工程的工程师，对我方提供的资料、图纸一张张检查、校对、复印。在家里所有的事情都由法制办 H 主任办。W 总经理当时讲明：所有发生的费用（大图复印费、装订费等）都由法制办出。当时大家配合默契，感人至极。

大功告成的前一天，下午四点了，钢院节外生枝又提出开工证不对。冒着闷热的天气，我带他们直接到市建委去查。建委负责管此事的人讲明：94 年 12 月以前就是使用这种格式的开工证。这下我们双方才放了心。

2001 年 9 月 27 日，215 万的大额支票我终于拿到了手。公司上下都在准备过十一，人们都到多功能厅开会去了，连布置工作带联欢。

大楼里静悄悄。我把支票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坐在那里努力让心情平静下来，回忆起这个项目的一波三折过程，任凭泪水静静的流淌。

节前流动资金非常紧张，财务部看到这个意外的大额进项非常惊喜，W 总经理高兴得要请我去吃饭，不住地说要给我庆功。

这时我才想起来，包括这项大工程在内，我独立办的工程没有请对方吃过一次饭，花过一分公关费。凭的只是我对工作的责任心以及克服困难的毅力。事后连钢院院办主任都要请我吃饭，表示对我不屈不挠精神及工作能力的赏识。他说，要换我，是绝不敢接这样的任务的。他表示很后悔当初对我傲慢的态度。

后记：

215 万是文姐完成的最后一次清欠任务。完成任务后不久，在 2001 年 10 月的一天，由 W 总经理主持召开的一次专题会议上，决定奖励文姐 5 万元。有人提出代扣 1 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最后决定实际奖励 4 万元。文姐做这项工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得到物质奖励。（听说从这以后，公司才出台了正式的收款提成奖励规定）消息传开后，大家都为文姐高兴。

奖金迟迟没有下来，总经理的请客也因为工作忙而作罢，于是文姐自己出钱请了一起辛苦的同志们聚了一次。

2002 年 7 月，文姐响应集团 331 号文件号召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辛苦了 34 年的她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奖金的事，她早已忘到了脑后。

不久，公司领导班子大换班。

2002 年 12 月底，文姐在家里听说此笔奖金 1 个月前批下来后早已被债权部长 S 领走，并据为己有。

文姐心里疑惑，这个项目 S 从来没去过一次，甚至对钢院一个人也不认识呀！找党政工各领导投诉，结果是互相踢皮球。

文姐只好试着在退休后再做一次“清欠”工作。这可比任内的清欠难多了！整整两年后，终于迫使很有背景的 S 吐出了 1.2 万给文姐。公司上下都劝文姐：她老公在上级集团当处长，进她嘴里的食从来也没有吐出过 1 分，这次已经是破天荒了，你就知足吧！

文姐还能说什么呢？

（发表于 2012. 2. 19 德馨博客）



（与年轻人亲切交谈）

南疆婚礼

飞机划破了晴空，从我仰身飞向蓝天的一刹那，就强烈地意识到，我就要脱离北方零下十度的严寒了。我们现在恰似那候鸟，追逐温暖，飞向南疆。

Z 这辈子心中的大事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Z 与丈夫都是越南华侨，祖籍在广西南疆宁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二人在越南谅山结婚，男人是一名越南人民军的战士，Z 作小学教员。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声炮响，男人在军中呆不住了，部队里像他这样的华侨原本很多，中越交恶之后，一股脑被清洗。夫妻携带着刚出生的两名幼女，被撵到了国境线的这一边。逃难的经过非常悲惨，公公因为年岁大了跑得慢，被身后的乱枪打死。过来后，政府在边境小城凭祥划给他们土地，建立起华侨农场，他们才得以安身立命。

小儿子是在凭祥出生的。天有不测风云，三个孩子还没有成人，丈夫就患肝病去世了，大约从那以后，Z 就不喜欢酗酒的人。

丈夫去世以后，Z 独立苦苦地把一儿两女拉扯大实在是不容易。两个女儿成年后，成为了广西金兰国旅的两个支柱。后来不知怎么搞的，都看上了北京的小伙子，先后嫁到了北京。现在，小儿子也终于结婚了，要迎娶的是在北京工作的东北姑娘。这下，三个孩子就都来到了北京发展，Z 自然也随着到了北京。这次小儿子结婚，她坚持要全家人回到凭祥老宅里办喜事，并力邀我们前往参加。来到供奉在三楼的丈夫的遗像前，她可以告慰他了。

在凭祥的这座三层小楼，是两个女儿杀进北京之前的杰作。终年空置，留给愿意清静的邻居在里边居住，邻居象征性地付给几百元的月租。既然长期不用，这辈子也不大可能留用，原就打算卖掉了。没想到今年，这个边陲小镇因东盟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又出现

了大大的商机。政府各项优惠政策一出台，房价立刻暴涨，这次我们前去参加婚礼，发现闲置的土地已经没有了，看来这个小楼升值空间大大增长了，不能再卖了！（下图右侧的小楼）



飞机降落在南宁，就像降落在一个气候宜人的大花园里。换乘中巴车，继续在绿色中向南奔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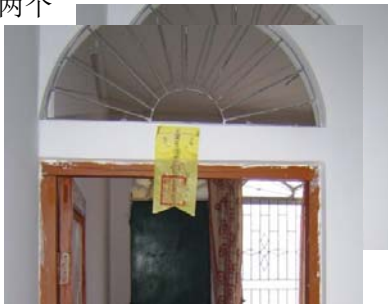
夜色中，车停了，两名持枪的边防警察上车检查证件。我明白，边陲小镇凭

祥到了。

凭祥的气候，温暖如春，果然是没有冬天。

我们来参加婚礼前，Z 提前两个月回来把小楼作了装修布置。我们被安排住在了二楼向阳的一间。各个房间都曾特意请人来做过法事，门上贴着“驱鬼符”。

（见右图）我们虽然看不懂，却能感到主人暖暖的善意。



既是为了在南疆观光，也是为了不给主人家添麻烦，每天早上我和老伴必是溜达到附近的大排档吃早餐。这个大排档太大了，足有数百商户，上有遮雨的大棚，周围却无围墙，真是很好的购物环境呢。

有的区专卖水果；有的区专卖青菜；有的区商户周围设座专卖餐饮。你说它简单，有的就像一个早点铺一样卖的是豆浆油条；你说它复杂，更多摊位可以卖炒菜、米饭、水饺、甚至为你做红烧鱼。

这是一座小城市，没有大城市必有的复杂的商品流通环节。所以各个摊位上的菜品不但便宜，而且光鲜可人，嫩得不能再嫩了。看得出来，绝对是清晨菜农从地里刚摘下来的。我这时才理解，在京生活期间，儿媳对市场上买来的很好的青菜为什么还那样的挑剔。（见下图）



准备工作不用我们帮忙，于是这天搭乘到南宁接客人的车子，我们再次来到南宁，游览了著名的青秀山。

青秀山风景区位于南宁市区东南9公里处的邕江江畔。青秀山又名



青山，泰青岭，因林木青翠，山势秀拔而得名。我原来常赞美四川的九寨沟，到这里一看，玉琢天成之秀美，天池林野之自然，并不亚于九寨沟。它海拔有189米，占地近78公顷，这可不是个小公园，乘坐环线游览车转一圈就要一个小时，你认为哪里好玩就在哪里下车好了。门票15元，如果要把私家车开进来，就要增加10元。这一点不像九寨沟，为了保护

天然环境，不许任何外来车辆进区的。

山上林木茂盛遮天蔽日，放眼望去，好一片绿！所以被誉为“南宁市的巨肺”。清风吹过时，发出海涛般的声浪，形成青山著名一景——青山松涛。我喜欢这样的地方，空气清新，游人不多。北京的景点，游人如织，不像去看景，倒像是参加盛大的节日游行。此行心旷神怡之余，尚有缺憾，小孙子皮肤属于过敏体质，被雨后凉风一吹，竟起了满脸的“风疙瘩”，直到第二天早起睡醒了才好。不过反过来说，夏天这里一定是个避暑胜地。

青山顶上有一座高高的宝塔，宝塔叫龙象塔，俗称青山塔。它是青秀山的象征，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共有九层，高 60 米，塔基直径 12 米，有 207 级旋梯，为广西最高的塔。修葺一新的观音寺香火甚旺，有目前广西最大的大雄宝殿，这就满足了几个信佛的亲属逢塔常跪拜，遇庙必烧香的愿望。

婚礼还剩两天的时候，Z 突然想起门前还没有喜联。她请我帮助构思。我想了两个给了她备选，主要是想把新郎的名字“建新”和新娘的名字“丽红”放在里边。

- 1、丽红着红喜结连理 建新迎新福满乾坤 永结同心
- 2、丽红着红喜结鸾凤 建新迎新福满苍穹 百年好合

后来我还觉得不满意，就给远在北京的诗词大家阶前夜色发短信请教，阶前夜色大姐热情回信惠赠了一幅更好的，这就是后来被使用的那一副：



丽人红烛高堂迎喜凤 建子新天紫气乘腾龙 龙凤呈祥

来宾们看到后无不叫好。

我们年龄大了，帮不上别的忙，只能出出主意，上街买点拉花之类的喜庆用品。百货商场前的中心广场上，热闹非凡，原来已经是元旦了，我们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凭祥壮族山歌会。歌会上人山人海，参加者好像不一定是事先准备好的，多数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我仗着身高挤上前去看，只见几位姑娘腼腆地在唱，然后几名男子悄悄商量了一下歌词，咄咄逼人地在回。如果哪一方不能及时合理地回应，就算败下阵来。唱的内容我们听不懂，只见观众在哄然大笑，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愉悦的心情。这就像是在给我们即将参加的婚礼作着喜庆的铺垫。（上图）



走到第二家商场前，又遇到了新鲜事。门前一头黑牛和几只山羊披红戴花。这是一家卖家用电器的商场，大喇叭里的促销宣传声震寰宇。大幅广告里公示着几类抽奖奖品的项目，特等奖就是这头牛；一等奖是一只羊！这些可怜又可爱的奖品就活生生地拴在店门前，太有意思了，大城市的来客绝对没有见过。外来客万一抽到这样的奖品，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处置它们呢？（右图）



婚期近了。

邻近的街区，各家各户差不多是一样的三层小楼，（少数经济能力暂时有限的仍然是低矮的棚屋），一家挨着一家，邻里关系密切。这个街区住的都是同一类归侨，中越交战前，他们或是在越南的邻居，或是越南人民军的战友。战后，直系亲属中如果有中国人，全家就被赶回到中国境内，多数在两广地带安置。不管是留在越南，（例如 Z 的几个姐姐）还是疏散在内地（例如夫家几个兄弟），血浓于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既然家族的命运相似，邻里关系也就超乎寻常，一家的婚事就是大家的婚事。婚礼前夜，邻家及附近的旅馆住着许多赶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各家可着街边的空地在门前设灶，摆下一溜餐桌招待准备参加婚礼的邻居和归侨同乡。

有这样的喜事，整条小街都被动员了起来，有汽车的出车；有空地的搭伙起灶做饭；年轻人拉起了防雨的大棚，覆盖了整条小街；女人们连夜在刮着椰丝，准备着最具典型特色的越式婚庆家宴。

椰丝的需要量很大，加上糯米，加上越南特产的一种黄色果肉的水果做成一种糕，据说是越式婚礼必备的主菜。（右图）



正式的婚礼前就在门前的街上摆了一场婚宴，这是专门招待街坊邻居和远来的战友的。不知从哪里借来的大批桌椅碗筷，大家七手八脚摆在防雨篷下，各家邻居门前的锅灶炒着菜，我看到做米饭的大米就洗了 2 箩筐。

胡同里的这场流水席显得更粗犷、随意，我们没有参加。夜晚我们逛街回来时，还有几桌没有散。散席后的客人们就在楼里卡拉 OK。借来的音响设备几乎昼夜不停地播放着越南歌曲，人们好像都快乐得睡不着觉，这里面大概也有不常会面的原因。他们感谢

这个婚礼，给大家重新相聚的机会。播放的歌曲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一部分是当年越南的英勇抗击美帝的内容，一部分是越南民间的流行情歌，询问之前我就能感觉到的。有的歌声使人振奋，有的歌声催人泪下，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唱得如此认真、投入，我眼前浮现着他们一个个家庭因为战争而破碎流离的情景，我感到他们对安定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此情此景，使我久久难忘。

正式婚礼于元月2日下午在凭祥的园林大酒店举行。

套用托尔斯泰大师一句话：幸福的婚礼都是相似的。这场新疆婚礼与一般北京人的婚礼并无很大不同。现在，再小的城镇也不乏星级酒店。这个园林大酒店四星级，是本地最好的。进去后，看到这个小城竟有这样的酒店，令人惊异。与北京不同的是这里允许鸣放鞭炮，这就大大增加了许多欢快的气氛。

喜车车队均是由亲友街邻的高档车组成，自己搞来鲜花自己布置。正是自己人的事自己人办的意思。

婚庆程序也无二致。庆典大厅里，来宾坐得满满的，有半数来客是住在附近的宾馆里的。酒席很丰盛，除了前述那种越式糕点，其它菜肴也是大致一样的。唯独给我强烈印象的是，宾客来自同一个社会圈子，更亲密、更团结，不大有我们在婚礼上常见的应景、敷衍的态度。



伴郎是与新郎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伴娘是与新娘一个单位的好友。伴郎伴娘都相当漂亮。大家都盼着他们能成为新的幸福的一对，不时开着他们的玩笑，不时利用各种机会各种话题作着善意的暗示。（下图）



新郎是女主人最疼爱的小儿子。千千万万个儿子结婚，都会使他们的母亲伤心。根据我的调查，90%以上的母亲都会认为自己的儿子很优秀，儿媳配不上他。眼见自己疼爱的儿子突然要离开自己，投入一个陌生小女人的怀抱，今后要听那个女人的话，要受那个女人的摆布，焉有不难受之理！所以说，婆媳关系是个永恒的话题，搞好婆媳关系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一件事。

儿媳身体柔弱，Z很疼这个儿媳。随着婚期的临近，儿媳身体突然出了点问题，好像是阑尾炎。Z慌了，附近宁明市的医院更好些，她连夜带儿媳到那里去看急诊。最终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没有耽误婚期。婚礼上新娘坚持着初愈的病体，始终带着微笑，为一桌桌的客人敬酒，我们很为她担着心。来到我们桌前敬酒时，我们衷心祝福小两口和和美美白头到老。



（上图婚礼殿堂一角）



三姐弟的关系非常好。姐大如母，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越南乡村女教师，中国话说得不好，所以，从小弟弟就习惯在生活上、工作上听从两个姐姐的安排。甚至直到结婚前，挣来的钱都由两个姐

姐控制着花的。一应婚礼大事的操持，都是两个姐姐在主事。婚礼上，弟弟分别向两位姐姐敬酒，像是答谢对自己成人前的照顾，又像是与姐姐们的告别。姐弟相拥，泪眼婆娑。

婚礼闹到很晚，人们才渐渐道别散去。余兴未尽的部分亲友再次相聚在家里卡拉 OK；一帮年轻人精神头更大，搬出事前准备好的烧烤炉到门口，自助烤鹅、喝酒折腾到黎明。

参加婚礼后的重要安排就是参观赫赫有名的友谊关和边贸小街浦寨。

友谊关饱经战火，离凭祥大约仅 10 公里。从小在地图上就看到



它，当时叫做 睦南关，解放前叫镇南关，抗美援朝后又改名叫友谊关，由陈毅元帅题词。一个小城门楼子竟被历史揉来揉去起这么多名字，有意思吧？

我站在历经沧桑的关口前，隔着铁栅栏看那等待通关手续的货车长龙。抗美援朝时，中国人省吃省喝省出来的物资，大概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送到我们的“同志加兄弟”那里的吧？

后来我们聪明些了，为了自己的四化



建设，一举停掉援阿、援越和坦赞三大无底洞，结果有的人反目成仇，为了向另一个超级大国递送秋波，获取外援，于是频频在我边境寻衅，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战争。现在关系又好些了，谁知道将来怎样呢？南海具有石油开发前景的那些岛屿还有一争呢……，不说这些了，这就是政治，真够闹心的！

中越边贸一般是在浦寨进行，浦寨是凭祥市下属的一个小口岸，这里有个繁荣的商业街区。从凭祥过境到越南主要有两条路：一个是友谊关，走的主要是铁路和大货车，用护照通关；另一个是浦寨，走汽车与行人，用边境证通关。在凭祥，当地居民都有边境证，因此他们过境到凉山，甚至河内，就像我们到京郊游玩一样方便，当天可打个来回的。

目前流通比较多的商品是越南红木制品，小到筷子、木雕的工艺品，大到各种成套红木家具。新郎陪着我和其他一些客人去的。他叮嘱我们看中了什么东西不要忙着买，他会找来当地的朋友帮助识别真假，帮助侃价。在北京时，老伴早就看中了一种木雕小象，侃价最低 300 元一个。这次在浦寨，主人要价才 160 元一个。我们买了两个，当场陆路托运回北京，几十元的包装及运费，非常方便。

外来客常买的另一种东西是越南香水。我不识货，只是觉得各种品牌都很香，价格也不贵。越南怎么会出香水？大概是法国占领期间的产物。占领军不能总是从国内带来习惯使用的香水，因此渐渐形成了当地的香水产业。

我有生第一次到这种低纬度的地方来，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李太白曰：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来之前订的是往返机票，到广西来玩了十来天，真有点“乐不思蜀”，尤其是听说北京风雪依旧。

由于北方的暴风雪而延误了一天的航班终于放行了。踩着温暖的土地登上了飞机。落地时，踏上的却是北京雪后的寒冰。走出航站楼，已经是后半夜 2 点多了。我们穿上了全程没有动过的冬衣，

依然是“罗衾不耐五更寒”。航站楼前，密密麻麻焦急的人群在等着半天才来一辆的出租车。也是，这样的天儿，谁愿意冒险上路呢？

回来这么多天了，我们还在久久愉快地回忆着，老伴兴致盎然地说，争取每年冬天到南方去一次。

（2010 年春）

（发表于 2010. 4. 22 德馨博客）

第三部 德馨的歌

纯洁的心灵，流淌着真挚而美好的旋律；蹉跎的岁月，谱写着深重而难忘的乐章。

哪一句诗行，不带有时代坎坷的印迹？哪一支心曲，未链接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

一、八中毕业歌

1=E $\frac{2}{4}$
♩ = 96

欢快、蓬勃向上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mp

3̣5̣ 5̣5̣ | 5̣6̣ 5̣·5̣ | 3̣2̣ 1̣3̣3̣ | 2̣1̣ 5̣0̣ | 6̣·6̣ 6̣5̣ | 1̣2̣ 3̣0̣ |

在我 们的 记 忆 里 是 一幅 美丽 的 图 画， 校 园 歌 声 如 松 涛，

5̣6̣ 6̣3̣ | 2̣ - | 3̣5̣ 5̣5̣ | 5̣6̣ 5̣0̣ | 3̣2̣2̣ 1̣3̣3̣ | 2̣1̣ 6̣0̣ |

列 队 红 旗 下。 第 一 篇 的 作 业， 批 注 着 老 师 的 心 血，

5̣5̣ 6̣1̣ | 3̣6̣ 5̣3̣ | 2̣2̣1̣ 5̣6̣ | 1̣ - | 6̣1̣ 1̣1̣ | 1̣2̣ 1̣·1̣ |

实 验 室 里 昭 示 着 学 海 无 涯。 永 远 记 得 老 师 们 把

7̣6̣ 5̣6̣ | 3̣ - | 5̣6̣ 6̣6̣ | 6̣5̣ 4̣3̣ | 2̣2̣1̣ 2̣3̣ | 5̣ - |

汗 水 滴 洒， 亲 眼 见 到 她 们 长 出 华 发。

6̣1̣ 1̣1̣ | 1̣2̣ 1̣·1̣ | 7̣7̣6̣ 5̣6̣ | 3̣ - | 5̣·5̣ 6̣1̣ | 3̣6̣ 5̣3̣ |

不 曾 忘 掉 老 师 们 的 谆 谆 教 导， 走 到 天 涯 海 角

1. 2̣2̣ 3̣0̣ | 1̣ - || D. C. 5̣· 5̣ | 6̣ 7̣ | 1̣ - | 1̣ - || FINE
报 效 中 华 报 效 中 华

(1996. 3. 19 为校庆75周年而作)

二、胡笳十八拍

$1=F \quad \frac{2}{4}$
♩ = 62

思乡 哀怨

作词：汉 蔡琰

作曲：德璧

(3 6 | 7̣ 3̣ i | 7̣· 7̣6̣5̣ #4̣5̣ | 6 - | 1̣· 1̣ 1̣6 | 2̣3̣ 7̣0 |

5̣· 3̣ 5̣6 | 6̣ -) | 6̣6̣5̣6̣ #4̣5̣ | 6̣^v 7̣1̣7̣1̣ | 6̣· 6̣ 5̣6̣4̣5̣ | 5̣3̣· 3̣ |

为天有 眼 兮 何 不 见 我 独 漂 流?

2̣· 3̣ 5̣ #4̣5̣ | 3̣· 4̣ 3̣2̣^v | 1̣· 3̣ 2̣3̣1̣0̣ | 6̣6̣ 5̣ #4̣5̣ | 6 - | 6̣· 1̣ 2̣3̣ |

为 神 有 灵 兮 何 事 处 我 天 南 海 北 头? 我 不

5̣ #4̣5̣ 3̣ | 6̣· 1̣5̣ #4̣5̣ | 3̣ - | 2̣· 3̣5̣ #4̣5̣ | 6 - | 1̣· 1̣7̣· 1̣7̣6̣ |

鱼 天 兮 天 何 配 我 殊 匹? 我 不 负 神 兮, 神 何 吸 我

5̣· 3̣ 5̣6 | 6̣ 6̣0 | 3̣· 3̣2̣3̣1̣1̣ | 0̣5̣3̣ 5̣6 | 6 - | 1̣· 1̣ 7̣1̣ |

越 荒 洲! 制 兹 八 拍 兮 拟 排 忧 何 知 曲 成

2 - | 3̣· 4̣3̣2̣1̣0̣3̣ | 2̣· 3̣2̣1̣7̣0̣1̣ | 7̣· 1̣7̣6̣5̣· 3̣ | 5̣6 6 | 6̣ 0 ||

兮 心 转 愁!

(作于19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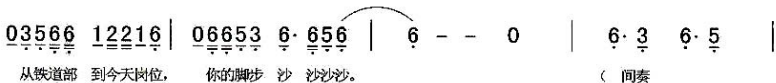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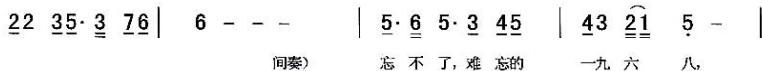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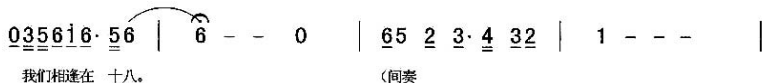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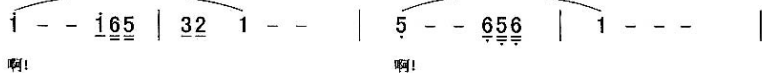
三、相逢在十八

1=C $\frac{4}{4}$
♩ = 100

中板 抒情地

作词：德馨习作

作曲：德馨习作



6̣. 6̣7̣1̣ 7̣6̣5̣3̣ | 6̣. 3̣ 6̣ 7̣1̣ | 2̣. 2̣3̣4̣ 3̣2̣1̣3̣ | 6̣. 3̣ 6̣ 7̣1̣ |

7̣6̣5̣3̣ 5̣5̣ 3̣ | 6̣. 6̣ 7̣6̣ 6̣ - | 6̣ - 0̣ 0̣ | 0̣ 0̣ 0̣ 0̣ |
间奏) 白: 你变多了。

0̣ 0̣ 0̣ 0̣ | 6̣. 6̣ 6̣3̣ 6̣. 7̣ | 6̣. 6̣ 5̣ 6̣ - | 6̣. 6̣6̣3̣ 5̣ 6̣6̣ |
不! 你没有变! 工 作 还 是 那 么 执 著 认 真, 尽 管 额 头 平 添 了

5̣. 5̣ #4̣5̣ 3̣ - | 2̣. 2̣ 2̣6̣ 2̣ 3̣4̣ | 3̣. 3̣ 2̣ 3̣ - | 3̣. 4̣3̣2̣ 1̣ 2̣3̣ |
几 许 白 发; 对 人 还 是 那 么 诚 恳 童 心, 尽 管 你 的 担 子

7̣. 7̣ 5̣ 6̣ - | 0̣6̣7̣1̣2̣ 1̣7̣6̣ 6̣ | 6̣ 0̣. 6̣3̣. 3̣3̣. 2̣ | 3̣ - - 0̣3̣4̣ |
依 然 很 大! 祝 你 永 远 幸 福, 如 嫦 娥 般 不 老。 愿 你

5̣6̣5̣. 5̣4̣4̣3̣ 5̣ | 5̣ - 0̣3̣ 6̣. 5̣ | 6̣ - - 0̣ 3̣ | 7̣. 7̣7̣. 6̣ 7̣ - |
那 颗 快 乐 王 子 之 心, 永 不 熔 化! 使 周 围 人 思 想

0̣5̣1̣. 1̣ 2̣ - | 3̣ - - - 3̣4̣ | 3̣2̣1̣2̣1̣7̣6̣7̣6̣5̣4̣5̣6̣ | 3̣ - - 3̣0̣ |
都 得 到 升 华! (结 尾 伴 奏)

2̣2̣2̣ 3̣0̣ 6̣ - | 6̣ - 0̣ 0̣ ||
结 尾 伴 奏)

(作于1996. 7. 24 妻46周岁生日)

四、爱的感想

1=B $\frac{3}{4}$
♩ = 120

中板 倾诉表情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3 5 6̣1̣6̣ | 5 - - | 3 5 2̣3̣2̣ | 1 - - | 6̣6̣ 6̣ 5̣5̣ | 1 2̣2̣ 3 |
你 在 那 方, 我 在 这 方, 冥 冥 中 有 神 奇 的 力
我 们 都 变 得 意 再 这 得 静, 逆 境 中 你 挺 了 肩
生 活 变 得 平 静, 常 追 忆 着 你 的 笑

3 - - | 2̣2̣3̣ 5̣5̣ | 6̣1̣6̣5̣5̣2̣3̣ | 2̣ - - | 3 5 6̣1̣6̣ | 5 - - |
量, 使 我 们 的 眼 神 相 撞。 世 界 的 变 得 泽 (如)
腐, 静 默 你 的 学 习 和 理 想。 (我) 你 自 惭 形 得 泽

6̣ 1̣ 5 | 6̣ - 5̣5̣ | 6̣. 1̣ 6̣ | 5 - 3 | 2̣ 3̣3̣ 5 | 2̣ - 3 |
如 此 明 亮, 你 卓 尔 不 群 像 混 沌 世 界 中
春 风 一 向 上, 抓 起 了 的 浪, 想 是 我 沉 睡 于 的
感 奋 向 追 及 你 的 幻 想, 想 是 我 沉 睡 于 的

2̣ 2̣1̣5̣6̣ | 1̣ - - | 1̣ 2̣2̣3̣ | 3̣ - 3̣ | 2̣ 3̣2̣ 2̣1̣ | 6̣ - - |
闪 出 的 光, 定 位 于 纯 洁 的 友 谊 之 上,
心 窗 之 窗 量。

6̣ 6̣1̣ 2̣ | 2̣ - 1̣ | 6̣ 6̣5̣ | 5 - 0 | 6̣1̣ 1̣6̣ | 5̣6̣ 6̣5̣ |
梦 中 我 永 远 在 你 的 身 旁。 带 着 你 的 微 笑,

3̣5̣ 5̣3̣ | 2̣3̣ 3̣0̣ | 5̣5̣ 6̣ | 1̣1̣ 3̣ | 3̣ 5̣ 2̣2̣ | 1̣ - :||
带 着 我 的 渴 望, 我 能 愉 快 地 进 入 梦 乡。

2/4 稍快

(作于1997.4.13)

五、呼唤真情

1=G $\frac{3}{4}$

♩ = 100

诚恳 执著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5̣. 6̣ 1 - | 1 3̣2̣1̣ 6̣5̣6̣ | 5̣ - - | 1̣. 2̣ 3̣ - |
我 渴 望 真 诚 和 友 谊, 我 摒 弃
我 向 往 天 地 没 有 严 寒, 我 希 望

3̣ 5̣6̣5̣ 3̣2̣1̣ | 3̣ - - || 5̣. 6̣ 1̣ - | 1̣0̣ 2̣3̣2̣ 1̣2̣1̣ |
虚 伪 与 谎 言! 我 们 经 过 艰 苦 的 努
永 远 是 春 天, 消 除 了 猜 忌 和 冷

6̣ - - | 5̣6̣5̣ 3̣ - | 5̣0̣ 2̣3̣2̣ 1̣ | 6̣5̣6̣ 1̣ - |
力, 能 否 化 解 不 信 任 的 和 冰 温 山?
漠, 换 回 了 真 诚 和 温 暖。

1̣ 0̣ 0̣ || 5̣0̣ 2̣3̣2̣ 1̣ | 6̣5̣6̣ 1̣ - | 1̣ 0̣ 0̣ ||
真 诚 和 温 暖。

(作于1997.4.29)

六、四季喜（少儿歌曲）

1=G $\frac{2}{4}$
♩ = 94

欢快 节奏感强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f

566 65 | 53 30 | 3555 51 | 32 20 | 333 32 | 15 50 |

春天的 花朵 多美 丽， 小朋友的 脸上 笑嘻 嘻。 种上的 小树 发了 芽，

355 51 | 32 10 | 144 44 | 5654 30 | 3555 51 | 32 20 |

去年的 燕子 衔春 泥。 夏天的 树林 一 片 绿。 不知名的 鸟儿 咕唧 唧，

444 43 | 13 50 | 355 51 | 32 1^v35 | 111 75 | 56 65 |

河边的 花儿 更新 奇， 摘一束 鲜花 去摸 鱼。 ** 秋天我 又高 一年 级呀，

355 51 | 32 20 | 444 46 | 5654 30 | 35 511 | 32 10 |

继续要 取得 好成 绩。 图画我 比赛 得 第 一， 航模 小组里 做飞 机。

355 56 | 16 65 | 355 51 | 32 20 | 611 12 | 31 16 |

冬天的 雪花 飘下 来啊， 堆起个 雪人 像弟 弟。 午夜的 焰火 闪闪 亮啊，

555 57 | 111 11 | 11 10 :||

新年的 钟声 已响起! ** ** *

（作于1997.5.6）

七、祖国统一颂

1=C $\frac{6}{8}$
♩ = 75

深情 充满信心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6/8

$\underline{3} \ \underline{5} \ \underline{2} \ \underline{1} \cdot \mid \underline{7} \ \underline{65} \ \underline{3} \ \underline{5} \cdot \mid \underline{055} \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5} \ \underline{677} \mid \underline{65} \ \underline{4} \ \underline{4} - \mid$

百 年 压 抑, 得 到 了 解 脱, 我 那 受 尽 欺 凌 的 祖 国。
百 年 欢 腾, 得 到 了 解 脱, 大 花 园 又 添 繁 荣 花 一 朵。

$\underline{355} \ \underline{7} \ \underline{6} \cdot \mid \underline{6} \cdot \underline{6} \ \underline{5} \ \underline{1} \cdot \mid \underline{055} \ \underline{61} \ \underline{322} \mid \underline{1} \ \underline{6} - \underline{0} \mid$

肢 解 的 手 足, 今 天 日 结 回 归, 我 那 曾 被 瓜 分 的 祖 国。
各 族 人 民, 今 天 日 结 回 归, 我 那 曾 被 瓜 分 的 祖 国。

2.

$\underline{055} \ \underline{61} \ \underline{32} \mid \underline{25} \ \underline{2} \ \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0} \mid$ 4/4 稍快

神 州 巨 龙 扶 摇 腾 挪。 两 岸 通 航 之 船 已 达 彼 岸。

$\underline{6} \cdot \underline{6633} \ \underline{677} \mid \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1} \ \underline{2} \ \underline{3} - \mid \underline{33} \ \underline{33} \ \underline{4} \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2} \ \underline{13} \ \underline{30} \mid$

两 个 中 国 的 阴 谋 将 彻 底 打 破。 世 界 炎 黄 子 孙 携 起 手 来。

$\underline{6} \cdot \underline{6} \ \underline{7} \ \underline{11} \mid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3} \ \underline{2} \ \underline{1} \ \underline{0} \mid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3} \ \underline{33} \ \underline{6} \ \underline{71} \mid \underline{777} \ \underline{75} \ \underline{3} \ \underline{0} \mid$

支 持 祖 国 的 开 放 改 革。 一 国 两 制 开 拓 了 统 一 的 先 河。

$\underline{6} \cdot \underline{663} \ \underline{6} \ \underline{7} \mid \underline{1} - \underline{2} - \mid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2} \ \underline{4} \mid \underline{3} - - - \mid$

我 那 已 见 最 后 团 圆 曙 光 的 祖 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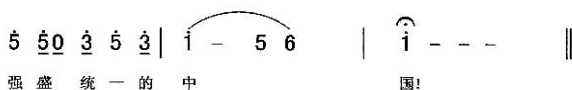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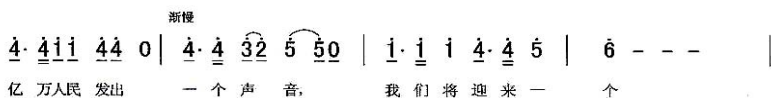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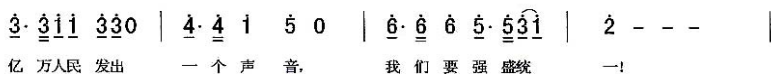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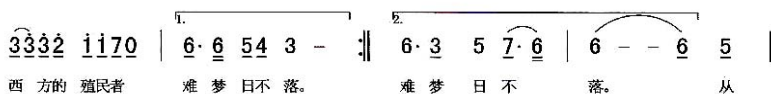
2.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3} \ \underline{2} \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1} - - - \mid \underline{6} \cdot \underline{6} \ \underline{3} \ \underline{6} - \mid \underline{7} \ \underline{1} \ \underline{7} \ \underline{6} \mid$

曙 光 的 祖 国。 历 史 航 船, 不 可 逆 转。

$\underline{63} \ \underline{34} \ \underline{3} \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111} \ \underline{6} \ \underline{3} - \mid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3} \ \underline{1} \ \underline{3} - \mid \underline{3} \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1} \ \underline{76} \ \underline{70} \mid$

后 人 将 评 论 我 们 的 功 过。 香 江 之 水, 汇 入 黄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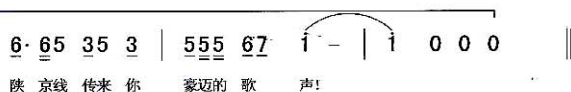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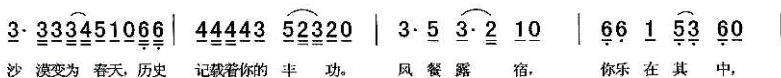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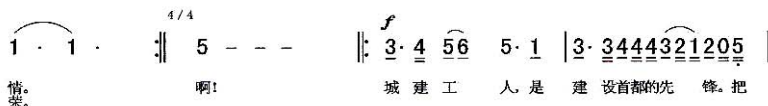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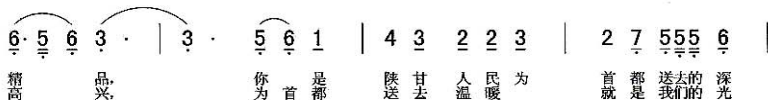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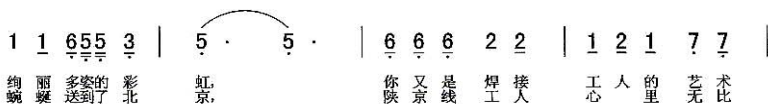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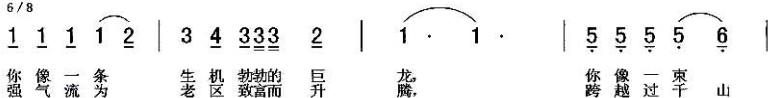


(1997. 5. 17~6. 30作于香港回归前夜)

八、陕京线上的歌声

1=A $\frac{6}{8}$ 4/4
♩ = 70 抒情 赞颂地
6/8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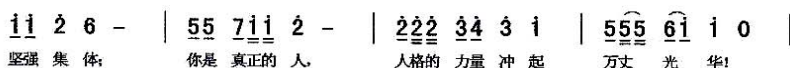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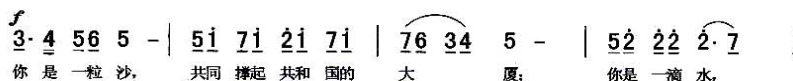


(1997. 6. 6作于陕京线北京段指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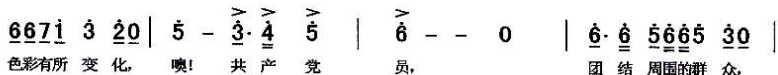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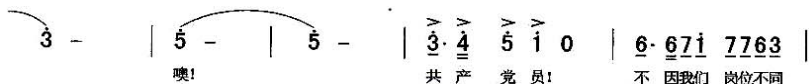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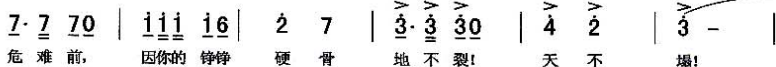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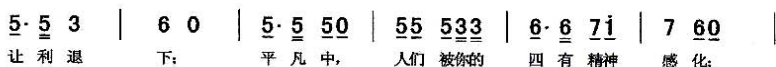
九、共产党员之歌

1=G $\frac{4}{4}$
♩ = 115 执著 刚毅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2/4



(1997.9.12 完成)

十、月光

1=D $\frac{4}{4}$
 ♩ = 54 抒情地 心静如水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3 6 3432 6 | 3 - - 0 | 6 3·3 2321 7 | 6 - - 0 |
 月 光 洒 满 心 房, 心 静 如 折 桂 的 吴 刚。

3 6 7176 1 | 7 - - 0 | 1 7·7 2321 7 | 6 - - 0 |
 我 爱 阴 柔 的 月 亮, 超 脱 在 广 袤 的 天 上。

3 6 3432 6 | 3 - - 0 | 6 3 2321 7 | 7 - - 0 |
 每 当 静 静 的 晚 上, 隔 绝 人 间 的 喧 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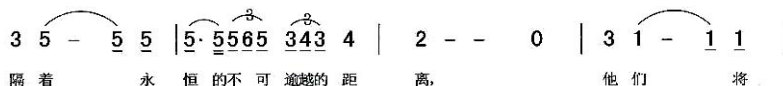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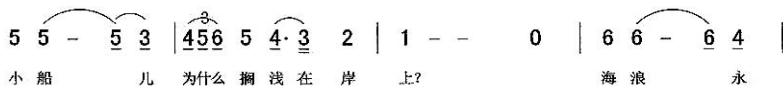
3 6 7176 1 | 3 - - 0 | 3 1 7176 #5 | 6 - - - ||
 等 待 月 色 的 拥 抱, 抚 平 心 灵 的 创 伤。

(1997.9.16于中秋节)

十一、船

1=C $\frac{4}{4}$
♩ = 83 抒情地 有如天籁

作词：改编舒婷诗
作曲：德慧



(1998.2.20作于2月10日北京音乐厅舒婷诗朗诵会后)

十二、致橡树

1=C $\frac{3}{4}$ 2/4 4/4
♩ = 110 深情地 速度随感情变化

作词：改编舒婷
作曲：德 馨

5 1 3 | 5 5 - | 5 - 0 | 3 5 3 | 6 5· 1 | 3 3 3 - |
我 如 果 爱 你， 绝 不 做 攀 援 的 凌 霄 花，

3 - 0 | 2 3· 5 | 2 1 0 | 2 3 1 | 5 - - | 5 - 0 |
借 你 的 高 枝 炫 耀 自 己；

6 2· 2 | 2 2 - | 2 - 0 | 3 5 1 | 3 3 3 3 | 3 - 3 0 |
我 如 果 爱 你， 绝 不 做 痴 情 的 鸟 儿，

1 3· 5 | 6 5 0 | 3 1· 6 | 2 2 - | 2 - 0 | 1 3 5 5 |
为 绿 茵 重 复 单 纯 的 歌 曲； 也 不 只 像

6 6 - | 6 - 0 | 5 5 5 3 | 7 6 7 6 5 | 3 - - | 3 - 0 |
泉 源， 常 年 送 来 清 凉 的 慰 藉；

2 5 5 5 | 7 7 - | 7 - 0 | 6 6 5 6 | 7 7 0 | 1 1 7 1 |
步 不 只 像 险 峰， 增 加 你 的 高 度， 衬 托 你 的

3 2 1 | 5 - - | 5 - 0 | 5· 3 6 | 6 - - | 5 1 |
威 仪。 甚 至 日 光， 甚 至

3 3· | 3 - | 3 0 | 5· 6 1 3 2 1 | 5· 6 1 3 2 1 | 5 - - |
春 雨。 (间 奏)

0 0 0 5 | 1· 1 1 3 6 6 5 | 3· 5 3 1 3 5 0 | 6· 6 5 6 5 3 0 |
不！ 我 必 须 是 你 身 边 的 一 株 木 棉， 作 为 树 的 形 象，

5 3 5 3 1 5 2 1 | 4· 4 4 4 6 6 6 | 1 6 1 6 4 4 6· | 5 1 1 5 3 5 5 3 |
和 你 站 在 一 起！ 我 必 须 是 你 身 边 的 一 株 木 棉， 作 为 树 的 形 象

5 3 5 3 1 2 1 0 | 3 - 3 7 1 6 | 7 7 - - | 2 - 2 7 1 2 |
和 你 站 在 一 起！ 根， 紧 握 在 地 下； 叶， 相 触 在

3 3 - - | 5 - 5 3 5 3 | 6 6 - - | 6 - 6 5 6 7 |
云 里。 根， 紧 握 在 地 下， 叶， 相 触 在

63 - - | 03 67 17 6 | 06 66 56 53 | 0367 12 3 | 3 - 2. 3 2 |
 云里。 每一阵 风儿 过， 我 们都 互相 致意。 每一阵 风儿 过， 我 们 都

2171 7. 6 | 5. 3 7. 6 | 6 - - - | 66 33 66 77 | 1117 1330 |
 互 相 致 意！ 你有 你的 铜枝 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333. 43332 | 1221 7670 | 33 3. 3 2 | 1. 6 7 - - | 6. 663 6 7 |
 我有我 的红硕花朵 像沉重的 叹 息， 又像 英 男 火 炬。 我 们分担 寒 潮

13 21 70 | 6. 663 6 2 | 17. 6 7 70 | 22 55 55 0 | 3366 66 0 |
 风雷 霹 雳， 我 们共享 雾 霭 流岚 虹 霓。 仿佛 永远 分离， 却又终身 相依。

5577 770 | 5511 110 | 5 3. 2 17 | 65 6 - - | 77. 6 55 |
 仿佛永远 分离， 却又终身 相依。 这 才 是 伟大 爱 情。 坚贞 就在

6 3 - - | 3 6. 7 12 | 17 6 - 0 | 2/4 中速 5. 5 53 | 666 660 |
 这 里！ 啊！ 爱， 不 仅 爱你 伟岸的 身躯，

666 66 | 6 65 | 777 770 | 777 77 | 5 1 1 | 2 30 |
 作岸的 身躯， 也 爱你 坚持的 位置， 坚持的 位置， 足 下 的 土 地，

5 3 3 | 2 6 | 1 - | 1 - ||
 足 下 的 土 地！

(作于1998.5.1)

十三、西山晚照

1=C $\frac{4}{4}$
♩ = 65

中速 怡然

作词：德麟

作曲：德麟

01 35 6 6· | 06 5· 1 3 5· | 06 6· 1 65 3· | 05 3· 1 2 2· |

戊寅 闰夏， 远足 鹭峰， 尝怀 隐处， 藉此 啸情，
不 胜 暑 薄， 采 凉 寺 中， 携 手 松 下， 坐 榻 石 青。

03356165601 | 1 65 6· 0 | 561 653 353 | 1 65 6· 0 |

山径 逶迤， 徐米 清 风， 有泉 清 冽， 幽赏 诸童。
西山 晚照， 影 玉 容， 阳明 深 处， 留 此 芳 踪。

03356165601 | 1 65 6· 0 | 561 653 353 | 1 65 6· 0 ||

(间奏)

11 2 3 30 | 535 5· 6 6 | 6 - - 0 ||

阳明 深 处， 留 此 芳 踪。

(作于1998.8)

十四、募捐歌

1=A $\frac{4}{4}$
♩ = 90

鼓动性 饱含感情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3 0 6 0 5 6 6 0 | 7 7 7 6 5 6 · 5 3 0 | 2 5 #4 5 6 6 | 7 7 7 7 3 5 6 6 0 |

你 捐 一 文 钱， 我 捐 一 粒 米， 少 买 一 件 家 具， 脱 下 了 我 的 皮 衣。

1 1 1 7 6 1 1 2 3 | 2 2 2 1 6 7 7 7 0 | 6 6 #5 3 6 6 7 7 | 1 1 2 3 3 1 7 6 |

快 把 它 们 送 到 灾 区， 送 给 我 们 的 亲 兄 弟。 快 把 它 们 送 到 灾 区， 送 给 我 们 的 亲 兄

6 - - - | 3 3 3 1 2 3 · | 2 2 1 6 7 7 · | 6 6 #5 3 6 1 |

弟。 灾 区 那 里 浪 高！ 灾 区 那 里 雨 急！ 灾 区 那 里 浪 高！

2 2 #7 2 3 3 · ||: 3 6 6 3 3 3 2 1 7 6 | 7 3 3 2 1 1 7 6 7 0 | 3 3 6 7 1 1 |

灾 区 那 里 雨 急！ 十 指 连 肉 连 着 我 的 心， 十 指 连 肉 连 着 我 的 心。 我 心 向 灾 区 欲

1. 2 2 1 2 3 - :| 2. 2 2 3 1 7 6 | 6 - - - ||

插 翅 飞 去！ 插 翅 飞 去！

(作于1998.8.25 华东洪灾之际)

十五、善解人意的爱

1=D $\frac{4}{4}$
♩ = 75

歌颂人性之美 博爱精神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underline{65} \quad \underline{566} \quad \underline{5} - \mi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523} \quad \underline{16} \quad \underline{50} \mid \underline{61} \quad \underline{166} \quad 6 \quad 5 \mid \underline{323} \quad \underline{16} \quad \underline{2} - \mid$
一 句 话 语， 忽 如 一 阵 春 风 来。 带 来 温 润 的 雨 丝， 暖 暖 的 关 怀。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51} \quad 6 - \mid \underline{51} \quad \underline{653} \quad \underline{52320} \mid \underline{6} \cdot \underline{1655} \quad \underline{36} \quad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216} \quad \underline{1} - \mid$
一 个 笑 脸， 拂 去 心 中 的 阴 霾， 送 去 真 挚 的 情 谊 和 善 解 人 意 的 爱。

$\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65} \mi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56} \quad 1 - \mid \underline{123} \quad \underline{2111} \cdot \underline{650} \mi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51} \quad 6 - \mid$
啊！ 广 过 大 地， 更 辽 阔 的 是 大 海， 广 过 大 海，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16532} \cdot \underline{120} \mid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21} \quad \underline{66} \quad 5 \mid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32321} \quad \underline{60} \mid \underline{1} \cdot \underline{2} \quad \underline{35} \quad \underline{61} \quad 6 \mid$
更 宽 广 的 是 胸 怀。 诚 挚 的 情 谊 能 书 写 美 丽 的 故 事， 纯 洁 的 友 爱 能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6} \quad \underline{523} \quad \underline{21} \cdot \parallel$
发 出 绚 丽 的 光 彩。

（作于1998.8.31）

十六、思乡曲

1=E $\frac{3}{4}$
♩ = 125

苦苦追寻真理之迷惘心情

(1972年夏天的回忆)

作词：德馨

作曲：德馨

6 - 3 | 2 - - | 1 2 1 | 6 - - | 7 7 7 | 6 5 6 |
 山 那 边， 天 之 涯， 是 我 的 故

3 - - | 3 - - | 3 - 6 | 6 - - | 6 1 6 | 7 - - |
 乡。 当 年， 追 寻 理 想，

1 - 1 | 2 1 6 | 7 - - | 7 - - | 6 - 3 | 3 - - |
 离 别 爹 娘。 烈 日 下，

2 3 1 | 2 - - | 2 - 2 | 3 1 6 | 7 - - | 7 - - |
 红 旗 旁， 假 炼 意 志 力 量。

3 - 6 | 6 - 6 | 7 1 7 | 6 - - | 7 - 3 | 7 11 7 |
 青 春 和 热 血， 化 作 建 设 的 泥

6 - - | 6 - - | 3 - 3 | 3 - 3 | 3 22 1 | 2 - 20 |
 浆。 鸟 儿 躁 动 稚 嫩 的 翅 膀，

2 - 2 | 2 1 2 | 3 - - | 3 - - | 3 - 3 | 6 - 3 |
 渴 望 搏 击 飞 翔， 我 们 空 怀

2 33 2 | 1 - 10 | 7 - 3 | 7 11 6 | 7 - - | 7 - - |
 伟 大 的 信 念， 却 被 禁 锢 了 思 想。

3 - 3 3 - 3 | 5 66 5 | 3 - - | #4 - #4 | #4 33 2 |
何 时 迈 入 真 理 的 殿 堂, 摘 取 梦 中 的 明

3 - - | 3 - - | 3 - 3 | 6 - 3 | 5 6 7 | 6 - - |
珠? 何 时 越 过 万 水 千 山,

7 - 7 | 5 33 5 | 6 - - | 6 - - | 3 - 3 | 3 - 3 |
重 归 温 馨 的 远 方? 何 时 迈 入

5 66 5 | 3 - - | #4 - #4 | #4 33 2 | 3 - - | 3 - - |
真 理 的 殿 堂, 摘 取 梦 中 的 明 珠?

3 - 3 | 3 - 6 | 5 4 3 | 2 - - | 7 - 3 - | 7 11 7 6 |
何 时 越 过 万 水 千 山, 重 归 温 馨 的 远

6 - - - | 6 - 0 0 ||
方?

(作于1998. 10. 16)

心 声 之 路

一、八中毕业歌。大约在 96 年 3 月份,我的母校——北京八中 75 周年校庆前夕,我在晚报上看到赵荣尊老师文,纪念老校友王洛宾临终前为罗天平老师词谱写校歌事。看到文中的歌词,我突发创作冲动,也想为校庆凑凑热闹。我眼前回忆起当年学校美丽的红领巾甬道,15 分钟草就了主旋律,45 分钟造了一段歌词。哼给几人听,感觉还好,终于产生了我的这首处女作。

时值 1996 年 3 月 19 日,从此开始了我大约 2 年的学习创作过程。

二、胡笳十八拍。这是我的第二首歌。中年人历经沧桑,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手头又没有现成的歌词,随着自己的心境,自然想到为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谱曲。由于各段字句不工整,所以只为第八拍谱曲后就搁下了。

好象这首歌较多人有好评。中央音乐学院的吴灵芬教授问我,为什么不写完呢?

三、相逢在十八。96 年 7 月 24 日,妻子 46 周岁的生日来临,这是她开始步入中老年的重要生日。我依然不大有送她贵重礼品的经济能力和习惯,干脆送她一首诗吧。伊特点浮现在我脑海里:纯洁,善良,开朗,事业心强。走到哪里,都能干出成绩;走到哪里,周围都有一批人喜欢她,围着她,与她说知心话。这点甚比我强。我们是十八岁同一天参加工作的,于是有了《相逢在十八》。妻听了高兴极了。音乐人们批评说这首歌多处编得不合规则。

四、爱的感想。人们生活中常常会发生一些联想,并产生很强的想象力,以此抒发自己的情操和心绪。因此产生这首《爱的感想》。我很喜欢这首,家人也常常不由自主哼起来,但是吴教授说有点虎头蛇尾,最后一句音低了。

五、呼唤真情。社会上经常出现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丑恶现象，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猜忌和误解。建立和谐的社会需要团结，需要人们之间的互相理解。我渴望社会关系的改善，为倡导博爱精神就冲出了这首《呼唤真情》！这首曲子在吴教授的钢琴上产生了非常激越美妙的效果。

六、四季喜。孩子给我提意见了：你做的曲子都太伤感了，能否写点欢快向上的。我说行！我也为了尝试能否从上述情绪中解脱出来，于是就写了这首少儿歌曲《四季喜》。动笔后才知道，受命之作最难写，由于缺乏原动力，这首花费的时间最长了，纯粹是按想象中的少儿风格生编硬造。经八中李存老师修改后，说准备编入八中同学歌集中。

七、祖国统一颂。上首迟迟未改满意，我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即将来临了，这就是七一香港回归。我觉得理当以自己可能的方式抒发出自己的感受。我认认真真地写，拼命想写好，偏偏写得不满意。原稿吴教授批评说，以大调开始，中间怎麼又插上了小调式？作曲网方翔老师也有许多中肯的批评。与别的歌曲一样，现稿我很希望谁帮助改改。

八、陕京线上的歌声。陕京线，就是把陕甘宁天然气用 900 公里大直径高压管道跨过黄土高原送到北京的工程，非常壮观。该项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北京段由我们北京城建集团建设，这是我们的光荣。我所在的单位，负责培训北京首批专为焊接陕京天然气管道的国际证书焊工。集合起来的八十名焊工精英夜以继日地苦练。6 月 6 日在现场上岗考核时，我产生了创作激情，作出了这首《陕京线上的歌声》。后来发表在城建工人报和首都建设报上，他们从来不登歌曲，为我破了例，这也是我的光荣。这首歌老师们认为还可以。

九、共产党员之歌。9 月 12 日党的十五大召开了。我以自己对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认识和感受创作了《共产党员之歌》，作

为对党的祝贺和希望，并把它献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真诚的共产党员。这首歌也见报了。

十、月光。诗人巴金曾写道：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我觉得月光更具有这种无可抗拒的魅力。在此之前，我很想好好写一首抒情歌曲，当然，最好的时机就是中秋之夜，我觉得我做到了，表达了我真实的感情。创作时，我是带着对幺红嗓音特质的认识来设计的。

十一、船。98年春，我在晚报上读到了舒婷的关于自己即将到来的诗歌朗诵会的文章，她称有的诗是不能朗诵的：“有如天籁”，只能静地去理解它，任何声音的表现，都只会破坏了它的意境。从那以后，我整天都在思索着这种意境。2月10日，我参加了这个朗诵会，被大师们的朗诵和舒婷的诗深深感动了。于是产生了这首自以为接近“天籁”的歌——《船》。当然具有舒婷所说的那种“破坏性”，但我实在不忍“割爱”。这是我和我单位的一些青年人最喜欢的一首歌。

有的老师说这首歌不符合作曲原则：第一句尾音落在了主音“1”上了。我舍不得修改，以为“同一首歌”也如是，就很好听。

十二、致橡树。写完了舒婷的《船》，一鼓作气又写了她的《致橡树》。诗言志，这也是我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可以写成大合唱，自觉如果改编好了，可以体现出一种磅礴气势的。

十四、募捐歌。九八年华东发大水，电视镜头中天昏地暗，遍地泽国。国难当头，大家纷纷捐款捐物。之后，根据一些真实的素材，写成了这首《募捐歌》。怎么样，能听出真切而丰富的情感么？

根据武警乘坐冲锋艇救那个洪水中抱着一棵树的小孩的情节，我还写有一组非常凝重的歌词：“漫天风雨，天幕低垂，中华大地，岌岌可危。伟大民族，临危不惧，谁来擎天？人民军队！”由于工作原因，没有一气呵成并谱曲，只好长期搁置下来。

十五、善解人意的爱。朋友，你在失意的时候，有人安慰你么？你遇到过一句善解人意的笑语使你不佳的心绪豁然开朗的情况

么？我感受过，并希望人人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有了这首：《善解人意的爱》。我们常常缺乏博爱精神，需要大力歌颂善解人意的爱。听听这首优美的旋律，我们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难。

十六、思乡曲。1972 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夜晚，在祖国腹地一个三线工厂的山沟里，几个青年突击队员在楼顶乘凉，照例是一边休息一边聊天。话题又扯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论题上，讨论的焦点在：列宁指出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何不但垂而不死？反而听说他们生产力发达，国民生活幸福；为什么我们引以自豪的最能解放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下，阶级斗争不断，只闻“抓革命”，不见“促生产”，总摆不脱贫穷落后？他们越来越不敢争论下去了，陷入深深的迷惘与困惑中。26 年后，他们中的一位据此写出了《思乡曲》。小花絮是当年他干活太猛，心爱的手表永远掉进了单臂刨床正在搅拌水泥浆的地基坑里了。

《心声》特别感谢学友姚恒璐教授的指导。

（德馨作于 1998.10 修改于 2006.5）